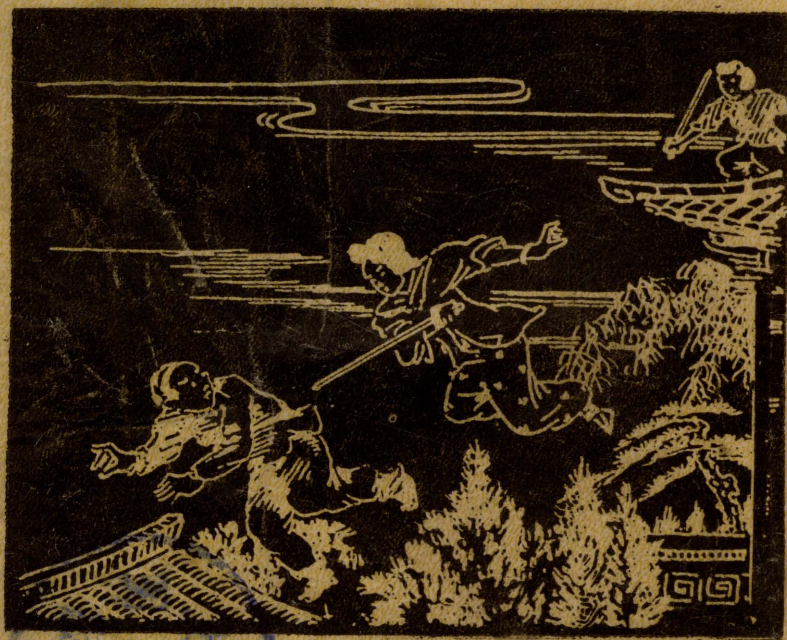


武俠小說

# 四劍震江湖

于芳著



正氣書局總經理

武俠小說

四劍震江湖

于芳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5 8724B

元昌印書館出版  
正氣書局總經售

518417

武俠  
小說

# 四劍震江湖

于芳 著

重山疊嶺，怪石嵯峨，懸崖兜澗，險道崎嶇，在山連山，嶺接嶺的四川境內，永遠青瘴漫天，濁水急流，尤其是行人的小道，若走個三四十里，未必能出離山脈，迎面是山，足下是雲，假若稍有不慎，立刻跌落在兜澗之內，粉身碎骨葬身虎狼之區，即或走在中途，若對面有人相遇，那麼必須一方後退，能退出數里地方，才能並肩擠過，真所謂是蜀道難了。

正是夏末秋初之夜，草木枯萎，敗葉蒼枝，涼風襲人，空同山附近，山腳下一條小河，茵陳色的綠水，被風吹起波紋，河邊的怪石滿生着綠苔，被風激打的澎湃作響，兩峯稀鬆排列着樹木，天上的雲在月亮面前滾蕩，現露出是要起風，月光半明不暗的照在樹上，樹影又隨着月光倒在河面，同水波一齊搖動，樹上的殘葉被風吹的沙沙作響，不時零落的飄下來，柳條兒擺擺搖搖發出一種駭人的呼聲。

深山裏，風已經起來了，這種風聲十分怕人，間或遠遠傳來山裏村莊中的狗叫，四野的狼嚎，四週山的回音，直彷彿鬼嚎，在這靜而不靜的深山黑夜，風是越來越大，確然不能飛

沙走石，但在狂風怒吼中，也是塵沙迷天，悽慘，恐怖……

靠河邊岸上一條窄路，踏踏……一陣馬蹄聲，遠遠的一匹馬，飛也似的，如同閃電一般，塵土飛揚，順着河岸由東往西，朦朧的月光，將這一人一騎的影兒，照在水面，直好像人影在陸水相賽，在樹影中水面上穿來穿去煞是好看，馬只是一路狂跑，順着鼻孔，往外噓氣，馬上騎着個青年壯士，已然氣喘吁吁，頭上青絹帕包頭，已然掀開一半，露出幾根頭髮被風吹的飛舞，身穿青綢褲褂，內繫一條寶藍色絲帶，足下快靴，身披一件寶藍色英雄鏢，被風吹的向後飄起，從後面盤衣飄起處，露出一個鑲金邊大白緞的口囊，上面一個字，字外圈金邊，什麼字看不很清，裏面是什麼更無從知道，這青年滿身是汗順頭往下低搭汗珠，但仍不停的狂奔，雖然這悲慘的風聲，跟這恐怖的景況，駭人的山水，也阻不住這壯士青年人的進行。

馬跑的正歡，四蹄盪開，真如一條線一般，猛然間，突往前一栽，好像是個前失，忽又抬身揚起前足後，蹄站起，唏噓……一聲長嘶，聲震山谷，前足落地而又立起，在地上打了一個盤旋，馬上青年，兩腿緊夾馬腹，單手勒韁口中吁吁的，騰出一支手，揪着馬鬃，等馬轉完了圈翻身落地，跳下馬來拉着韁繩，輕輕撫着馬背，兩隻俊目發出威光手打涼棚，向前偵看，四週風愈來愈緊，怕人的呼聲越來越大，滿山草木皆兵，加雜着飛塵刺目，水的

流聲，由高處砸在石上，聲音甚爲刺耳，這青年壯士，盡目力所能，但並無所見，又在馬的四週仔細查了查，亦無所有，不由陡然起疑，試着步，拉馬要往前走，但馬只有退，沒有進，休想拉動分毫，青年又回身四下看看，並無疑處，回頭雙手挽着馬欄頭往前拉，馬更向後退，將那青年帶退了好幾步，青年無法，搭着遠途而來，也累的夠瞧的，打算就近休息休息，將身形靠在一顆柳樹下，馬放在河岸邊，剛要把包頭解下，忽然遠遠一聲哨子響，聲長如嘯，被風一吹在這深山夜靜，風與山的回音，使人聽了驚駭萬分，毛髮直豎，少年人立刻渾身打了一個冷戰，馬也嚇的仰頭長嘶，唏噓……那少年壯士一見這種情形聽見這樣怕人的嘯聲，心裡到不慌不忙了，因爲他知道這是他們綠林道的老合們頑的把戲，不過自己攜帶重寶在身，倘若來人，不願線上的義氣，結果可就不問而知了，自己想了想，先問了問自己的兵器，然後從新紮緊俐落，就在此時，猛然又是一聲長嘯，聲更慘長，滿山中的枯葉，被風吹的飄落紛紛，就像被這聲長嘯，給震下來的一般，青年壯士順着毛眼胃涼氣，心說：這到底是什麼，怎麼聽聲不見人，也有點含糊了，風吹的青年人衣襟皆起，又露出那黃金鑲邊的囊來，忙用手撫了撫，就這功夫，忽聽得身後起了一陣寒風，隨着寒風，黑影兒一幌，青年人何等機警，猛然間足下墊勁，嗖，一哈腰，蹶出丈數開外，停足回身，頭還沒回過來，又是一陣風也似，青年人大吃一驚，這是甚麼東西，再想回身勢已不及，就聽身後一種笑聲怕人，嘎嘎



嘎……如同鬼嚎一般，聲高且尖，風聲同這怪笑聲往山上一送，再由山的回音送到少年人耳邊，唉呀！天大的胆子，在這種怕人的聲音之下，也有點發毛，青牢人翻身迎面一看，唔！嚇得亡魂皆冒，胆魄皆飛，見一個怪物似的人兒，如同石膏像一般，站在一塊怪石上，正好擋着青年人的去路，見此人，毛髮長約三寸，全都粘在一起，直立在頭頂，長面孔，兩條半截眉毛，眉下角直往下垂，兩隻吊客眼，兩眼的距離足有一寸半，塌鼻樑兒，翻鼻孔，大嘴叉子，嘴角直到耳際，兩隻獠風耳，長脖子，身穿青布大褂，又肥又大，腰繫一條草麻繩，光腿穿着兩隻草鞋，身高足有七尺開外，借着朦朧的月光，見此人面上血色皆無，筆直的站在石上，紋絲不動，青年人到此時，也真毛了，自己先壯壯胆子，然後大聲喝道：「什麼人，擋着小爺去路」，問了一聲，見那人並不答言，依然迄立不動，少年見那人不語，伸手撿起一塊石子又道「呸，問你不言，休怪無禮，着打」，石隨聲打出，如同一條線是的，直打那怪人，那人並不躲閃，又是嘎嘎……長笑，伸手抄着石子，反手刷！石子閉回，少年飄身躲過，然後那人又是一聲長嘯，真是聲震四野，緊跟着，踏踏踏……馬蹄響，月光中，黑影蠢動，如同無數人馬，盡向青年人圍來，青年人吃驚失色，翻身來到自己馬前，縱身上馬兜回馬轅往回路要走，就聽後面那人說道：「小輩來得容易，去就難了」少年回頭再看，那人也來到面前，後面隨着十四五騎，全是一色青，胖瘦不一，携帶兵刃，青年回過頭來再看，也有

十五六騎擋着去路，青年人，見事到此時，定了定心，反而哈哈大笑道：「來吧，老合們，有話請來講吧，我姓薛的絕不含糊，百條道，開一條，不然，小爺也不是好惹的。」說罷翻身下馬，丁字步一站，雙手抱拳，竟候那爲首的人答言，那怪人嘿嘿冷笑道：「小薛，你不過仗着黃葉道的勢力，告訴你，今天不用說你帶着那玩藝走在此地，就是禿鷹白翔走在此處，也得給你焦二爺留下點什麼！」青年人一聽那人自稱姓焦，豁然大悟，又聽說留下點什麼，也笑道：「我道何人，原來是焦允哪，姓焦的，不錯，你家小爺身懷重物，你若看在當年金駝嶺，我師兄白大爺放你活命你應該恭恭敬敬的送我出山，反到口出不遜，要講同你家小爺說點什麼……哈哈……姓焦的慢說是你們這些孤羣狗黨，你們要打算恭而敬之，我還要替四川道朋友除害，來，來，來」說道此處，把衣襟掖好，嗖，伸手抽出兩條十三節黑骨軟鞭，鋼稜頭，環把手，迎風一抖，筆管條直，指着焦允道：「不用說單打獨鬥，就是你們一擁而上，小爺縐縐眉頭，算不了英雄好漢」活無常焦允焦得符，前金駝嶺二當家的，聽見薛寧薛永靖，山西三義，萬里追風禿鷹白翔白永飛的代傳師弟，說出這幾句話，兩條吊客眉往起一挑，哈哈狂笑道「好小子，有骨頭，今天焦二爺要讓你整着回去，就算對不起你」，說着他把大袖一挽衣襟掖好，就要同薛寧動手，就聽身後有人喝喊如同悶雷也似「照打小子」，焦允忙喊「老牛留神，這小子手黑」，「不碍事」話到人到，薛寧抬頭望見來人，好大個子，九尺的身

量，大腦袋，高挽袖子露出兩條粗筋黑毛的胳膊，足有飯碗粗細，黑紫的胸膛，滿長着草似的大黑球似的滾來，口裏哈哈着「好小子，嫩胳膊嫩肉的，說好的就完了，來先贖七老牛的板刀麵」，並不等薛寧答話，刷，兩柄潑刀，如同兩條立閃，並分左右，照薛寧左右兩肩就砍，薛寧見這大漢的來勢太兇，往後撤步，抖軟鞭，如同大圈兒一般直奔來人雙腕，來人吃了一驚說道「好小子，拚命啊！」雙刀撤回，左手刀斜肩就砍，右手刀挺心就刺，名爲「日月雙分」，薛寧並不慌忙，往右進步，半偏身，讓過上手刀，抖軟鞭往下就砸，刀要被砸上立刻得出手，來人忙撤刀，薛寧鞭隨刀進，右手鞭，左手鞭雙并步，往前一抖，鋼稜直刺來人雙目，名爲「雙龍出水」，來人噤了一聲，往左大轉身，脚走十字步，後腿才待邁起，薛寧一坐腰吸了一聲，左手鞭立刻變招，「烏龍探爪」直奔來人底襠，來人後腿跟不上勁，右腿「大片馬」往起一飄，好薛寧半長身，左手鞭並不撤回跟着右手鞭，刷，叭，直抽在來人前腿，那大漢站脚不穩幌幌悠悠，薛寧不等他倒下，襠裏鞭往外手一抖，整把來人左腿纏着，往後一撤步，用力一帶，噗咚，九尺開外的大漢子，栽倒在地，如同倒了座山牆一般，砸得塵土皆起，隨着山風，吹的滿身是灰，隨着薛寧揚起右手鞭，掄起來往下就砸，眼看來人若被砸上立刻斃命，就聽有人說道「小子好漢不打倒下的」，薛寧停手，往後撤步，見一人如飛似的來到，



那自稱老牛的大漢子，一骨碌，翻身站起，揉揉兩眼，望着薛寧發怔，來的那人道：「牛爺，太大意了，瞧我的，」小子別不光棍，打倒下的，不去臉嗎！」薛寧哈哈笑道：「跟你們不能講這個，打死一個，多除一害」，來人勃然大怒道，小子，別傷衆，今天讓你知道田八爺的手段」，薛寧並不答話，雙軟鞭攔腰就打，此時月色更加昏暗，風聲嘯得更加怕人，薛寧也看不見這自稱田八爺的面貌，只見是個中等身材，手中一條長兵器，看不清是何物，無頭無尾，薛寧雙鞭打下，來人用兵器一橫，左腳踏步往外一竄，挺身站住雙鞭打在這條兵器上，又軟又硬，原來是一條籐子似的棍子，薛寧知道遇上勁敵，因為凡使這傢伙的人必有來頭，此物名鹿筋藤鞭棒，多少根老鹿筋擡在一起，外纏藤皮，刀槍不懼，寶物不傷，打在人身上傷內不傷外，分爲上中下三路每路三十六手，共一百單八手，使此物之人，綠林中南北只有兩人，南方是通臂猿猴八叉手嚴巖嚴得崇，四義行三，他使的是這種兵器，北方是久走口外的顏準顏八爺，統稱爲南北二嚴，薛寧知道逢上勁敵，十分小心，自己也不知道，四川還有一個田八爺，會使藤皮棒，薛寧抽回雙鞭，分爲上下，先封着自己要路，並不進招，守住門戶，那自稱田八爺手使鹿筋籐皮棒的人，雄糾糾站在當場，也不進招，薛寧是看出來者非弱取守不取攻，而那田八爺，更是不來不往，很緊的戰爭局面，在這時反倒沉靜起來，月亮已經被雲遮的昏暗暗，大風仍在怒吼，滿山中全是動的，只是該動的反而靜，旁邊活無常焦

允焦得符，看得心急，高聲喊道：「八爺，成敗在此，全仗八爺，白着回去，與咱們臉上無光，瞧您的」，田八爺哈哈大笑道：「一當家的，放心吧，小薛，休怪八爺無禮」說着，雙手各持棒端，右脚在前，丁字步，雙手用力一彎，那藤皮棒登時彎成弓形，猛然間喝道：「着！」左手一撒，雙指掐訣左足抬起：「金雞獨立式」刷！右手持棒黃澄澄一閃，直朝薛寧頂門就打，好薛寧早就有防備，並不慌忙，雙鞭一抖迎風直立，左手鞭往上一托，右腳上步，右手鞭掄開了，直點田八爺左肋，田八棒往裏懷一墊「金雞點頭」鹿筋藤皮棒的筋頭兒，如同鐵的一般，向薛寧右腕就打，薛寧抽回雙鞭，一長身，雙鞭托平「二龍戲珠」竟點田八雙目，田八一笑一矮身，鹿皮棒往上一崩，崩上薛寧雙鞭立刻就得撒手，薛寧何等聰明，焉能失手，忙往下一順，剛要變招，那田八就勁大掃蕩，薛寧忙縱身，剛要落地田八反手，往回碰，薛寧又縱起，田八往起一躍，反手說「打！」招數這個快，神仙難以防備，薛寧竟顧下三路，沒想到田八這手，旱地拔葱的功夫「倒背手」這要打上非吐血不可，喝聲不好，往下一坐，就地一滾雙鞭合攏，在田八雙腿一繞，田八太大意了，再也沒想到，薛寧敗中取勝的看家絕招，呀字尚未出口，薛寧一長身「鯉魚打挺」往起一帶，田八站脚不住，田八可輸不得，他乃軍中之胆，他要一倒下，失了士氣，焦允活無常的跟頭，可栽不起，他早已望見，忙喊道：「八爺，留神」，田八也知壞了，忙往下一沉氣，往下一坐，薛寧一拉沒拉動，手下

一鬆，田八大轉彎「地溜轉」往起一縱，甩出雙腿，薛寧忙抽鞭雙打，田八倒行空「平空落雁」大反提，縱出圈外，暗地喊聲「好險」，薛寧吃虧是力氣不敵，又搭着遠路勞乏，在黑夜，狂風不停，十成得佔去三成力量，所以田八能脫出此險，田八剛落地，就聽風中吹來一陣冷笑聲，隱隱好像是說：「別不要臉啦，雖然沒走斜字，也是地下爬起來的朋友，別讓我老西難受嘍」，聲音小而清晰，一字字進入田八耳中。活無常焦允也聽得清清楚楚，正是太原府的口音，焦允渾身起了一身鷄皮疙瘩，聽見這句山西口音的話，比閻王的招魂牌還霸道，忙問田八道，「八爺，聽見沒有，就當初說，這小子一個兒絕對不敢走這麼危險的道，一定還有人，如何」，回頭又向大家說「老合們，上啊，別白了啊」，說着哈腰抽出一柄兵刃，真是光閃閃，亮銀銀，活無常焦允所能稱雄一世，四川道上吃的開，就憑雙掌，同這柄緬刀，不過刀已經缺尖了，一個箭步縱上前去，照薛寧就砍，連肩帶背，惡狠狠用力砍下，薛寧可沒聽見那山西口音的幾句話，見焦允領頭他們一擁而上，自己把牙一咬，雙鞭環把手擎掛雙腕，輪開了如同一團白光，護着自己全身，節節後退，因為也實在力氣接不上，何況尚有焦允的緬刀，田八的藤皮棒，雙鞭若碰在焦允刀上立刻得損傷，若被鹿筋藤皮棒棚上也得出手，一會兒，薛寧已經累得順鬚角往下流汗，氣喘甚粗，身後已然退在那小河邊，再退也無處可退，風仍在刮，那河邊樹枝空風吹的一順歪，水流甚急，薛寧堪堪不支，急的眼珠瞪的滾

圓，把牙咬得吱吱的亂響，回手自腰中把鑲金白緞囊掏出來，抽個冷子舉起，一個箭步，竄在河岸邊，向焦允舉得高七道：「姓焦的，你算白想了」，回手，撲咚，扔在河內，水流的很急，一會兒隨流而下，那活無常焦允早已望見，要奪也來不及，氣怒填胸罵道：「好狠毒的小鬼崽子，如不把你碎屍萬段對不起你們先人，緬刀一刀緊一刀，處處往薛寧致命處就刺，薛寧也早豁了出去，兩條墨骨鞭，兩點般也往焦允致命處下毒手，只要你傷了我，我也傷了你，誰也別便宜誰，那田八在旁邊看出便宜，藤皮棒抽空專打薛寧下三路，其餘那醜面狼王繪，土地爺楊七巧，大莽牛牛二愕，各持兵刃全向薛寧動手，薛寧真是防不勝防，已然累得渾身透汗，實在難已支持，正在焦急時候，忽然聽見坐下馬，唏噓……一聲長嘶，雙蹄亂跳，薛寧靈機一動，抽空跳出圈外，撒腿就跑，焦允在後面嘎嘎怪笑，如同鼻鳴也似，怪喝道：「小薛，別跑，丟人，你可摔了黃家門的匾了」薛寧立刻止住脚步，有心回來再戰，就聽耳後一陣風聲，好像是說：「光棍不吃眼前虧，走吧！」薛寧回頭看了看沒人，一想也對，回身二次又跑，跑到自己坐騎前，縱身上馬，雙踵一磕，竟向前跑去，並不辨方向，又搭着山裏道路太難走，有條道就算不錯，後面焦允及田八等也同竄上坐騎趕上前去，終是路不熟，薛寧越跑越狹，風勢更大，枯草乾枝，遍地皆是，被風吹的零落不堪，最難過的就是月光一點皆無，實在難以行路，後面焦允越追越緊，田八跟在焦允之後，忽然大莽牛高聲喊

道：「二當家的，瞧你的，忘了嗎」，活無常被大莽牛這一句提醒，可不是忘了嗎。回手掏出三塊飛蝗石，如鴨蛋一點，手中磕定，緊催坐驢，眼前已夠的上步，高聲喝道：「小薛招打」，薛永靖並不回頭伏身爬在馬背，在這深山小道，如飛奔馳，那薛寧知道焦允的飛蝗石百發百中，只爬上馬背，並不抬身，那知焦允更陰更壞，三顆石子並不打薛寧，就在薛寧的坐驢雙股中，叭，叭，叭，那馬立刻長噓一口氣一個前失，把薛寧栽了下來，骨碌七滾在亂石叢中。那薛寧再想爬起，已然腿膝臂背全磕傷甚重，焦允在後，早已望見，心中大喜，就在此危急之時，忽然亮光一閃，就聽一聲高喊：「小鬼，看彈！」焦允一抬頭，一顆圓光光，火烘烘的東西，直奔自己前門而來，真是快如電速如箭，忙往左大閃身，擦耳而過，撲！落在地下立刻火光一閃，地下乾枯草木見火即着，緊跟着又是三四顆，全落在草木上，烈火騰騰，黑烟直冒，一會兒遍野之間借着大風的力量，所有枯木乾草全被波及，立刻燃燒起來，焦允等見勢不佳，往回路就走，但坐騎最怕見火，不敢退後，不敢向前，只在當中來回，高嘶打轉，急的這二十餘人，緊打馬股，越打越不動，火勢借風之力越來越大，紅光滿天，聲震四野，錦豹子薛寧薛永靖被活無常焦允，打落馬下，跌於怪石叢中，週身跌傷甚重，自己暗念完了，那知就在自己面前一幌，一道白光，三顆硫磺鐵沙彈，竟火焚草野，攔阻活無常焦允等人進路，那焦允等貳拾餘匹坐驢，在這亂石山路中，橫衝西撞，馬嘶人喊，濃烟直入雲

霄，一個個燒得焦頭爛額，天乾物燥，又值狂風大作，火借風勢，愈來火的勢派愈大，天空中只見滿天飛鴿，枯木被火焚的劈拍亂響，真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活無常焦允，帶着手下弟兄同藤棒田八，大莽牛等，直往來路後退，轉山環，越山角，這才離開險境，可是已經狼狽不堪，活無常在馬上咬牙錯齒，連連吁氣道：「這又是什麼原故，這又是什麼東西，竟這樣厲害，我焦允闖蕩江湖三十年上下，今天算整個栽了，但是我就是不明白，這火是怎麼起的！」恨恨而言，語還未盡，就聽高處有人答話，音若宏鐘：「焦老二，你要知道這是什麼東西麼！可以，老二接寶貝嗎」說着就聽弓弦一響，緊跟着又是一聲，弩弓響，噹，叭！一顆流星也似直奔焦允面門，焦允早已嚇得魂魄皆無，他在馬鞍上，往下一滾，雙手抱馬前腹，後腿一搭，閃過去，借着月光，偷眼細看：見山坡上站定三人：頭一個年約六十左右，個子不高，五短身材，看不清，面目手挽彈弓，後背弩形一個鐵筒，並肩站定，那人身高體大，足夠八尺，頷下微鬚，頭戴馬連坡大草帽高挽髮髻，身着英雄鑿，薄底靴，脇下懸劍，另一人，包頭，面蒙一塊黑紗，看不清面目，身材短小細條，也是手挽彈弓，身背弩形一個鐵筒，焦允看罷，回頭再望田八等，皆面驚失色，一個個，神魂不定，焦允見勢不佳，口中一打呼哨，勒轉馬頭，催馬往下就跑，後面廿餘人等，緊緊追隨，頭也不敢回，山坡上那年老的高聲喝道：「焦老二，別忙，腳底下明白點，你柴二伯決不追你，哈哈……」來者正是柴玄

柴印彤，江南虎邱柴家堡老二當家的，那高大身量乃是四劍之一，四川人氏，家住鐵龍堡，姓岳名朗字士光，江湖人稱鐵面閻羅鬼見愁岳西俠，那瘦小身材的乃是柴玄的二姪女，飛火燕柴二青，柴玄見焦允逃去，回頭向柴二青道：「二姑娘，你還不看薛寧去，在這裏做什麼，不叫你來，你不放心，一定暗地追來，來了嗎，又害羞，事到如今，性命要緊，還不快去，岳老弟，小兒女的事，總得讓咱們老弟兄們擔心」，岳朗岳士光，微笑點頭，那柴二青，飛火燕柴二姑娘，巴不得他叔叔這幾句話，他好有台階，但也有些害臊，把頭一扭，順後坡早跑下去，遠處望去，真如同一隻小燕一般，行走山路，如履平地，竄上越下，毫不費力，在這滿山濃烟餘灰未燼的怪石堆中，那裏去找，那裏去尋，明明看見跌落前面石堆中，怎麼一時不見，找了許久，仍然沒有，可把柴二姑娘給急傻了，險些哭了出來，一邊找，一邊咒罵他叔叔：「走快點，走快點，徧徧落在後面，要早來一步，何致受傷又何致放火，老……」把個柴二青急的眼淚交流，又不好喊。



二

風已經小一點了，天已然發白，那空中的霧氣，迷漫滿天，地下燒餘的殘燼，尚在星星冒火，飛火燕柴二青，在山石叢中找了許久的時候，也沒找着自己心中懷念的人，覺着奇怪，覺着難過，柴玄柴二爺同鐵面閻羅鬼見愁岳西俠也趕到這方來，但是也沒有看見薛寧的踪跡，柴二青竟險些失聲要哭，柴玄看着怪可笑的，但也怪可驚的，站在對面，測量剛才薛寧落馬時的情節，自己同二青的火彈怎樣發出去，怎麼起火，怎樣追蹤焦允，攆着活無常的去路，嚇走衆人，怎麼也看不透這錦豹子薛寧薛永靖會逃走，或是躲避得無影無踪，莫非他真對二青不滿意嗎，老頭子自思了半天，柴二青還不死心，幾步竄到一個小山頭上，手打涼棚，在這深山，高風奇冷的所在，佇望他的愛人，但不用說是人，就是連個大點的鳥兒也未出林，二青懊喪的了不得，垂頭喪氣慢慢踱下山坡，忽然岳西俠岳朗高聲喊道：「二姑娘有了線索了，老仁兄，你看，我猜想的對不對」柴二青聽這句話，幾個健步，已竄到岳士光面前，那柴玄正同岳朗二人研究手中的一個烟袋荷包穗兒，全變顏色了，柴玄微笑着點頭，彷彿岳士光岳西俠猜想的很有道理，柴二青一旁很納悶問道：「二叔，岳叔叔，這個穗兒是怎麼回事」，岳朗笑道：「姑娘我問你，薛小哥是誰的門徒，誰的傳授」，二青臉一紅，臊不搭的道

：「是黃葉的徒弟，白翔他大師兄傳授」，岳朗又笑道：「姑娘這你還不明白嗎，除了白翔，誰又抽旱烟呢，除去白翔，誰又有這古典玩藝，準是白翔也跟下來給救走了，但他不該不通知二：爺一聲，這夠多讓人家着急，可是在這深山兜崖，上不着村，下不着店，轉瞬的功夫，會連個人毛全沒有，就是藏也得有個地方啊……」剛說到此處，就見由山側轉角處，數匹馬，閃電一般，馬蹄紛飛，順着山坡直往下來，塵土帶起多高，不由的地下成了一道小溝，照直奔岳朗而來，岳朗柴二爺柴二青看不透這幾個人由何處而來，來到切近，見頭前一人，高高招手，亂搖亂擺，口中不停的喊：「大莊主，大莊主，大事不好，現有普光寺金剛掌郝成同活無常焦允，已將咱們莊子完全用火焚了，虧了一位山西人已把主母及小主人救出火場，現已不知何往，請莊主趕緊回莊，小人已受傷，賊人尙未走出……」說着這人撲咚栽下馬來，旁邊那三人已忙下馬把他攙扶着，這四人全是渾身灰土，全掛了彩了，岳朗岳士光一聽，若不是他素常爲人沉重，真能急死過去，旁邊那柴家堡的柴家爺倆，反到急得躁腳，也不細問，柴二青拉過馬，騰身上去，緊磕馬腹，如同騰雲駕霧也似直奔鐵龍堡，岳朗同柴玄也跟上前去，那四個莊子們也跟着回去，柴二青先赶到鐵龍堡，堪堪切近，早已望見一遍火光把整個岳家包圍在內，由火光中可以望見裏面人影穿梭馬上步下，各持兵器，好像在火光中同人做戰，恰恰二青赶到，見火光中衝出，一人手中兩條軟鞭，看那身段兵器，正是自己愛

的人錦豹子薛寧，高興的了不得，可是薛寧已經被火熏的有些迷糊了，柴二青見衝出的正是薛寧薛永靖，已然被火熏得神志有些不清，後面追出三人，俱持兵器，惡狠狠追來，一步不肯放鬆，柴二青又喜又驚，掏出柴家堡獨門彈子，叭叭叭……三顆鐵沙彈，如飛也似，那三人應聲而倒，俱各傷及面部，柴二青崔馬迎上，薛寧已然昏沉沉不覺所知，紅着兩隻眼，瞪的如同銅鈴一般，兩條鞭舞的滴水不入，並沒看出有人前來，柴二青反進不得身，就在此時，只見數匹馬由莊內衝出，二青仔細看，並不認得，見此人頭上青絹包頭，面似淡金，一雙細目，嘴下一撮長毛，足有二寸，空着雙手，身穿短衣襟，第二人正是活無常焦允，第三人長得醜陋不堪矮個胖子，騎在馬上如同猴騎駱駝一般，長的真兇，也是沒有兵刃，以後尙有三四個人各持兵刃，頭一眼焦允就看見薛寧在地下情形，馬上一個男不男女不女身帶弩弓，手挽彈弓之人，焦允驚呼道「老合，馬前，柴家堡的丸子，扯活罷，」這就要走，那焦允已然嚇破了膽，黃面人微微一笑道：「二弟你膽却了，瞧哥哥我的，哥哥我自江南走在此地，十來年的功夫，沒逢着對手，提起金剛手無人不知，可是我並沒聽說過這麼個柴家堡，只有江南虎邱的柴家堡，老柴元已經早喪，只剩柴玄，及他的幾個小輩，難道說也來到四川不成」說着，往前催馬直奔薛寧，柴二青早已望見，苦於近不得薛寧身前見事已危迫，撥轉馬頭，反離開薛寧十數步遠，眼見金剛手郝成已來到切近，離薛寧不遠，柴二青猛回身喝聲「

嗚」叭，叭，二顆彈子直奔郝成打去，急如閃電，郝成見彈打來，心說柴家堡也不過如此，把頭一偏，讓過第一彈，第二彈已跟着打到前胸，手法還真快，實不易躲，郝成以爲柴家堡的彈弓不過就是快，跟着把身一仰，躺在馬背，鐵板橋的功夫讓過第二彈，馬跑正歡，剛把身挺起，就見對面柴二青，頭一低，弩弓一拉，崩一顆硫磺彈緊跟着，倒挽弓，嗖！叭！正巧郝成把身形立起，剛好打在前胸，彈弓彈子直打在硫磺彈，硫磺彈恰落郝成前胸，立時爆裂，火光直冒，郝成喊聲不好，甩躡自己摔自己，撲咚，由馬上墜下。跟着在地下一滾把火壓滅，站起身來，見風又着了，急的郝成二次倒地來回翻滾，後面焦允等趕上，把郝成架起就跑，那錦豹子薛寧薛永靖，此時已然清醒過來，剛好見此情形，撒腿要追，飛火燕柴二青喊道：「別追！你站着」薛寧一聽是女人聲音，頭皮發緊，回頭細看，才看出是柴家堡的柴二青，不由臉一紅，上前先請個安道，「謝謝二姐」說完這句，回身撒腿就跑，連理二青全不理，二青氣的催馬就追，就聽後面有人笑道：「二姑娘，我們兄弟臉皮薄，我替我們兄弟謝謝二姑娘救命之恩吧」一口山西話，二青回頭見是個禿老美，項上光溜溜，一根毛髮皆無，身穿破灰布大褂，腰間繫着一條灰布胳膊，一雙怯洒鞋黑臉膛，粗眉大眼，望着二青笑，二青認識，正是山西三義之一，黃葉道掌門大弟子萬里追風禿鷹白翔白永飛。鐵面閻羅鬼見愁岳朗岳士光同柴家堡滾玉盤柴玄柴印彤也趕到了，早看見柴二青彈打金剛手郝成，郝成同焦允

等二次衝進鐵龍堡，柴玄及岳朗早已望見，緊催坐驢追上前去，剛剛衝過，就見萬里追風禿鷹白翔，站在土坡上正向柴二青打趣，錦豹子薛寧，跑過山坡，柴玄高聲喊道：「禿子，這是什麼時候，二青，催坐驢，拉弓打這些免羔子們」，岳朗雙手抱拳向白翔道謝，催馬照直進莊，白翔哈哈笑道：「老球兒，你來晚了」說着，兩隻大灰布袖子一抖，丹田提氣，腳一墊，往下蹤身形，嗖，拔起多高，自空中直躍而下，兩臂一張，真如同大鷹一般，這是萬里追風禿鷹平生絕技，就是他業師黃葉道對於這手全功夫自嘆弗如，一半是天賦，一半是童子功，同柴家堡的硫磺鐵沙彈一樣獨門絕技，柴家堡的鐵沙彈是沂州府萬興鐵舖火神爺姚智的火彈，柴玄的太太，老柴二奶奶是姚智的妹妹，將他哥哥的火藥方讀的亂熟，自嫁給柴玄，老夫婦研究出這種硫磺鐵沙彈，以柴家堡的神彈子打火神爺的硫磺彈，這種火彈見風就着，非用沙土壓不滅，可是壓滅，見風還是着，一燒就是一片，所以綠林聞名，人人喪胆，全拿柴家堡彈子起誓，可是柴玄也自己給柴家堡的老少立下規矩，凡不能打連珠彈，不能百步全中的手，不能用這種彈子，即要用這種彈子每人只許帶十三顆，多一顆不能用，可是能用這彈子的柴家堡只有數人，老柴玄同他老伴柴二奶奶，金弓神彈柴興柴得旺，江南四義之一，柴玄的姪子，還有就是柴二青，飛火燕子柴二姑娘，這幾人以柴興最準，柴二姑娘最狠，柴玄最穩，柴家堡老少只要一出去，就不是一人，至少三四人，要不活無常焦尤一照面見着

柴二青就要退走，他到不是怕柴二青，他恐怕還有柴家堡的人，要有柴興柴得旺，那是非環事不可，令剛手郝成同活無常焦允二次衝回鐵龍堡，意狠心毒，要整個屠殺全堡，原來金剛手郝成當初在海州雲台山莫愁島爲巡山寨主，一身軟硬工夫，很得鵝頭峯第五寨老寨主奪天地恨乾坤鉄背蒼龍劉炎劉興沛的信任，誰知郝成因爲性驕，無所不爲，被南俠談笑書生鐵胆上官瑾，獨自拜山，會見劉興沛，要郝成，爲海州一帶居民除害，劉興沛第一惹不起上官瑾，他乃當今江南第一人物，江湖四劍之一，第二也耳聞金剛手郝成鬧的太不成樣子，才答應上官瑾處治郝成。上官瑾走後，劉興沛要勸郝成，那知郝成錯會了意，反向劉興沛翻臉，怒而下山，離開莫愁島帶着他的弟子四鬼，大頭鬼楊秀，蓬頭鬼項自新，水鬼馬元志，俏面無常富斌，直奔四川投奔了活無常焦允，同活無常焦允住在普光寺全志大和尚那裏，衆人臭味相投，全志大和尚得着郝成如虎添翼，誰知郝成淫性不改，無所不爲，終日裏探花作樂，附近一帶商民住戶無不受害，更無處聲冤，傳來傳去，傳到岳西俠耳中，岳士光想自己坐鎮四川一帶，行俠做義豪大家賜給俠客之稱，現在竟有人在自己眼皮底下做這種不德舉動，若被天下賓朋說起自己焉能担得住，遂收拾行囊連夜狂奔普光寺，拜訪全志大和尚，全志知道岳朗到此，定無好事，可是全志也非常懼怕岳朗，岳朗簡而了當的叫全志把郝成交出，全志對於這點也有相當顧及，全志惹不起活無常焦允，焦允的師傅是雲南河西壩鬼頭韓飛的親愛的弟

子，韓飛同全志乃親叔伯弟兄，所以全志當時不敢不答應岳朗，而也不敢對郝成怎麼樣，全志唯恐將來出了事非，自己也担不起罪名，寧把岳朗對付走了以後，全志借拜佛爲名，也獨自離了普光寺雲遊去了。

金剛手郝成及活無常焦允自全志走後，焦允同郝成，也發生磨擦，因爲焦允雖然身爲惡類，但對於女色絕對禁止，自己手下弟兄們誰要對於「色」字犯了規律，當時處治，絕不寬待，要不然活無常焦允在四川也佔不了這些年號，早被岳朗剷除了，他同郝成爲了這色的問題，幾乎翻臉，活無常遂帶同自己手下弟兄們，離開普光寺，往內地四下撒探目，走綠林爲生，結交了不少氣味相合的土霸，鹿筋藤皮棒田八，原本是個鏢師，跟着直隸香河縣飛彈顏八準顏爺專走外鏢，顏八爺一手好功夫南北兩家彈子有柴有顏，南北兩家藤棒，有嚴有顏，是個真正大英雄，因爲田八自幼跟着顏八爺，所以他略微得着顏八爺的傳授，自以爲無可倫比，籍故同顏八爺脫離，要在內地打開一條路，誰知交友不慎，竟同活無常打通一片，遂走入斜途，十分可惜，金剛手郝成仍然無惡不作，更得知岳朗岳士光，對自己注意，賊人胆虛，更以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携同四鬼反在鐵龍堡附近，打聽岳朗的消息，只要岳朗稍有不慎，郝成要暗地毀了岳朗，再逃出四川，那時岳朗俠客之名，立刻掃盡，郝成則可一舉成名，恰恰錦豹子薛寧薛永靖，自太原動身，携着一件寶物，被焦允的鏢盤子的探知，一路跟下來，



薛寧也知道了，很小心打算奔四川投奔蔡全自己的同門弟兄，這可更糟了，一進四川正好如同走入焦允的天羅網內一般，此時最怕人的就是薛寧一路上仗着自己技藝高強，得罪多少的綠林好漢，不是有白翔的黃包袱，早已失脚，尤其在雪堰橋，被一朵梅月空困在竹林，虧得飛火燕柴二青彈打群僧，救了薛寧，而也就對於薛寧種了愛的苗兒，可是別看薛寧人物外表漂亮，內心是個小傻子，竟不敢接受，三番兩次柴二青暗地跟隨薛寧，一來保護他，二來捨不得他，豈知背後還有一個尋江海馬蔡浦蔡君澤正在向柴二青犯着單思病，聽人報告柴二青竟愛上了薛寧，他這單面醋罐可打翻了，遂假借他叔叔蔡國亮的號名，四下撒帖，要毀了薛寧，他那帖撒到了焦允那裏，焦允更不放鬆，同時這消息也傳到萬里追風禿鷹白翔的耳中，到底師兄弟義氣深重，一路打聽跟踪下來，同時一人在暗地跟隨，何人，不用說，就是飛火燕柴二青同柴玄，薛寧此行一半是爲公，一半是爲私，他業師黃葉道在四川同鉄算盤清眞在胡四把，一起盤道，薛寧想找蔡全讓蔡全領路二人一同拜望師尊，誰知路上被焦允給跟上了，險些喪了性命，落在怪石叢中，白翔趁着火燒林野的時候，把薛寧救走，還好只是皮傷，並未傷及內部，白翔白永飛把薛寧救起後，還好薛寧只是幾塊皮傷，薛寧此時才看出是自己大師兄，授藝掌門弟子老大哥，忙跪倒行禮，白翔忙攙着道：「起來，這時不是叙禮的時候，囊中物已經拋在河中了嗎？」薛寧哈哈笑的險些出聲，由囊中掏出一物，向白翔一幌，白翔才點

頭，心裏佩服小夥子真機伶，遂說道：「同我來吧，回頭再細談」，這時烈火飛騰火光中已經看見活無常一夥人在火中拚命，並看見柴玄同柴二青在對面山坡，可沒有看見岳朗岳士光，這師兄弟哥倆施展輕身術，嗖！嗖！嗖！由後山坡躍下，直往西奔，天光已經微亮，涼風吹在身上，冷的打戰，樹葉凋零草木枯黃，一路上師兄弟二人如同閃電一般，一前一後，大有比賽腳程之意，白翔要試試這小師弟出師門後闖練三年的時間，功夫有沒有長進，比起來要走上路薛寧當然不成，只用了五成勁，那錦豹子薛寧，年輕好勝，也知道師兄的心思，賣着十成勁，緊緊追隨，一步不敢放鬆，陡，陡，陡，陡，蹤石越隴，如同兩條直線一般，忽然一陣馬喘聲微而近，白翔猛然間停住脚步，向後一着手，師兄弟立刻把身形一矮，躲在一蹲怪石後面，就見一人由左傾山角轉出，短衣襟，打扮十分俐落，看不清面容，只看頭上包着頭，腿上紮着花裹腿，躡手躡足，賊頭賊腦，先探出頭來，左顧右望，然後全身顯出，手打涼棚，白翔同薛寧，忙把身形緊緊貼在石後，大氣也不敢出，那人看了看，四下沉靜無聲，又轉身回過山角，少時只見他拉着六七匹馬，排成直線往前走，仍是輕輕窺望，尤其注意西方，白翔不由也順着那人眼光往西看，這一看不要緊，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只見西北角一縷青烟，直入雲霄，正同剛才的火，遙遙相對，隱隱還聽見有人吶喊，白翔大驚，回手檢起一塊三稜石子，用手顛顛，足夠六兩重，師兄弟往上一長身，白翔喝道：「老」，這一嗓子喊

出，那頭前拉馬的人，嚇了一跳，回頭張望，剛把頭一扭，刷！石子打出，不偏不正，正打那人面部，那人痛的雙手一撫臉，呀了一聲，順着手的縫兒往下流血，薛寧早已理會出大師兄的心意，嗖一個箭步竄出，扁腳一踹，那人正痛的難受顧不了許多，被薛寧一脚踢出一丈開外，站脚不住，骨碌碌滾出多遠，連摔代撞，已然人事不知，白翔見把那人踢倒，搶過來，師兄弟二人一人一騎，雙踵一磕，踏！踏！踏！踏！踏！踏！往西就衝，誰知這六七匹馬戀羣，見有兩匹馬跑出去，這幾匹也跟了下來，一道上灰土飛揚，蹄聲大作在這夾谷中，對面的回音，真不知有多少匹烈馬在奔馳，沒有一里多遠，轉過山頭，就見一道土崗，抱着山環，遠遠望去，如同一座小土城一般，中心火光直冒，四外人聲喝喊，白翔甩蹬跳下馬來，薛寧也跟着下來，白翔幾縱身，跳上土崗，才明白正是鐵龍堡的後身，失火正是岳朗家中，天光雖然微亮，但在火光中，也可看出有人放火，但有七八個人，全是橫冲亂撞，手中各執兵器，逢人便砍，遇人便剝，更手持引火物，到處放火，有人手中持着白臘竿子，領着十數人也持着長槍來回救火，並同這幾個動手，但這十幾個人，全是莊稼把式，焉是那幾個賊人敵手，傷的傷，亡的亡，火勢越來越大，救火人雖有，但全不肯上前，白翔見那手持白臘竿子的人，正是岳朗的莊頭，鐵頭韓六，白翔同薛寧正在看着，這時就見自莊前跑出一人，白翔並不認識見那人把手一揚喊道：「郝二爺隨我來」這一嗓子喊出一人，白翔一眼望見「哈，原來有他，

壞了，師弟掬傢伙，火場這幾塊交給你丁了，」說着一哈腰，雙臂一抖，嗖，飄起身形，緊追郝成身後，鐵頭韓六也望見白翔，因為這手功夫韓六看的出來，心中大喜，活該五行有救，有這老西趕來，大致還算有命，又見一個年青的手舞雙鞭，由崗子上跳下，直奔火場來，見賊就打，韓六急忙道：「衆位爺們，有勞了，」薛寧急道：「還不想法尋找岳二爺，這幾塊交給我丁了，一邊說着一邊抖丹田喊道：「小輩們聽真，認識你們小二太爺嗎？」舞動雙黑骨鞭，漆光真亮，運用如飛，擗，砸，砍，打，抖，掄，碎，點，戳，這幾人可遇上對頭了，薛寧手下又黑，又狠，這數人正是金剛手的得意門徒，號稱四鬼卽大頭鬼周元志，蓬頭鬼楊秀，水鬼馬自新，及俏面無常富斌，還有普光寺的全志大和尚三個弟子，月明，月靜，月通，四鬼三僧，把錦豹子薛寧薛永靖給圍上了，薛寧毫無懼色，手下絕不留情，這一來別人可有救火的功夫，鐵頭韓六帶着三個莊漢，跑出莊來，要尋岳朗，但向來岳朗行蹤不定那裏去尋，那裏去找，湊巧見莊外有數匹馬，在草地放空，各人牽過一匹騰身躍上，迎面火光奪目，四個莊丁，覺着奇怪，照直奔火光處跑去，剛跑出莊，就見十幾匹馬，頭一個就是活無常焦允，鐵頭韓六是認識的，大吃一驚，心說要壞，躲着焦允，四莊丁尋僻路，直奔東方，那金剛手郝成同鐵翅金鷄劉老四劉和奔莊前，是因為劉和看見岳朗的妻子同孩兒們正在打點包裹逃火，有幾個莊丁們保護住，這地方江湖道可最忌的，因為殺人尙開一網之路，攻城猶留一

門，綠林道更講究這層，無論到任何地步不能斬盡殺絕，何況郝成同岳朗並無殺父深仇，並不能對無抵抗的女流之輩有何舉動，怎奈鐵翅金鷄同金剛手全是酒色之徒，見着女人如同蒼蠅見血一般，這一來可把追踪的萬里追風禿鷹白老西可氣壞了，心說，兩個小子，今天老西手下可對不住老哥們了，那鐵翅金鷄劉老四，早先縱上前去，岳朗妻子正在同莊丁們往莊外跑，被劉老四攔着，一把搶過手中物品，嘻嘻的醜笑，那四個莊丁全火了，一齊上手，但馬是劉和對手，一會兒全被打傷，岳朗妻子嚇得只有顫抖，面無人色，劉和走過來，慢騰騰，笑嘻嘻，伸手要拉岳朗妻子，那後面金剛手郝成喊道：「老四，怎麼了，這是什麼所在，不要命嗎？」劉和笑着道：「二哥今天你怎麼了，你怎麼忽然正經人了，別讓我好笑啦」，說着用手一拉岳朗的妻子，旁邊岳朗的兒子千兒吓得大哭，劉和大怒，伸出巨靈似的大手，就是一個耳光用足了氣力，往下一打，那知用力太大，而且又打空了，閃得半個膀子直不得勁，郝成一旁早已看清，見劉和往下一打，有人一抄把岳千兒抄起，劉和就打空了，可是一幌的功夫，也沒看清那人面目，見那人把岳千兒抱在一邊，轉身來，一把就連劉和的腕子抓住了，身法這個快，就彷彿轉圈的功夫，連劉和自己全不知怎樣被人家抓着的，金剛手才看見，原來是白老西，轟的吃了一驚喊道：「老四留神……」劉和被老西抓着，縮也縮不回來，忙反腕要刁老西，老西哈哈一笑，往外一推，劉和一矮身，左手立掌往白翔脇下一托，白翔

一撒手，騰身一錯，半斜步，就借着劉和往下矮身的功夫，往下一切，鼻中哼的一聲，手掌正切在劉和左膀上，當時劉和疼的撲咚坐在地下，來回翻滾，立刻半個膀子就算斷啦。等金剛手郝成喊喚留神，那劉老四鐵翅金鷄劉和的右鷄膀子和鷄肺就脫離干係了，疼的劉和順着頭上往下冒汗珠，喊道：「好老西，你干脆給我個痛快，我念你一生的好處，白爺，你做點好事吧」，說話聲音全差了，金剛手在一旁這份難過，也是劉和一生不做德行事的活報應，金剛手蹤過去，把劉和拉在一邊，衝着白翔咬着牙道：「白老西，咱們河水不犯井水，同是一條線上的，你這步走錯了，白翔，今天你也不用打算出鐵龍堡」，說着往前上步，左掌單立「老僧問訊」右掌一帆，封着面門脚下走荷葉，轉蓮式，立掌就推，白翔哈哈一笑，雙掌搭十字，往外一亮「丹鳳朝陽」金剛手往下矮身，拉敗式，走斜十字「單鉤掛」往起一挑，猛回身，斜月式，鉤掛掖步，閃身一托，回手劈，喊聲「開」，掌鋒斜立，直奔白翔左胸，白翔一看金剛手的掌法，純然正派，真得過高人傳授，這掌劈下，白翔合計，足夠二百斤分量，心說也就是我，白翔丹田氣往下一沉，半側身，雙手抱頭，平仰身，讓過金剛手的掌風，右足一踢，十成勁，正踢在金剛手的腕子，因此這地方是白翔聰明處，白翔要跟他對掌，看樣子要得走個十幾回合，說不定勝負誰屬，所以想出這個法子閃勁頭，抓勁尾，金剛手的掌劈過來，白翔大仰身雙手抱頭，上半部已經空了，郝成的掌已經過去，力量夠不上，

這爲閃勁頭，白翔不等他的掌撤回，全身的力量全運在右腿，借着彈力，往上踢，這叫抓勁尾，又得快，又得脆，這是冷不防的着數，所以金剛手再也沒有想到白翔冒壞，因爲他知道白翔掌法最好，江湖道上除去燕北俠客藍景藍星雲藍大先生的金絲棉葉掌以外，差不多可以屬白翔，一見面就以全份精神對付，那知上了白翔這個大當，金剛手郝成被白翔踢的半身麻木不仁，氣的破口大罵：「好老西，這算什麼掌法，連蹄子全上來了！」白翔哼一笑道：「郝老二，沒見過嗎，讓你見識見識，還有好的哪，走着瞧」，話還未完，就見數人搶進莊門，向郝成道：「郝爺，焦二爺帶着弟兄們來到，說柴家堡的孩兒們到了，郝成一聽，把牙一咬道：「好老西，姓白的，今天郝二爺讓你一步，咱們後會有期」，扭身撞出，白翔也不追赶，先安慰安慰岳朗的妻子和小孩，吩咐莊丁們不必跑出去，找地方先藏起來，有自己在此地，危險絕對沒有啦，吩咐完畢，這才扭身奔土崗子接應薛寧，但是只見莊丁們在救火，並無人動手，連一個賊人也沒看見，不由一怔，一想也是，一定全逃了，這才飛步趕出，正巧郝成被柴二青打回，這夥人又二次進堡，岳朗也趕來了，先抱拳向白翔道勞，來不及說別的，直奔堡內，那郝成被火燒的前胸起了一串燎炮，痛疼難忍，咬牙罵道：「好了頭早晚也讓你  
你知道金剛手的利害，焦二弟，二次放火，亮傢伙，鷄犬不留，小心莊內劉老四，若未死，把他想着救回」，焦允大不以爲然，搖頭道：「二哥，扯活吧！沒見岳朗已經追下來了嗎，



還有柴家爺們，白翎師弟，弟兄們也夠瞧的啦……」話還未完，就見由外面闖進一人身材高大，足夠頂丈，光頭挽着個髻，黑紫微的臉膛，光着膀子，滿身黑毛，只穿褲叉，光着兩腿，赤着雙足兩眼如同銅鈴也似，手舞血淋淋兩半個人片子，淋的滿身是血，哇呀呀噪着宏鐘，橫着就進來了，不啻是天上落下的殺人魔王如同兇神下界，鬼王臨凡，進得門來，不論男女老少掄開兩半片血淋淋人身就打，那大莽牛，牛二愕，大吼一聲，舞動雙撲刀照那人就劈，那大漢嘿嘿傻笑兩聲，掄開了人片子，叭叭！大莽牛一合未見，被捧出丈數開外，倒地尙未爬起，大漢撒手仍人片，過去一脚，踩在大莽牛底腿上，雙手抱定大莽牛的前腿往起一舉，個子又大，眼瞧大莽牛要生被活劈，就聽柵門外有喝止道：「奎子，還不住手，你姐姐來啦」那大漢一聽急撒手，大莽牛回頭東瞧西望，見由柵門外進來數人，正是衆賊人最恨最怕的鐵面閻羅鬼見愁岳朗岳士光，及山西萬里追風禿鷹白翎，柴家堡老二莊主柴玄柴印彤，還有衆寡不敵，被追又被柴二青搭救的錦豹子薛寧，活無常焦允及金剛手郝成等，衆人有心要跑，但此時已來不及卽或能跑，在此時也不能丟人現眼，這一來不要緊才引出多少事蹟，可歌可泣，全在鐵龍堡這金剛手郝成的身上發現。

### 三

當時衆賊人把人衆聚在一起，由金剛手郝成同焦允領着，那岳朗等也守住各方，這時岳朗已經氣憤填胸，大有使人劍下作鬼之概，白翔也是氣昂昂，他以為焦允絕不該暗害薛寧，藐視他們，那老西可不論交情，當場就喊：「焦老二，今天你還有什麼說的，現在我老西也不問誰是誰非，就請你出來同老西走個幾回合，你若勝得了老西，從此老西埋頭一忍，有你焦老二、老西這輩子永不出世，不然，焦得符，你這一生也不用打算再吃這盃飯了，焦老二，今天老西跟你閉眼了」，活無常焦允真有點合乎，在金駝嶺，白翔掌擊老法源，鎮住楊氏三傑，自己若非白翔手下留情，不傷命也得殘廢，這不是出去也白給嗎，旁邊焦允的軍師醜面狼王繪，用手一揪焦允，回頭向金剛手郝成一努嘴，焦允大喜，遂即向白翔道：「白老西，你也不必張牙舞爪你要打算會會我姓焦的，咱們不必借着人家的節骨眼，你找個山窟窿，地角上，姓焦的要是合乎，也白在線上幌啦三十來年了，你瞧見沒有，鐵翅金鷄爲郝二爺命喪在你手內，人家有人家事在，談完了人家這擋子，咱們離開這，有胆子，天南地北，聽明白啦，姓白的」，白翔一聽，哈哈一笑，他這一笑，焦允到不覺得怎樣，那金剛手郝成可受不了啦，明明白白，你焦允怕了人家白老西，你往我身上栽什麼，今天你們是漢子別栽在鐵龍堡

，你這不是告饒嗎！自己先邁腿往下坡找退步，好吊客，咱們全不用整個回去，他剛想到這，岳朗岳士光可就答話啦，「白爺，不用再說啦，我姓岳的一生沒有虧殺一人，今天我可對不起啦，白爺請退後吧」，說着，回手按簧陰腳，寶劍出匣，真是光閃閃，亮銀銀冷森森，殺氣襲人，郝成一陣大亂，爲什麼，因爲岳朗岳士光在江湖道，人稱西俠，南北東西共四劍，北方燕北俠客藍景藍星雲，南方談笑書生鐵胆上官瑾，西方就是岳朗東方是蓬萊葉島，李家莊，碧眼龍神李鶴李鳴舟東南西北四劍，是各人有各的歷史，各人有各的拿手絕技，今天岳朗一亮劍，誰不胆寒，本來岳朗身高約八尺向外，十分魁梧，膀闊胸厚，一身紫色緞子衣襟，外罩十字風抖蓬，風兒一吹，立在當場，寶劍一橫，如同叛官也似，威風凜凜，殺氣騰騰，金剛手郝成見岳朗亮出兵器，指名要戰，更看自己這方的情形，俗語說「士氣已敗」只有看自己的，既來之則安之，招得着，架得着，敢在虎口上拔毛，就得有兩下子，郝成甩衣襟，解下兵器，往外一亮，岳朗細看，原來是日月雙輪，這種兵器最利害無比，能使這種東西的人，把式絕對錯不了，素常金剛手，就沒用過兵器，同人動手，只憑雙掌雙勝，平生沒遇見過敵手，爲人機警過分，在江湖上幌了三十年來，只落一個「俏」字，因爲他沒遇見過硬對頭，才養成他自驕的脾氣，今天見衆人全懼怕岳朗，他心中並不以爲然，更沒把岳朗擱在心上，雙輪一分，搶前幾步，衝岳朗一點，那意思是要交待幾手，岳朗滿不聽提，不過這些客套

，再以像岳朗要同人動手，必讓他人佔先，更讓人家前三招，以後才還手，這次和郝成沒有那麼些說的，「五蝠鬧判」，寶劍一立，劍鋒掛風就過來啦，照郝成肩頭就扎，郝成大怒，心說、你還稱爲俠客，怎麼這麼不懂事故，見岳朗寶劍劈下，劍風特別的寒涼，知道是柄寶劍，自己不敢大意，往外斜身，徧肩膀，橫身一蹤，讓過寶劍，雙輪分爲上下封住面門，往裏就推，直奔岳朗前胸，岳朗大閃身讓過雙輪「斜切藕」寶劍橫斷郝成雙臂，郝成撒雙輪「紅燈引月」半長身，雙輪一前一後，轉身形，雙輪一推，又快，又率，雙輪直推岳朗脖項，岳朗暗自嘆息，像這樣好身手，真夠上得數一數二的人物，可是偏不務正可惜，可恨，也罷，我今天廢了他，免得他再貽害他人想着見郝成雙輪已到，劍鋒一轉，往前一蹤「倒措琴」往前就走，岳朗的右臂就交給郝成啦，郝成上前一跟，雙輪一錯，往上一片，雙輪錯開了，往下用力一帶，那知岳朗不給郝成便宜，郝成絕對不上當，因爲郝成太機伶，雙輪不鎖岳朗的寶劍，不和寶劍並及，所以岳朗想出此計，見郝成雙輪一錯，往上片，往下一帶，右臂非叫郝成截下不可，岳朗並不慌忙，喝聲「着」猛斜身，「大擺尾」上身閃出二尺開外，寶劍斜劈，反腕刷，郝成知道壞了，啊呀了一聲，撒手扔輪，岳朗的劍鋒一撩，血淋淋的右手四指，隨劍落地，鮮血崩流，騰騰直跳，郝成痛的咬牙瞪眼，當時暈倒在地，諸賊轟的一嚷鬧闐闐，往外就搶，焦允和田八等，早打算撤退，早先搶到柵門，誰知就聽，大喊一聲，如同悶雷

也似，那赤條條大漢，手中一對獨脚銅人，舞動如飛，把住柵門，如同瘟神一般，可苦了群賊，誰敢上前，田八看此情形非己不可，籐皮棒掄開了，照着那大漢就打，這傢伙是軟中硬，那大漢見田八打來，鼻中哼叱兩聲，雙銅人往起一架，籐皮棒就打在頭上啦，因為這種兵器見硬能拐彎，打在頭上，響聲還是真大，大漢把頭一搏，喊道「喝，真打呀」雙銅人一分，掄起了往下就砸，田八一看，吃了一驚，這小子是鐵打是怎麼着，打上怪沒怎麼樣，可是要打我，好，非成爛泥不可，見銅人砸下，無法躲閃，也真急了，喊道：「看法寶」那大小子一怔，田八就地一滾，骨碌碌，滾出圈外，撒腿就跑，那大漢氣的哇呀呀直叫：「好小子，冤苦了我了，你還跑的了嗎」，大踏步，一步能邁一丈的勁頭，走山石如同平地，如飛趕來，那焦允等，在田八和大漢動手時，早搶柵門，田八一跑，大漢一追，這些人如同斷了線的風箏一般，沒頭沒尾，開腿就跑，大莽牛牛二愕，攆起金剛手郝成，四鬼三僧保護住，同衆人等也跟着要跑，但苦於跑不出去，鐵面閻羅鬼見愁岳朗岳士光：「咳，不必驚慌，我絕不追趕，姓郝的限你趕緊離開四川境界，不然下次，絕不容情，是漢子別栽軟跟頭」，郝成爬在大莽牛背上，昏昏沉沉道：「姓岳的你不必得意揚揚，好漢子輸腿不輸嘴，咱們後會有期，今天承情不意，再會吧，郝成等這一走，郝成直奔福州真武觀，痛改前非，很心把命根子割去，出家爲道，改名玄真，十年後在北京找到岳朗，以十年苦練金剛掌的功夫，要報今日劍削四指之

仇，這是後話不再說。焦允同田八醜面狼王繪，一千人等，還是真跑，那大漢子緊緊追隨，愈追愈近，山路又不好走，脚下磕磕拌拌，活無常焦允，猛然站住，咳了一聲道：「哥們，別跑了我姓焦的一生也沒這麼洩過氣，不過是一勇之夫，逢強智取，八爺代着火種沒有，許他們放，咱們也會放啊。」一句話提醒衆人，滿全散開，藏的藏，躲的躲，好在石塊大的有的事，那焦允把松香沫子撒在地上，躲在一旁見那大漢已經追來，田八手持藤棒站在當中，那大漢一見哼哼兩聲，掄開獨角銅人，要打，田八扭頭就跑，那大漢氣的又追，後面藏着的焦允暗喜過望，火石引着松香沫子，焦允往起一攘，眼瞧大漢非吃虧不可，就聽嬌喝一聲，緊跟着，弓弦嚙的一響，叭，叭，叭數顆連珠彈直奔焦允，不偏不正打在焦允手腕上，疼的哇呀呀怪叫，緊跟着又是一陣，群賊每個人差不多都照顧到，如同雨點一般，就聽叭，叭，叭，活無常焦允扭頭一望，那飛火燕柴二青站在轉山角上，居高臨下，施展柴家堡連珠絕技，彈打群賊，那大漢也舞動雙銅人，東砸西撞，打在山石上，碎塊亂飛，打在樹幹上，本折枝斷，打在人身上，肉泥爛醬，真乃群賊的數叛，活無常焦允一看長嘆一口氣，喊道：「老合們，扯活吧。」說還未盡，就聽有人哈哈一笑，由鼻孔中冒酸氣，純粹山西味萬里追風禿鷹白翔的口音道：「焦老二今天你還想走嗎？咱老西久候多時啦。」焦允一聽順脊骨骨冒涼氣，回頭看，見白翔如同一隻鳥兒也似，掛在高高的一棵樹枝上，老西正在賣單哪！焦允又氣又

恨喊道：「白老西，焦二爺也正放不過你，今天就今天啦，」一哈腰，嗖，抽出缺尖緬刀，迎風兒一擺，到也雄糾糾氣昂昂，藤棒出八也圍攏上來，群賊各亮兵刃，要同黃葉門師兄弟一死相拚，好白翔，單足一掛，扯大旗，雙肥袖一擺，如同紙鳶，斷線如飛落下，飛火燕柴二青，剛要出頭，見白翔停步的樹後，尙藏着錦豹子薛寧薛永清，忙又藏在大石後面，慢慢溜下，獨自一人，在前面道上留神釘住薛寧，這回絕不放鬆，萬里追風禿鷹白翔落下後，當場站立，笑嘻嘻向着焦允把頭一點，活無常到這時候也說不上不算，心裏早有計劃，往前上步，躬身伸手，嗖，抽出缺尖緬刀，迎風一擺，板條也似，精光潑亮，陽光一照，反光照出多遠，的確是柄利刃，本來焦允是雌雄兩口，當出在白龜場同昊天王蔡國亮劫南京金陵懷遠鏢局老鏢師恨福來遲雷震雷鳴遠的時候，被虎邱南俠客上官瑾的妹妹上官瑛粉蝶兒彈傷右腕，那柄雌的當場被廣西鎮峽寨老劍客孤遺客奪走，傳給雷震的孫兒虎子，雄的這柄在大興縣棗林坡被洪澤湖鐵三的姑娘鐵寒英用青虹寶劍削去刀尖，是一失一傷，所以焦允能在綠林道稱霸的就是這兩柄刀和他的掌法，這柄緬刀也可算爲利器，能軟能硬，軟的時候可以用做腰帶，用時一搥，見風即硬，長比撲刀長二寸七分，比撲刀可薄的多，一樣削銅斷鐵，並能破一切硬功夫，就是童子氣功也一樣抵不住，除去寶刀寶劍，這緬刀真算柄好傢伙，焦允如同性命一樣，加三倍的看守這口刀，這次他覺着白翔再三逼迫，又因自己的掌法，實在敵不過白老西

，所以要用刀一死相拚，禿鷹白翔見焦允，竟亮出刀來，老西由鼻子裏哼了幾聲，嘴裏狐狸吞棗含含糊糊的說道：「好好，小子怕我老西了，你別橫，你看看老西的看家寶，」焦允也沒聽清楚，就見白翔一哈腰就好像抽帶子似的，花楞楞……抽出一物，迎風一抖，筆管條直，焦允反吃一驚，見這東西，長約七尺，細如搨指，烏黑如墨，細而且長，截截上同練練一般，非鋼非鐵，每截長約五寸，每截七個小窟窿，頂頭上有三角稜形一個東西，上面是七個小窟窿，把手皮套，整根如同一條黑蛇，焦允看罷，心裏一陣發怵，在江湖創蕩這些年，多知多懂，也沒看見過這樣兵器，更且這樣兵器會在老西白翔的手中發現，禿鷹一向也沒用過兵器。今天恐怕難逃公道，就見白翔腿往回撤，這條軟蛇似的兵器，滿把會握在手中，好像拿個大球兒，開口向焦允道：「焦老二。咱們今天就是今天，你贏了我老西，咱，這輩子不出家門口，你輸給老西，你也得回你的耗子洞，這可是你說的，依着我說，你干脆跪在地上，叫兩聲好聽的，咱們今天就算完了，你要不肯，可不是老西不依不饒，走吧，焦老二。」白翔丁字步一站，嘴裏嘟嘟囔囔，前手「擎天式」後手握著兵器一背，半斜身，望着焦允發出一陣鄙視的神氣，焦允心裏這份難受，自幼兒在江湖上創腕兒，也沒像今天這份難受，咬牙切齒道：「好白翔，不是冤家不到頭想不到應在你我的身上，好，好，好，看刀」說着「猛虎撲風」縱身形，斜肩就剗，白翔見焦允真下絕招，知道他是真急了，撤右步，兵器往起一棚，



就聽這條軟兵器，孔孔出音，大小不同，如同配着音樂響，可是扔出去，崩起來，其硬似鐵，焦允不敢往下砍，不知他這兵器有什麼神道，抽刀「臥魚式」猛縱身，刀奔白翔下三路，白翔縱起，軟兵器一抖直點焦允左脇，焦允長身進步，反截腕，焦允使的是「藏身背影」白翔一見，這是焦允的看家本事，自己也不敢大意，輪兵器，圍着前後，封着門戶，滴水不透，風吹的軟兵器發出來的聲音，聽出多遠，白翔這條兵器，乃是黃葉道人的親傳，黃門掌中的人才能使，白翔是黃葉道的掌門大弟子，親師兄弟哥七個，白翔行大，黃葉道賜名永飛，哥七個全是排的永字，得着黃葉道親授的只有前三名，後哥四個全是白翔代師傅藝，這兵器名爲七孔響鞭，由頭至尾共十五截，每截五寸三，完全是一種墨骨獸的頸骨共用了七隻才湊成這條兵器，不怕寶刀寶劍，水火無功，乃是一件寶物，當初黃葉道傳的時候，再三囑咐白翔，不可輕用，要用時必須見血不見血於自身不利，因爲墨骨獸這東西最兇惡，不傷人必傷己，所以白翔向來不用，故此焦允沒看見過，白翔師弟六個全是雙墨骨鞭，獨白翔是單而且代音，未曾打人，聲先到，容易使人防備，非有特殊技能不能用，焦允見白翔封着窺隙，往下一個敗式，引誘白翔進招，白翔也明知焦允敗是假的，也要藉這機會取勝，一捻鞭環，攔腰就抽，焦允斜躡身，縱在白翔身右，單手直斷白翔右腕，白翔撒步一抖，七孔響鞭，直如槍桿「烏龍出洞」奔焦允眉心就刺，焦允把臉一甩，白翔「大掃頭」橫鞭一掃，焦允「藏頭式」猛

然間白翔一變招，擰身，叭，鞭掃地，「單攬柱」直繞焦允雙腿，焦允往起一蹤，白翔手提鞭朝上單掛「金蛟擺尾」奔焦允右腿就繞，焦允這時尚在空中，無法落地，忙提氣，把腿一屈，那知白翔是前虛後實，白翔腕往起一帶，眼看焦允左腿就算交待了，焦允這口氣還沒緩過來，正往下落見此情形，大吃一驚，右腿墊勁左腿一躬丹田一提氣，整個「雲裏翻」空中落雁「自己把自己扔出多遠，落地站脚不穩，登登登退出好幾步，險些倒地，長吁一口氣，呼呼直喘，順着兩鬢，大汗珠如同黃豆一般滴搭往下落，大腿上已被捲下一條子肉，鮮血滲滿褲子，緬刀也差點沒撒手，望着白翔，兩隻吊客眼，白眼珠多，黑眼珠少，呆呆發怔，這一來不要緊，鎮住衆人，誰也不敢上前，白翔趕步喊道：「焦老二，再來，再來」，話還未盡，就聽左山頭，一陣蹄響，踏，踏，踏，一溜黃烟，由山坡上跑下一條小黑驢，驢上坐定一人，看不清面容，如飛也似奔此處跑來，同時白翔身後有一人，由高往下跑出，正是錦豹子薛寧薛永靖，兩眼發直，脚底拌蒜，白翔同時發覺一敵一已，又見薛寧這種情形，十分詫異，來的對方也不知是敵是友，就見薛寧跑到自己面前，站脚不住前後打幌，手撫住胸口，兩眼往上翻，一聲咳嗽，張嘴哇的一口鮮血，噴出多遠，立刻爬在地上，昏死過去，白翔大驚失色，更見焦允等一窩蜂也似擁護着那騎驢的人奔這方而來，白翔同時蹲下撫着薛寧胸前，聽了聽，撲撲直跳，臉白如臘紙一般，又看那騎驢之人，身穿一色土黃布褲褂，頭上挽着

黃髮髻，一臉黃毛，兩隻黃眼珠，黃眉毛，高鼻樑，大嘴叉，高顴骨，縮腮，幾根黃鬚，七根朝上，八根朝下，衣服又肥又大，一雙草鞋，尤其那匹驢，可算世上少有，渾身上下，板光沒毛，上面刷一層黑油，老遠看着也是又黑又亮，兩隻耳朵全成半截，白鼻亮子，也沒有韁繩，真是什麼人，騎什麼驢，這人夠怪的了，這驢也夠奇的，白翔看罷，認識，乃是四川的一位隱士二十年前金盆洗手，白翔曾同黃葉道參加過大禮，乃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怎麼此時又會發現，回頭看薛寧仍是昏迷不醒，人事不知，裏憂外悔，一步也不敢放鬆，齊向白翔進攻，白翔就把心神定了定，一摟薛寧的腰，就把薛寧抄起來，往肩上一抗，回身撤步要走，又把脚步停住，咳了一聲，這夠多洩氣，自己焉能走去，無異是怕了他們，是福不是禍也罷有了主意了，嗖，匕，匕，哈腰提氣，施展平生絕技，輕身妙法，直奔坡巔，是要打算把薛寧放在平安所在，然後再和焦允他們苦鬥，眼望前面羊腸小路，野草叢生，怪石蹲臥，太陽也快正午，照的滿山坡全成金黃色，白翔也無暇顧及，找了一大塊石頭，能使薛寧半倚半坐，然後把他放平了。此時薛寧也清醒過來，可是仍然神志不清白翔叫了幾聲，薛寧只微微搖搖頭，白翔又不肯離他，但又不能不離開，看看四週並無危險，才扭身往下走，剛走出沒有幾步，就聽坡上如同梟鳴一般，風聲吹的甚遠，悽慘的怕人，使人毛骨悚然，白翔回頭一望，但什麼也沒看見，急忙二次跑上坡頂，往後坡一望，大吃一驚，怨得薛寧竟成那種樣態，

見一人，怪物似的，渾身上下一身黑毛，長有五寸，高約丈數開外，頭上毛髮全沾在一起，眼若銅鈴，高鼻梁，大咀叉，黑如漆色，張着大咀，望着白翔傻笑，笑聲煞是難聽，手中持着碗口粗細一顆樹，上面泥土亂飛，白翔一瞧，真不知是人是怪，轉身擋起薛寧要走，那怪物似的人，幾步由坡下就奔到白翔面前，小樹如同草棍是的，輕如毫毛，橫掃白翔，白翔也急了，輕身縱起，那知那怪人，用樹一點地，悠乎比白翔縱起還高，但是用力過猛，竟由白翔頂上飛過，落地撲咚，響聲甚大，正掉在一塊怪石旁邊，怪石後面坐着的正是薛寧，怪人一眼看見，哈哈大笑，奔薛寧就撲，白翔望見驚駭萬分，隨手舉起一塊酒碗大小石塊，用足氣力，叭，打出去，不偏不正，正打在那人頭後，那人把頭幌了幌，站住脚步，回頭看着白翔，翻比兩隻白眼，開口道：「喂，真打老西呀」，滿口地道山西口音，聲如洪鍾，甕聲甕氣，白翔到笑了，原來是老鄉剛要問他的姓名，爲什麼把薛寧打成這樣，就見山坡後，如飛也似，跑上一人，一邊跑，一邊喊，白賢弟，別動手，那不是外人，大柱，又做什麼，白翔眼尖，早看出是山西太原府的高人，火德真君許杰許炳綸許老道，白翔一見許杰露面，用手指指薛寧，更不答言，往前坡就跑，跑出沒有多少的路，就見活無常焦允等人蜂擁着那騎驢的人進至半山坡，白翔停住脚步，喊道：「來的敢時韓五爺嗎？」那驢上的人，嗖，平空拔起身子落地雙手打問說道：「不敢當，正是韓飛，老西久未見一向可好」，白翔在他問訊之時，忙

也合掌，丹田較力，由鼻孔哼的一聲，就覺身上搖了搖，書中代言，韓飛一打問訊，雙掌並在一起，全身勁力運在掌心，能空打百步，打上準死無逃，白翔一見早已明白，也用此法對敵，但腎力實在比不上韓飛，所以身上幌了幌，來人正是金盆洗手二十年前殺人不少眼的魔王綠林道的祖師爺一般，姓韓名飛，外號鬼王，已經同藍景，北方俠客藍大先生二十年前設誓對掌，韓飛不敵，才被迫隱遁，這次又出世，想必綠林道又有出入，這時白翔見韓飛一照面，就下毒手，火可就撞上來啦，開口道：「五爺二十年不見，這是和老朋友見面禮嗎，哈哈，」韓飛小鬍鬚一立，用手一捻，笑嘻嘻答道：「白老西，你們哥們以掌法爭天下，我韓五在二十年前惹不起你們才退歸林下，如今韓五二次出世，要報二十年前對掌之仇，也是咱們爺們有緣，先和老西能見着，焦允已然自己認輸，我也不是替焦老二還棚子，乾脆，你要打算出離此地，你得贏得了韓五，不然，勢比登天」，說着，渾身瘦的成了乾的骨架，一抖衣服，被風一吹，小眼珠兒來回亂轉，確是怕人，白翔哼了一聲道：「韓五，老西若贏了你呢」，韓飛哈哈大笑道：「你還想佔上風嗎？也罷我若輸給你，立刻自撞死身亡，白翔點頭把衣服從新掖緊，這回可不敢同焦允那次那麼大意，雙掌並立，半偏身，封着門戶，眼看二人要對掌，那時必有死傷，就聽山左右如同沉雷一般「打呀，打小兔呀」，同時走出二人，如同哼哈二將，一左一右相對着，自兩山坡往當場跑來，全是赤身露體，一個是一身黑毛，一個是

大光溜溜，烏烟瘴氣，鬧鬧嚷嚷隨着兩大漢身後跑出數人，長毛身後，一個小老道，慘白頭髮，身着破布道袍，補了滿身，成了賣零碎綢子的，兩隻皮鞋全飛了，那光溜大漢身後，一紫一黃，紫的威風凜凜，身高八尺，面如紫玉，紫中透黑，黑中透亮，雄眉闊目，一部短剛髯，年紀四十多歲，身配一柄寶劍，黃的是位老人，手挽彈弓，馬連坡大草帽，一身黃緞褲，腰掛彈囊，正是鐵面閻羅鬼見愁岳西俠和柴家堡老莊主，柴玄柴印彤，這幾個人一到，白翔心裏才覺放下一塊大石，鬼王韓飛一轉臉就看見岳朗岳士光和柴玄啦，他不認識岳朗，可認識柴玄，因為他金盆洗手的時候，曾下綠林帖，柴玄同他早就相識，當初柴玄和雷震同創懷遠鏢局時，柴玄專走西路旱鏢，鬼王韓飛那時也在年輕，三劫柴玄的鏢，但一次也未得手，反被柴玄彈打他的帽光子，韓飛覺着柴玄的功夫好，而且人品也好，竟交上朋友，不過韓飛手下太黑，柴玄只是敷衍他，兩人心裏勁，直等到韓飛洗手的那天，柴玄才送給他幾句良言，是：手下留情，宜解宜通，就是逢事退步，萬不得已才動手，動手時不可傷人性命，給自己將來留地步，宜解是暗指他合藍北俠結仇而言，韓飛一見柴玄，忙趕上前去，老遠就喊：「老二弟，韓飛在此，哈哈，這些年沒見，可把哥哥我想壞了」柴玄也沒想到是他，等他喊出聲，又來到切近，才認清是韓飛，忙過來雙手握着韓飛的手，細一打量韓飛，笑道：「五哥，想不到會在此處又遇上您啦，您近來怎樣，老哥們二十來年，毛髮全改了顏色，

真是咱們全老了」，韓飛一聽，柴玄說到此處，望望自己，望望柴玄，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咳了一聲，一拉柴玄，嘆了一口氣道：「二弟，哥哥又錯啦……」柴玄還未答言，就聽那邊人聲鼎沸，三人回頭看，原來那兩個猛漢，正同那焦允的手下人動手，那些人打的七零八落，好的是這二人全沒有兵器，焦允同田八爺不知去向，禿鷹白翔同那破窮老道也沒影兒啦，柴玄急對岳朗道：「請岳爺你救這些人吧，別讓他們受罪啦，」岳朗點頭，口中一聲喊嚷「佟虎你姐姐來啦」，那光條條的猛漢一聽這句話，向那長毛大漢道：「嘿，大毛，咱們姐姐來啦，說着，抗着雙人往回就跑，他一跑那長毛大漢也不知怎麼回事，也跟着就跑，這時那焦允手下諸人才逃出性命，可是這幾人如醜面狼，土地爺等，有點腕兒的人，全同活無常焦允犯了心，從此活無常得罪了這幾人，才一敗塗地，直等到七霞嶺，北沙灘，焦允被困的時候，醜面狼暗下毒手，焦允竟被二猛活活砸死，這是後話，這猛漢並不奔岳朗這邊來，竟藏在怪石後面，尤其那光條漢子連頭也不敢抬，那鬼王韓飛看着十分稀奇，回頭望着柴玄，柴玄才想起來，忙把岳朗請過來和韓飛介紹道：「這位是鐵龍堡，江湖人稱西俠客的岳朗岳士光，岳大爺外號人稱鐵面閻羅……」柴玄說到此處覺着再往下說，和韓飛的外號有點衝突，又給岳朗介紹，鬼王韓飛，二人相向行禮，可是鬼王韓飛，心裏大大不悅，因為他自己的外號鬼王，岳朗外號是鐵面閻羅，正正壓着自己一頭他還不知道下面還有鬼見愁，要知道了，鬼

王韓飛要犯起老毛病，非和岳朗比試不可，當時岳朗只是說了幾句恭維的話，可是韓飛聽着句句刺耳，從此韓飛心裏可就攔着一份，柴玄拉着韓飛的手道五哥，難得哥們會在一起，咱們找個地方談談，鬼王韓飛一聽道：「那好極拉，二弟，你跟哥哥走，有個小地方，有酒有菜，很合我的脾味，並且我再介紹你一個朋友，並且岳爺也可以走一趟，咱們是一見如故，說着向岳朗一拱手岳朗就覺着有點不對，忙提氣，微微一笑，韓飛哈哈一笑，柴玄也明白了，韓飛口中一打呼哨，聲長而尖，就見那匹小驢如飛也似，走亂石如平地，來到韓飛面前，把前腿一恭，岳朗心裏很奇怪，這小驢，看樣子真不夠樣，要哪兒沒哪兒，難得韓飛怎麼訓練地，更難得這驢的走向真好，愛惜的了不得，韓飛向那驢一揮手，小驢兒如飛走去，少時無影無踪，韓飛才在前領路，三人如同一條線，往上轉角走去，暗地裏韓飛同岳朗就較上腳程了，在他們走了之後，那兩個猛漢也未敢出來，爲什麼一說姐姐來啦，那光條條大漢那樣害怕，那大漢是岳朗的內弟，他姐姐把他撫養長大成人，真如慈母一般，此人姓佟名虎自小跟着岳朗，就是太笨，天生來的力量大，足有五百斤的臂力，手中一對雙獨腳銅人，只會半套，岳朗爲他下過苦功夫，教他三十六手劈式，但是連十八手也沒學會，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他姐姐一人，因爲這種拙人，只有一個腦筋，連岳朗他全不在乎，甚或說翻了，他敢同岳朗比畫比畫，那個長毛大漢的來歷更慘，當初有一個墨孔雀盧銓，乃是沂州府萬興鐵舖火神



爺姚智姚廣方的師弟，中年喪命，留下一個孩子，沒人照看，才被火德真君許杰許炳綸領到山西，自小是個渾人，永不穿衣服，個子長的特別大，同許杰雲遊各處，到處惹事。

## 四

禿鷹白翔把薛寧放在山坡上大石旁，用手指了指窮老道許杰許炳綸，然後下山同焦允等拚鬥，許杰老遠在樹旁就看見了，老道知道薛寧勞累過度，又被盧傑嚇着，八成同盧傑動手又傷了力，所以心裡很過意不去，他知道薛寧是白翔最小師弟，同自己也是平輩，真怪對不起人，誰讓盧傑是個傻小子呢，緊走數步，直奔薛寧，剛到山坡下，忽見影兒一閃，日光下看得明明白白，見一人，一身寶藍色，身體苗條，矯捷敏快，也不知從何處而來，如同狡兔一般，嗖，嗖，由後斜坡直奔薛寧而來許杰一看，喊聲不好，一長身破袖子一甩，嗖，一般青氣也似，一顆火彈，直奔那人，見那人並不慌忙，斜身形一縱，閃開火彈，也到了薛寧身旁，躬身一蹲，把薛寧措起，頭也不回，直奔坡下，疾如一股風兒。許杰又氣又驚，雙臂一合攏，足下一墊，蹀起身形，喝聲「打」叭，叭，袖內崩簧一響，兩顆火彈分左右打去，那人猜着薛寧，到是身體不靈使，聽見許杰彈筒一響，立刻伏下身去，順石塊東閃西躲，兩顆火彈皆由頭頂飛過，就這功夫，那人加緊脚步，如飛也似，跑下山坡，顧不得脚下磕磕拌拌，身上加着百多斤分量，破出死命，逃下山坡，許杰一步不肯放鬆，趕過山坡，就差數丈來遠，那人已到坡脚，一匹馬全鞍全轡，好像等着什麼，那人足下一墊，背着薛寧竟縱上馬背，雙

足踵，用力一磕馬腹，那匹馬四蹄紛飛，踏，踏，踏……直奔東北角，許杰再想追已來不及，急得雙足亂躲，忙轉身，直奔前坡，恰巧，岳朗及柴玄也放心不下，趕來幫助白翔等，韓飛同柴玄一答話，許杰跑到白翔面前，把丟失薛寧情形一說，白翔又好笑，不着急，許杰窮老道在江湖上稱得四大怪之一，火彈獨門，同火神爺姚智是江湖兩位放火老手，沒想到會栽在此地，忙同許杰二次奔後坡，顧不得焦允等，循路而下，許杰把打火彈竟被那人躲開，當時情形全告訴白翔，一邊說一邊納悶，怎麼這人竟會抓風頭，老迎着風跑，不走直線，很像十分內行，白翔聽說，忙問許杰那人的穿章，許杰說明後，白翔嘆喟一樂，停着脚步道：「老兄，得啦，別追啦，追也是白追，兄弟我也放心啦，薛寧此去，準有照應，絕沒苦吃」，許杰莫名其妙，忙問白翔道：「老西，這麼說你認得此人他同薛寧有什麼關係，這麼拚死忘生的救他」白翔笑着道：「那穿藍衣的人是不是很瘦，個子不高，身法挺乾淨，」許杰道：「是啊，年紀很輕，腳底下還真快」，白翔道：「這裏面有個原因，這人是個姑娘，同你還有點親戚關係，因為你這破老道整年野人是的，你不知道，她是姚家大姑奶奶的女兒，柴玄的老姑娘，小名叫二青，你想起來了吧」，許杰聽白翔一說想起來了，可是仍不明白同薛寧有什麼關係，白翔不等他問，把二青愛上薛寧，可是薛寧並不留戀他，但二青是一步不捨，薛寧到那裏二青暗地跟到那裏，把以往情形，全告訴許杰，許杰一邊聽，一邊樂，實在忍不住，到

後來竟樂出聲來，二人言還未盡，就聽坡後大喊一聲，聲震四野，老道伯伯，在那兒哪，再不出來，我要……」盧傑一邊嚷，「這老小子走了，不管我了……」，一邊幌幌悠悠，滿身泥土，一臉灰氣，走向前來，許杰一看，真沒法子，這爺倆走到街上，真是老小一對乞丐，白翔看見盧傑這個樣子，個真大，樣還是真夠勁，天生來的銅筋鐵骨，越看越愛惜，詳細問許杰他的來歷，許杰一說，還沒有說清楚，白翔早淚如雨下，許杰也是很悽慘，因為墨孔雀盧銓在世同白翔甚為莫逆，年輕的時候，兩人很親熱了一陣子，後來在十里舖分手，就始終沒見着，如今一聽說竟先故去，當然心裏不好過，白翔隨向許杰道：「道兄，我看您現在四處雲遊，代着盧傑也不方便，太累墜，莫如我把他帶回山西，教給他點功夫，也對得起死去的盧賢弟，你瞧怎麼樣」許杰正求之不得，盧傑真是塊磨菇，吃的還是挺多，許杰這份窮，全讓盧傑給吃的，這不是正好，當然願意，這時盧傑也看見許杰啦，走過來，在許杰身旁一站，足比許杰高二尺，又粗，又怔，一身長毛，又髒又亂，也不知他這身毛是怎麼長的，許杰把白翔的意思，同他一說，盧傑也不知是怎麼回事，就知道同白翔走有吃的，天天管飽，笑嘻嘻說道：「好，我有點捨不得那小子，我們倆一比一邊高，真是好小子，許杰一聽要糟忙道：「盧傑，那小子也在白爺家中，你們倆人在一起，將來我還找你去呢」，死說活說才算把他哄得願意，同白翔回山西，直到後來十年後，白翔真是循循善誘，把平生技藝傳授給

他，但他也是因爲身體太笨，跳躍的功夫一點沒有，練熟一身橫功夫，童子身，一對練子鍾，打遍綠林，二次出世，正趕上郝成同岳朗在北京城窩外比武，盧傑才大顯身手，一鳴驚人，白翔見盧傑答應了，心裏十分高興，把薛寧的事托付許杰，若許杰不出四川，可以探聽焦允這夥人的踪跡，將來要是有個風聲草動，請許杰做個內應，這一句話不要緊，送了許杰一條性命，白翔同許杰說會話，二人分手，許杰奔四川訪黑三，白翔帶着盧傑，一路訪問薛寧的消息，順便返回山西，暫時不表。

鬼王韓飛，岳朗，柴玄，三人一路談談笑笑，直奔雪花堡韓飛隱居所在，韓飛自洗手後，就一個人來到四川找了這個僻靜所在雪花堡，名是隱居，實在是下苦功夫，練就混元一氣掌，深居間出，不問世事，是朋友來訪，一概不納，只有一個隨身在四川找的小使，是個啞叭，伺候他一切，逢年逢節有他的朋友給他送禮，供給他的生活，可是任人也沒見過韓飛一面，從中只有郝成同焦允，在郝成初進四川以後，見過韓飛一次，鬧得韓飛很不滿意，郝成一定要拜在韓飛門下，那焉能收，韓飛年輕時，雖然是殺人不眨眼，可是對於色上，看的最嚴，真敢說一輩子童子功，凡是他們要是有人犯了淫戒，那韓飛絕不輕恕，不然，早被藍景擊死，焉能存留他的性命，郝成見到他，他曾勸過郝成，改惡爲善但是郝成答應是答應了，不過山河易改，秉性難移，等別了韓飛反怪韓飛多口，焦允這才也輕視郝成，同全志大和尚離

開普光寺，無形中同郝成脫離關係，郝成仗着自己本領高強，並不以為然，這次偷襲鐵龍堡，他的意思是示威岳朗，那知反被岳朗劍削四指，焦允也被連累在內，焦允心裏已經知道郝成犯了心，却又被白翔擠得無路可走，韓飛在此處，才算解了圍。

金剛手郝成和活無常兩人犯心，韓飛並不知道，等到活無常焦允被害後，藤棒田八在萬字橋遇見韓飛，統盤的告訴他，韓飛一怒，二次出世，到了海州，要和郝成評理，反被郝成拿韓飛試手，震傷內部喪了性命，這是後事，暫且不提，此時韓飛同岳朗岳士光及柴玄奔向韓飛隱居所在，三人言投意合，結成很好的朋友，事不關緊要，暫先不表，再說柴二青，在白翔一露面同焦允動手的時候，她就藏在後山，等着薛寧，等了很多時候，也不見薛寧出來，並且聽見山坡人聲沸沸，他實在忍不住了，才把馬放在坡下，自己循後山坡慢慢上來，正看見白翔同一個長毛大漢談話，並未見着薛寧，又見發現一個窮老道，招呼着大漢同白翔答話，白翔對着老道打手式指示薛寧，柴二青可看見了，轟的心裏的血直撞上了頂，驚急萬分，那時她正站在一塊石頭後面，一提氣，蹀到石上，見窮老道已經上來，她顧不得一切，嗖，嗖，加緊脚步瞧好了薛寧的坐像，跑到薛寧身旁，薛寧正閉着眼緩氣，窮老道已經發現她，她忙伏下身去，把薛寧往身上一擋扭身往坡下就跑，薛寧已然醒來，就覺着被人擋着，跑時蹀蹀跳跳，顛的心裏直難受，又聽見後面有人喊嚷，也不知那個人是什麼人，昏昏沉沉，愈

顛愈難過，爬在二青的肩上，一陣眼暈，又人事不知，等二青跳到馬上，跑出十幾里地，二青才勒着韁，見後面窮老道沒有追來，山裏面的道路也不好走，她才把薛寧放下來，跳到地下，放平了薛寧，四面涼風襲人，人跡甚稀，太陽已經徧西，看看薛寧的樣兒，心裡一陣難過，差點沒落下淚來，又不敢久停，天真要黑了，路就不好走了，其實天還早着呢，忙又抱起薛寧，二次又上了馬，把薛寧摟在懷內，往山外趕，她的意思是出東山口，奔往馬頭鎮的大道，那知心不在焉，竟顧了薛寧，信馬由韁，反走向徧南了，越走越冷靜，山套山，山連山，路越來越徧僻，越來越險，薛寧這時倒醒過來，也看出是柴二青，心裏一陣害羞，要想動動，渾身又沒有力氣，他要動，二青更摟的緊，恐怕跌下馬來，就在這個時候，馬已然走到叉路，前面一片細碎亂石，樹木森天，一片片，望不見邊，石子越走越細，而樹木反而稀少，路到寬了起來，兩旁閃出兩道懸崖，中間只留一道路口，細沙路就這樣直通口內，二青已然看清方向走錯了，要想退回來，太陽的影子愈來愈低，無法，看了看薛寧，毅然的一磕馬腹，進入細沙路口，進到路口再看，兩邊直上直下的懸壁，太陽的光已經照不到壁內，好的是沙子發白，路往前越發的狹窄，兩壁更兜，自己的胆子也有些發怵，緊催坐驥往前躡行，路更窄了，天愈黑了，間或聽見一兩聲猿啼，天上也發暗了，百鳥也往林中歸來，二青心裏更慌，又催馬，但走了也不過幾里路，仍未出口不說，天更黑了，馬也不願再走了，走這細沙

路，馬最累，實在不好走，二青也不敢走了，看看薛寧，仍是緊閉兩眼，不發一言，也不知他是不能說話，見前面正巧有個石窩，倒很避風，來到石窩，馬也止住步，二青才慢慢把薛寧放在馬背，自己先跳下來，兩足落在沙石上，有些發軟，伸手捧起一把沙子覺得還很細，把馬背上的小型包袱解下來，裏面是一塊軟氈合二青隨身的衣服，她把氈子放在沙上，衣服捲在一起當作枕頭，這才把薛寧抱下，放在上面，自己也坐在旁邊，伸手摸摸薛寧的頭，覺得滾熟盪手，這一來更吃驚不小，薛寧也睜開眼望着她，也沒有笑，也沒有說話，張張口，很難過似的又閉上，二青瞧他這樣子，知道他有點渴，但在此處那裏找水去，天是黑了，四外高山峻嶺數百年的大樹，在秋風猛吹之下，聲音太怕人了，薛寧渾身在燒熱，二青看着他，他又難過又着急，她自己也有點心慌，她也明知道，她是餓的，但在這毫無人跡亂山中又那裏找吃的，那裏找水喝，急的二青一陣陣的發燥，她更沒有經驗，怎麼伺候病人，她更不知道，病怎樣算好怎麼算不好，薛寧在山上給白翎掠陣的時候，被盧傑看見，盧傑不過是一陣好奇，他看見薛寧爬在石頭上，紋絲不動，但不知道他是活人是死人，個兒又高，力量又大，怔拔起一棵小樹，薛寧他聽見了，扭頭吓了一跳，不知是人是怪，盧傑本要用小樹動動薛寧，等薛寧看見他，他知道這是活人，又見薛寧看他一發怔，他覺得很可笑，他也笑啦，他笑的聲音，是那樣的不好聽，薛寧更疑乎他不是好人，回手抄起，一塊三稜石頭，照準了砍



去，盧傑用樹一掃，把石塊打落在地，薛寧伸手抽出墨骨鞭，不管胆却不胆却，奔上去朝盧傑就打，盧傑個子比薛寧高，力量也在薛寧以上，薛寧骨鞭盤打下三路，大個用樹根一抹，把墨骨鞭推出很遠，恰巧樹根上土泥很多，他這麼一舞，泥沙全飛起來，正撒在薛寧的眼上薛寧一揉眼，半天沒睜開，盧傑瞧着他怪可笑的，用樹根一推他，樹根本來不齊，極極杖杖，薛寧又不防備，一下正撞在薛寧胸前，薛寧站脚不住，噗咚坐下，心裏一陣發熱，知道不好，扭身就走，那盧傑也不知道追，薛寧這才因為勞累一日一夜，滴水未進口，肚內空虛，又不小心，努着一點，經盧傑這一撞，甸了上來，才失血病倒，二青看着薛寧望着他的眼睛，發呆發忙，那四外的虎嘯狼嚎，風聲鶴淚，樹葉沙沙作響，尤其黑夜間林內的梟鳥，不時的睜開兩隻圓圓貓眼，閃出怕人的稜光，一閃一閃，駭得利害，再比二青胆子大一點的人恐怕也要發憚，尤其旁邊尚有病人，應該怎樣對付他呢，坐在沙上，給薛寧捶捶胸口，眼中落下淚來……。

夜本來很快的可以過去，可是在這種環境中，老是不能天亮，薛寧後來竟渴的兩手亂抓胸前，瞪着兩隻血絲眼睛，二青真不知應該是給他找水去，或是看着他，離開他，又怕有危險，她後悔了，她不該把薛寧劫來，但她實在是愛他，看薛寧越來越不安靜，竟至又抬起身來，又坐下，在他背後的沙子，完全熱的燙手，直直的鬧了有一個時辰，嚇的二青把薛寧抱

在懷中，眼淚崩流連喚代叫，安慰的話不知說了多少，也不知薛寧聽見沒有，慢慢才又倒下似睡不睡的忍着，二青才算安心。

一時一時的過去，東方發白了，樹林的鳥吱吱高叫，飛了出來，可是覺得渾身冷，二青也有些支持不住，緊緊的抱着薛寧，靠在一處，忽然覺得薛寧的熱度有些變了，山裏面的沙子，在浮面上受太陽光的蒸曬，內裏面由地中溫涼吸引，沙子專能吸收毒熱，像皮膚受傷，燙傷等，若爬伏或仰臥在沙土上，能夠使毒不攻入內心，等立起來。沙土滿成乾燥狀態，滾燙炙手，薛寧是奔馳過度，火氣上升，攻入內心，又受慮傑的誤傷，才引起吐血，這一來被飛火燕柴二青誤打誤撞走在沙峪內，睡在沙上，竟由沙上的涼性，把薛寧的熱燒，完全吸盡，心裏一舒服，朦朦朧朧，竟沉沉睡去，柴二青見薛寧也不折騰，睡的很香，他心裏很喜歡，這才如一塊大石落地。

晨起的涼風，在秋天的氣候，穿夾衣服全覺得冷，何況兩人全睡在沙上，陰陽緩氣的時候，地氣往上翻，坐在地下，更覺得襲人，二青不覺的打了個寒噤，忙站起身來，抖抖身上沙土，眼前已經有點冒金星，連着急代難過，又累了好幾天，更沒得安眠，也有些支持不住，跟着又打了一個嚏噴，再往下看見薛寧全身縮在一團，顯見得也是冷的原故，忙伏下身去，有心要把薛寧抱起來，他剛剛睡熟，不好驚動他，不抱起來，又怕他凍着這可真難壞了她

，只好倒在沙上緊緊的摟着他。

在這個時候，就聽兩邊峭壁半山腰中，傳出一陣歌聲，聲音亮而甚細，遠而清晰，就聽見：

姐姐花枝把頭攏

弟弟山根去牧牛

牛啊……牛啊……

看看姐兒頭上的油

香……噴……噴……

我的魂兒丟……

我的魂兒丟……

這牧牛童兒的歌聲，雖然由山腰中傳來，但並不見人，二青四下又望了望，只聽見夾谷的回音，而連個人影兒也沒看見，這時薛寧已醒過來，二青見他一翻身忙過去，把他攙起來坐好，薛寧這時候腦筋很清醒，看看二青，又看看自己，剛要張口說話，歌聲兒又起：

姐兒沒心愁……

姐夫的病兒沒來由

她說他……

另有心愛的姑娘在他的小心頭

早把姐姐丟……

早把姐姐丟……

看看他倆親熱的樣兒

我替姐姐憂……

我替姐姐憂……

歌聲，薛寧同二青全聽見了，這次比上次的聲音又近，薛寧聽見立刻臉的顏色就改了，本來就是青白的臉兒，這一來如同掛一層淺綠色，雙眉立縐在一起，嚙了一聲，雙手一撫胸口，又復要倒下去，二青忙扶着他道：「地下太涼了，可以坐一會，或是站起來走走吧！天也亮了，東方的太陽老爺子也起來啦，咱們該找個鎮店給你看看病，你的心還難受嗎？」

一句句的親熱話兒，灌入薛寧的耳中，使薛寧心中立刻開起戰來，剛剛病倒的身子，焉能支持的住，兩眼發花，坐在沙土上，上身打幌，二青看着情形不對，一把就把薛寧架起來，薛寧靠緊二青，好容易站穩了身軀，睜眼望四外看，隱隱的歌音猶在耳際，薛寧把頭搖搖，低下頭來，看着二青對待他的神氣，真是說不出的難過，二青也摸不清薛寧的態度怎麼回

事，架着他，往前走了幾步，見那匹馬在山脚側立，正在啃草，二青扶着薛寧，慢慢把他攙上馬背，然後她自己又認鎧上去，攙着薛寧，照直往裏走，要走出沙峪，柴二青並不認識路，也不知往前走是對是不對，馬走的很慢，薛寧一言不發，二青也不知道他，是不愛言語還是心裏難過，她倒有時指着兩旁的山路枯草，夏天餘來的秋花，借由的向他談話，薛寧只是鼻中呼聲。

天光已是大亮，太陽仍不見出來，天上滿了浮雲，山中霧氣騰騰，稀稀的排了一層薄幕，山中的怪石，野草上全罩着一層水氣，雖然有些鳥兒在天空飛翔，但看來看去，只是一種燕兒，在高空飄來飄去，顯見得空氣有些濁，這是四川境內的常態啊！

二人一騎在曲曲彎彎的沙峪中，走了有一個多時辰，只聽見馬蹄下發出沙沙的聲音，忽然眼前清晰得多了，二青大喜，知道已經要出口了，高興的不得，向薛寧道：「你看，前面已然看見路口了，我們可有着了落，你現在心裏覺得怎樣，好一點嗎？你怎麼不說話啊？……我對待你，這些日子連你一點心也換不過來嗎？你太忍心了，我太傻了，唉，不管你心裏怎樣，我只有一个你在我的腦子裏，我不信你是這樣的鐵心人，難道你還有談不出的苦衷嗎？……」薛寧仍是不發一言，二青攙着他，抱的更緊，薛寧只覺得二青的雙臂，有些發抖，嚶嚶的泣聲，刺痛了他的心房，薛寧此時比刀挖心還難過，隱隱的兩脇刺痛，心口發悶，想

了又想：自己也不是沒心的人，二青待自己的確不錯，真是愛自己的程度比愛父母有過之而無不及，自己真是鐵心人嗎，唉，我有我的隱痛，我說不出口啊！

薛寧這樣想着，二青心裏也在想着，不多一時好像要出沙峪口，就聽歌音兒隱隱傳出來，聽的越發清楚：

姐兒不信把頭搖

要不搖……………

小心頭上油而往下掉

掉在沒良心兒人的小辮梢

小辮梢上紅線纏

忘了是姐姐親手造

他扔在河裏在水上飄

飄來飄去飄來到

姐兒看見難痛難熬……………

薛寧同二青更聽得明明白白，薛寧的態度，更加煩燥，二青也覺得這歌音來得太希奇，勒着馬，左右細看，在峪口外，渺々忽忽看見一個影子，個兒不高，一幌就過去啦，薛寧也看

見啦，二青在薛寧身後，可沒看見薛寧的神氣是什麼樣子，自己覺着這影子或許是唱歌人的，雙足一磕踵，一催馬，踏踏……趕出口外，眼前一亮，什麼全看得明明白白，三股大道，一片平川，當中一條道，同左面這條道，雙夾間是一條小河，河由中間大道的盡頭穿過，直通過右邊大道，合着右邊大道同中間大道，全有一座木橋，就見一個小童兒，年也在十五六歲，個兒不高，如同小黑炭一般，兩隻小圓眼珠小鈴也似，梳着通天小辮，穿着黃布褲襖，腰裡繫着一條帶子，足有三指多寬，手中一條乾柳枝，坐在橋欄杆上，兩腿甩蕩蕩，口中哼唧唧，面朝着河面，背向着橋，薛寧在馬上也看見了，好像吃了一驚，剛把身子一偏，那意思是要回身同二青說話，可是二青已經催動坐驥，直向中間這股大道走去，那孩子兩腿在動搖，手也不閑着，嘴也不停的唱，可是小聲唱，那手中的柳枝，來回拋着玩，如同馬鞭一樣，打這兒一下，打那兒一下，橋中間是弓形的，馬上橋的時候，無論如何要用力，何況又駝着兩個人，剛到橋中間，馬也要緩口氣的功夫，馬把脖子一揚，正巧那童兒的柳枝甩在馬眼上，立刻馬吃了一驚，馬前腿往上一掀，雙腿立起，唏噓一聲長嘶，那孩子好像吃了一驚，唉唔一聲，撲咚掉在河內，馬把雙脚一落，眼一岔，踏踏踏……跑下橋去，馬上的薛寧直倒在二青懷內，二青雙腿夾緊馬腹，一手摟定薛寧一手拉緊韁繩，剛把手一仰，馬落下來又往前一衝，立刻二人又爬在馬背上，氣的二青罵道：「哪兒來的野孩子」，馬緊往前跑，二人

顛顛沛沛，二青話剛說完，就聽後面小孩子的聲音：「你罵誰，好沒臉的，小妹子，竟敢出口不遜，賠小太爺的褲子」，二青偷眼往後一瞧，好，就見那孩子如飛也似，光着兩隻腳，渾身上下往下滴搭水，跑的飛快，如同箭剛離絃，展眼的功夫，已跑在二青馬後不到一丈，二青單手攬着薛寧，又拉着韁，馬也在狂跑，真沒法奈何這孩子，就見那孩子「咳」了一聲，一提氣，嗖，蹤到馬後，雙手竟把馬尾揪着，馬一着急後腿往起一掀，要踢上這孩子，立刻能踢死，那知這孩子，揪着馬尾，竟來了個「扯大旗」隨風飄起，往上一翻身，竟踏在馬屁股上，雙腿一躬竟蹲下啦，蹲在二青身後，氣得二青，單肘一撤，往後一打，那孩子賊聲不好，單手攢着馬尾，雙腿一順，他屁股竟坐在馬屁股上，雙腿劈開夾着二青的背後，頭往下一仰他到倒下啦，口中仍是哼哼野曲，氣得二青，一勒馬韁口中「吁」的喝着馬，扶着薛寧，自己翻身蹤下，又把薛寧攙下，見薛寧面上一點血色全沒有，面上掛着一層苦色，二青回頭看那孩子，他早已站在地下，手中並沒有撒手柳條，還是笑嘻嘻甩來甩去，笑咪咪發着壞眼中的目光，一閃一閃的望着二青，二青正要發言，就覺着薛寧的身子忽然抖了起來，二青忙扶着他見他的目光只往東南面看，面上顏色特別難看，兩隻眼珠瞪的特別大，二青順着他的目光往前看，見一棵樹下，前面有塊大石，石上坐着一個人，乃是一位千嬌百媚的姑娘。



## 五

千辛萬苦，二青爲了薛寧可以說，碎了芳心，好容易走出山谷，想找個店住下，給薛寧看病，哪知道會又有一個小孩子搗亂說的話不三不四，薛寧時現苦像，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又見他見了一個姑娘竟抖了起來，二青看那姑娘，見他青綢子包頭，鬢角插着一朵白花，面上十分美貌，真是眼如芙蓉，眉如柳葉，並不施脂粉，天生麗質，靠右面還有一個小酒窩，穿着一身青衣鑲白滾邊，足下一雙長筒小蠻鞋，樹旁放着一個長條包袱，也是青色白花邊，臉上似愁猶怨，那薛寧竟支持不住，不能站住，二青此時心裏有些動搖，顛巍巍她的手也有些發抖，那小孩跑過來扶着薛寧，向二青一擠壞眼，把嘴一撇，二青這麼精明的人兒，這時竟不知所措，扶着薛寧，眼瞪的比薛寧的眼還要大，看看坐在那裏的女人，又看看薛寧，再看那小孩，轟的渾身血液滿攻上頭頂，就見那石上坐着的女人慢慢站起來，向這邊走來，走的脚步特別慢，她越走的慢，薛寧越往後退，二青也隨着薛寧往後退，她也不知自己心裏是怎麼一股勁，爲什麼她也隨着薛寧向後退，對面那女子，脚步雖然慢，可是身子抖的快，比薛寧抖的還要利害，顯見着他心裏的血也在沸騰，脚步隨着身子越抖的快，越走不動，可是兩人的距離，越來越近，距離越近，薛寧的態度更來的悽慘，那對面的姑娘的臉上更悲淒的

難看，眼見薛寧已無法再退，那姑娘已來到面前，她竟止不住難受「噯」的哭出一聲，忙又止住，可是眼淚，如同斷線珠子一般，她不願當着二青哭泣，竟扭回身去，但從他背後的顫動，也知她實在是忍受不住了。

飛火燕柴二青，已經明白十分之六七了，她知道剛才那歌音完全是那小黑炭口中唱出來的，他知道對面那女子和那小黑炭有姐弟的關係，更知道那姑娘和薛寧是怎麼回事了，她也知道薛寧，所以顫抖驚嚇的原故，她更明白自己是慘劇的主角了，她想起了一切，想起了自己對薛寧這份痴心，不由得愈想愈難過。雖然手扶着薛寧，可是止不住她的悲傷，撲刷刷淚如雨下，那小黑炭也狄咕着兩隻小銅鈴似的眼睛，瞧着他們三人，薛寧的心裏，分外比她二人更有說不出的苦痛，看看二青，又看看對面那女子的背影，竟也滴下幾滴傷心淚，三人就這樣靜默足有兩杯茶的功夫，末了小黑炭到說話了：「姐姐，你看薛大哥那樣兒挺難過的，那位姐姐哭的淚人兒似的，咱們帮忙那姐姐把薛大哥送到咱二姑那兒，有什麼話再說得啦，我都要哭啦！」

錦豹子薛寧薛永靖，聽小黑炭這幾話，銘感萬分，真是阿彌陀佛，可有啦抬階了，想不到這樣一個小渾孩子會說出這樣話來，不由長嘆一口氣，那小孩子正在拉他姐姐，那姑娘忽聽薛寧嘆口氣，立刻回過身來，也不用絹頭，用袖口，一擦眼淚，杏眼圓睜，怒着說出幾句

話，又代着哀音憤聲：「姓薛的，當初你在我們店中，我們怎麼待你，我父親怎樣反對我，因為你和我的事，一病身亡，我一個孤身女子依靠誰，只有靠你，可是你竟不辭而別拋下我一個人無處投奔，若不是遇見這小弟弟的姑母，恐怕我早已命喪無常，我實指望恨心一死，到陰間活捉你見閻王爺算賬去，多虧熱心的二姑救我的命，我一直苟延殘喘等待有機會，天南地北找着你，把你的心挖出來，看看到底是鐵的是石的，誰知今天老天爺睜眼，讓我看見你的真像，原來你完全是騙我呀，又趕情又有了知心人了，可憐這位將要上當的姐姐，不知什麼時候步我的後塵，我還把你送到我那二姑家裏養病？你死了不過臭塊地，這位姐姐您別笑話我，我實在太傷心，您也不要上他的當，他實在是沒良心的人呀！」

話到此處，竟放聲哭了出來，把個薛寧給說的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的，那飛火燕柴二青更是說不出的難過，他愛薛寧是單方面的，他始終也沒得着薛寧一點垂憐，他以爲薛寧歲數小，有的地方不好意思表示，誰知原來這裏還有這一擋子事，那不怪薛寧反怪自己了，薛寧今天被罵是冤枉了，那位姑娘錯疑了，到現在這地步，自己應該怎麼辦，真有點難死人，捨了薛寧自去，也是實在捨不得，不然就得和那姑娘站在敵對地位，但薛寧是否心在自己，還是在彼，柴二青心裏比他們誰全傷心。

那位姑娘仍抽抽啼啼哭個不止，柴二青雖然仍舊攙着薛寧，但是她有她的心事，心也不

在薛寧和那姑娘身上，只是打算自己怎麼應付目前的環境，那姑娘一邊哭着，一邊向薛寧道：「姓薛的，你說，你說，你說，我怎麼你啦，你怎麼那麼恨心，沒良心，你說，你說……」仍繼續在哭。

薛寧急的大汗珠子往下掉，哆哆嗦嗦，張口結舌，一句話也沒有，正在難解難分的時候，忽然見老遠來了一大一小，那小的就是小黑炭，那人必是所說的二姑，年紀大約有四十上下歲，渾身俐落干淨，長的還是真美，並不像是個普通婦人，一定也有功夫、步履矯捷，風騷已極，遠遠看如同一個大蝴蝶一般。

三人只顧自己，可把那小黑炭忘記了，不用說他拉他姐姐拉不動，他去把這位婦人請來啦，少時那位二姑已來到三人面前，小黑炭一邊跑一邊喊道：

「姐姐，二姑來啦，你可別哭，讓二姑瞧見，我又得挨幾個猴栗子……」他還沒說完，那二姑喊住小黑炭道：

「胡說，你招完了你姐姐，把你姐姐氣哭了，你又在這裏說俏皮話，得啦，大姑娘，都是你兄弟的不是，他有什麼不好，你還怨不過他嗎？」這句話一語雙關，立刻那位姑娘止住哭泣，臉上由黃白而粉紅，而大紅，又羞又臊，扭過身來，幾步躍到那婦人身旁，往那婦人的肩頭一爬，又嗚嗚咽咽哭了起來。

婦人一邊安慰姑娘，一邊拿眼漂薛寧同二青，薛寧被她看的實在有點不好意思，二青到不在乎了，落落大方，手仍在扶着薛寧，向那婦人點點頭道：

「這位長輩，想必您已經知道他是誰啦，您還得看在那位姐姐的面上，先把他安置個休息的地方，他現在身體很虛，昨天傷血，昨夜又在露天歇了一宿，實在支持不住，更且肚中空虛，您能幫個忙嗎？」話說到此處無論如何，二青也是說的傷心話，拋開兒女情事，以薛寧的病爲前題，真難爲這位天地不怕的女英雄，一向沒同人說過軟話，爲了自己心愛的人，吃多大苦，受多大累，滿不在乎，只盼望他能平安，在自己心裏比自己平安還要緊，那婦人聽二青這幾句話，雖然不知二青同薛寧是什麼關係，也猜知一二，忙故意道：

「這位姑娘，您說話怎麼那麼客氣，這還不是我份內的事，他是我們翠薇的小女婿，您能幫這麼大忙，何況我們親戚禮不道的呢，拾兒，還不幫助你姐姐把你姐夫撓到咱們家去，你就知道氣你姐姐，一來就招你姐姐哭，可惜你姐姐待你的苦心」，二青在旁邊聽這幾句話，心裏如同刀扎一般，撲刷刷落下眼淚，忙又忍住悲哀，偷眼看薛寧，見薛寧面上顏色十分難看，兩隻眼睛望着二青，放出乞憐的眼光，含着一包淚水，微微的喘氣，那意思是表白請二青千萬不要發作，看在自己面上，在這種情形之下，二青可算有苦不能說。

小炭黑的名子，由那婦人口中知道是叫拾兒，他得着那婦人的吩咐，跑到那姑娘的身旁

道：

「姐姐，走，還是二姑的話，你纔聽，你看那小子那個樣，那才不管他叫姐夫，你幫我，不幫我，你要不幫助我，我把他一拉，拉到咱們門口，讓咱們鄰居們看看，到那時候，我才管他叫姐夫呢？」

拾兒的話比大人說的還俏皮的多，翠薇把身子一扭，瞪着拾兒道：

「去！別胡說，你再說我勸你！」那二姑笑道：「姑娘，別固執，你得想想，你是誰，別人還肯幫忙，你自己七個八個的不答應，唉！誰讓你是我的乾女兒，我老婆子自己來，拾兒！過來，幫助我同那位姐姐，把你姐夫攙到咱們家去，看你姐姐動彈不動彈，她要真不管，才算鐵了心腸呢！」

說着那婦人三步兩步來到薛寧身旁笑着向二青道：

「您別笑話我這麼沒出息的姑娘，瞧不見姑爺，天天想，瞧見了，她又八百個不願意，您可別理她，您幫忙幫到底，咱們一同把他攙到我家，離這裏並不遠，我必有份人心，讓您過去」說着在左邊架着薛寧，二青一聽，這位二姑的語言話語真利害，地道的老江湖，把自己怔給扔在局外，彷彿是個過路人是，心裏又酸又苦，有心真要抬腿就走，看薛寧病的樣子，真是捨不得就走，不然，這婦人的話，比冷言冷語還難受，遲遲疑疑兩隻眼發直，怔七

的看着前面，心裏盤算應當去是不去。

那婦人何等機伶，十三歲創江湖，同她父親鐵腿王霸走遍南北，什麼沒見過，什麼事沒經驗過，早看出二青的樣子，忙衝拾兒一使眼神，向翠薇一努嘴，拾兒明白幾步跑到翠薇身後，躡手躡足，伸向翠薇腋下一搔，扭身就跑，翠薇嚇了一跳「噫」的一聲轉身就追，拾兒早跑到二姑身旁，藏藏躲躲，二姑止住翠薇，一使眼神又向二青努嘴，翠薇會意，臉上一紅，把嘴一撇，那知他們姐倆這一跑，驚動二青，正幹巧翠薇撇嘴時候，被二青看見，這可真忍不住了，怒火上升，左手正架着薛寧，猛然間一甩，往外搶出一步，她這一甩手，薛寧一歪身，滿身全靠在那二姑身上，正看見二青要發作忙喊道：

「二姐，二姐，我……也走，您備馬，咱們一塊走……」薛寧也是有點生氣，覺着翠薇實在欺人，不給面子，他又不得不給二青臺階，那二姑見勢不好，薛寧又站立不穩，忙道：「姑娘，快來，我可支持不住這麼大小夥子，快點，要摔……」說着也做出沒力的樣子，翠薇見這情形，她知道二姑是假的，但又不能不過去，裝出不願意的神氣，鼓都着嘴走過來，架起薛寧，拾兒也乖，過來拉着二青的手道：

「這位姐姐我姑姑可犯病了，您快點幫助……」說着拉着二青，不容二青說話，拉到薛寧左邊，把二姑換下來，二姑撤回身，拿起翠薇的包裹，拾兒跑過去，代着馬騎上，在前引

路，二青同翠薇全都縐着眉，撇着嘴，誰也不往前走，那二姑看了看他二人又好笑，又好氣，在後面一推薛寧，薛寧往前唧噥噥往前一栽，二青同翠薇不得不攔住他，就在這功夫，就聽有人高聲喊：

「喔：哦……」緊接喊趙子，由林後一閃，一面旗子先伸出林外，跟着十幾輛大車，頭前一匹馬代路，馬上青年人，年紀也就是二十上下，身穿青蓮色褲襖，藍綢子包頭，臉上黑慘慘，濃眉闊目，鼻正口方，兩太陽鼓着，真是雄糾糾，氣昂昂，騎在馬上，分外精神，馬跑的也快一點，剛往林外一轉，正巧拾兒騎馬撒花，兩下裏一衝，塵土飛揚，說時遲，那時快，拾兒的馬已跑到大車前面，被車輪攔着去路，再要勒馬已來不及，那馬本來太累了，跑到車輪前，心裏一慌，前足一拌，一個前失，拾兒可坐不住，往前一栽，眼看滾在青年人馬下，當時就要被踏，那馬前領路之人一驚，再止住馬可也來不及，拾兒骨碌滾下馬來，那青年人忙縱起一勒韁，他的馬前足立起，唏噓……一聲長嘶，拾兒正在馬蹄下，好拾兒，就勁隨着馬往前一蹤，抱着馬脖子，那馬往下一落，拾兒疊腰往起一翻，雙腿飄起正騎在馬脖子上，翻起身來，正同那青年人打個照面，所有那些車夫又驚又喜，不由喝起彩來，這邊二姑同薛寧，二青，翠薇早已吓的魂魄皆飛，二姑趕忙前去，就見車輛全止住了，由林中踏匕匕衝出幾匹馬，一溜塵烟中見頭一位，老邁龍鍾，白髮蒼蒼，頭上戴着馬連坡大草帽，露着白髮髻，



身穿一身古銅色襖，外罩大抖篷，面上黑紫色，滿掛一層灰土，顯見得是遠路風塵，已趕到前面，拾兒同那青年人已下馬，正在糾纏不清，青年人還真沒法子，那老者翻身下馬，二姑已來到這邊，喝止拾兒，那老頭子一眼就看見拾兒，兩隻眼比銅鈴還瞪的大，老臉上現出驚訝顏色，拾兒也是怔怔怵怵，老頭幾步走在拾兒面前，用手拍着拾兒頭頂，臉上現着悽慘的顏色說道：「小孩兒，你的名子叫什麼可以告訴我嗎？」拾兒立刻撲在老頭兒懷裏，二姑在旁邊見那老頭兒的打扮，是個鏢頭的模樣，再細打量那老頭兒，有些眼熟，也有點發怔，可是再也想不起來，又往車前一看，見車上斜插着一支小黃旗，紅火沿，當中一個白光，光中黑絨挖花，上面綉着一個黑判官模樣，金鷄獨立式，手指五支蝙蝠，右手持劍，風吹的這個小旗來回亂飄，飄過翻面，見那面也是一個白緞光，上繡一個大雷字，四圍四個小字「金陵懷遠」二姑看到此處，腦筋一轉，忽然想起這老頭是誰，兩支秀眼圓睜，手攬着拾兒，正要發言，就聽後面一個人跑的飛快，幾個箭步，來在那老頭身旁，哇的哭出聲來，正是二青，老者又是驚訝，忙攬着安慰，問是怎麼回事，那二姑見此情形，把當時那怒氣又升上來，喊道：「姓雷的，二十年前深仇。今天該還你家姑奶奶了罷！」她這一嗓子，那位老鏢師，登登退後好幾步，旁邊那領路的少年也把目光射在這邊，老者更仔細打量這位二姑，見她只穿着鄉間婦人的布衣，足下金蓮過正，挺胸怒目，老鏢師看着也是眼熟，但是自己想，以往

並沒有和誰結果這麼大深仇，這是從那裏說起，再也想不起來這二姑是誰，不由開口問道：「這位大嫂子，在下雷震同您素不相識，這二十來年深仇從何而起，您莫非認錯人啦！」那二姑哈哈一陣苦笑道：「姓雷的，你也不用裝糊塗，你忘了二十年前，山東十里舖的故事嗎？」雷震聽她說出十里舖，豁然明白，立刻老頭子黑紫臉，可就變了青紫了，兩道殘眉往上一立，滿了皺紋的臉立刻全沉下來，向那二姑道：「原來是王大姑娘，好，有志氣，不管以往的事情誰是誰非，既然大姑娘要替父報仇，也罷，我雷震可以成全妳這孝心」，說到此處，噲唧唧由脇下抽出砍山刀，撲的向地下一插，抽身退出十步開外，風吹的刀把，三環亂響，雷震道「大姑娘，就使這柄刀，你砍我姓雷的三刀，砍死我算達到你的報仇的目的，不然，大姑娘，請你今生休想」，王二姑還以為雷震抽刀要同她動手，也退後好幾步，後來見雷震的舉動吩咐，不由從脊椎骨往上冒涼氣，她後悔了，她同雷震比較起來，大有天地之別，雷震創蕩江湖四五十年，素講大仁大義，結交天下賓朋，真如過江之鯽，一桿五蝠闖判旗走遍天下，誰不知金陵懷遠鏢局老鏢頭恨福來遲雷震雷鳴遠，不過事已至此，父仇不可不報，就是雷震項生三頭六臂，也要近自己的孝心，偷眼見雷震站在對面，手撫白髯，動也不動，兩隻老眼閃出威光，看看二姑的動作，後面薛寧也看見是雷震到了，心裏很喜歡，可是渾身一點氣力也沒有，滿靠在翠薇身上，又看見二姑同雷震竟衝突起來，他們倆人離的很遠，也聽不

見說什麼，急的恨不得立刻去解勸，但是翠薇還有些恨薛寧，但又不能撒手不管他，只是扭着臉眼看二姑。

南京金陵懷遠鏢局老鏢師雷震，實在使人欽佩，當初這位二姑乃是走江湖跑馬解爲生的鐵腿王霸之女，嫁給十里舖土豪黃獻淹爲妾，那時懷遠鏢局剛剛創設，雷震十里舖請盟弟袁綱出山，袁綱執意不肯，雷震無法只好另請他人帮忙，這個功夫袁綱被黃獻淹所害，等雷震二次來到，夫婦雙亡，雷震於是同沂州府姚智，武家莊的武翼夜焚黃府，把黃獻淹一家大小殺死報仇，王霸乃黃獻淹的岳丈，陷害袁綱也是王霸等人所爲，王霸竟被火神爺姚智活活燒死，只跑了王二姑，她的名子叫做鳳仙（這段情節，十分屈折，欲明詳情，請閱敵着神彈乾坤手）一去無踪，誰知過了這十年竟狹路相逢，鳳仙要報父仇，先以雷震爲目的，鳳仙也是害袁綱的禍首之一，雷震本來要有相當的法子對待他，可是她一個女子竟能忍了幾十年，爲父報仇的心，仍記在心中，實是使人可佩，所以雷震不管當時的事實孰對孰不對，在可能範圍之內成全她，鳳仙這時可真爲難，想來想去，咬牙擲目，也罷，仇人當前，顧不得自己，嗖一個箭步，縱到刀旁，雙手握刀把，往起一拔，花楞楞三環亂響，把刀往後一背，緊上幾步，要奔雷震，雷震仍然紋絲不動，這時惱了雷震領鏢的少年鏢師和飛火燕柴二青，這兩人還未動，就見那拾兒，幾步縱到鳳仙面前，往地下一跪，攔着鳳仙開口道：「二姑姑，您養我

一年多，我從鎮峽寨跑出來的時候就一向住在您這塊，您待我這們好，我沒的話說，我今年十五，我到鎮峽寨那年，我老師說我才五歲，我可記得我姓雷，今天我見着這老頭，我想起來，他正是我爺爺，現在我給你磕頭，叩拜您一年的恩，和教給我馬上的工夫，然後我要跟着我爺爺，您現在拿刀跟我爺爺拚命，告您說，打仗父子兵，我可要替我爺爺動手，咱們娘倆感情不錯，你可別說我對不起你」，說完了拾兒站起來，往起就跑，抱着雷震兩腿，放聲痛哭，雷震早已老淚縱橫，用手撫着拾兒的頭道：

「十年了，孩兒啊，爺爺對不起你，你一向在那裏，可把我想死，雷家只有你一條後根，真是老天爺睜眼，我一生沒做過一樣損德的事，這也是我的虔心感動老天你……」說着老頭真是又喜又悲，十年前，在白龜場，丟了孫子，老鏢師沒有一天不想，今天又在四川境內爺倆團圓，怎能不高興。

鳳仙見此情形，竟呆在那裏，她忘了拾兒姓雷，她忘了她自己現在的處境，回頭看了看翠薇，看她同薛寧正好一對，不用說將來也拋棄她，夫妻遠走回家，拾兒已經歸了人家，並且這孩子說的話真讓人難受，覺得自己活着太乏味，回想二十年前自己所行的事，現在還要報仇，若不是人家開一線之路，自己焉有命在，越想越不是滋味，眼望着拾兒竟落下淚來，回頭又看了看翠薇，見她扶着薛寧正往前走，唉！自己嘆了一口氣，猛然間，反腕，揮回三

環砍山刀，往項下一勒。

就聽橋頭上「咳」一聲喊嚷，緊跟着，一團黑影，如風掠過，王鳳仙就覺右臂一麻，陰唧唧，鋼刀落地，雷震見鳳仙竟尋短見，要救也來不及，別人離鳳仙還遠，乾瞧着沒法救，忽見黑影一幌，鳳仙鋼刀落地，才見當場站定一人，見這人可以說是怪中之怪，頭上一團毛草臉上滿面油泥，一雙白眼，望上翻着，微有幾根鬚鬚，破灰布短衫，一個褲腿長，一個褲腿短，完全破的成片光着兩條泥腿，一雙草鞋，手中一根長竹竿，張着嘴哈哈的笑，雷震見原來是江湖上的磨菇頭兒，誰遇見誰倒霉的假瞎子吳凱吳明輔，他一露面，必還有一位，這二人是形影不離，果然橋頭站定一人，正是太湖雪堰橋的楊奎，書中暗表，楊奎是本書中的一位隱俠，關於他的事蹟很多，雷震看鳳仙已然坐在地上放聲痛哭。

翠薇姑娘和薛寧，二青，在一旁解勸，吳凱一邊笑着一邊說：

「二姑娘，你還是這麼個毛脾氣，若不是大叔來的快，說不定早到枉死城了罷。」

「歇着吧，瞎忙子，誰要你管這閑事，說話全損德，留神你的瞎眼全成窟窿了」竟破啼爲笑，二姑一邊說，一邊站起來，走到雷震面前，蹲身萬福，然後站起身來道：

「老人家，得啦，您寬宏大量，千萬別記着我個女人家，我情願拜在老人家面前……」她話剛說此處，就聽身旁一聲斷喝：

「胡說！伯父，我實在忍不住了！」

那領鏢車的青衣少年，滿眼含淚，威稜稜的目光，咬着牙吱吱的響，黑臉上成了紫茄色，渾身顫抖，一個箭步，縱身道：

「姓黃的！認得袁綱之子嗎？二十載仇恨應在此地了！」話到人到，飛起一脚，嘆，把鳳仙踢出數丈開外，正中胸窩，在地上來回翻滾，青年人趕過前去，一腳踏着鳳仙，咬牙切齒道：

「二十年前，若不是你這賊婆，我生身父母焉能喪命，爹娘啊！武英大哥！孩兒，完了心願」，伸手一掌擊下去，就聽後面，嗖，青衣少年，聽見耳後生風，知道不好，往外一蹶鳳仙，斜身一縮，讓過暗器，鯉魚打挺，嗖，拔起身來，剛扭身，緊接着又是嗖，嗖，少年更不遲慢，疊身小翻，斜身一縱，兩顆棗核鏢穿空而過，青年人站穩身形，嗖，抽出兵刃，瞪圓雙目，見來人正是那翠薇姑娘，杏眼圓睜，眼含淚珠，站在鳳仙身旁，少年人現在已然急紅了眼，不管是誰，往前就撲，就見吳凱已在中間攔着二人，二青也攔着翠薇，地下倒着兩個人，一個是薛寧，一個是鳳仙，鳳仙已是由口中冒出血沫。拾兒跑到鳳仙身旁，放聲大哭，一邊哭，一邊喊二姑二姑，雷震在鏢車旁，也落下了老淚，他不是哭鳳仙，他是想起二十年前被人傷害的盟弟袁綱夫婦。

鳳仙年青時由跑馬解而成了十里舖黃獻淹的如夫人，黃獻淹在柳林坡看見袁綱的妻子美貌過人，才施毒計把袁綱夫婦引誘進了他家，邀出綠林人，鳳仙他父親鐵腿王霸，一夥人把袁綱毒害，搶去袁綱妻子和不到一月的孩兒，袁綱妻子不遂，碰壁身亡，由袁綱岳家的忠僕武英夫婦救出小孩和袁妻的屍體，這一往一切計策完全是鳳仙的計劃，武英後來也被鳳仙毒鏢打死，當時過程，悲慘已極，雷震抱走小孩，和袁綱臨死時的遺言，這小孩就是現在的青衣少年，袁綱的親生子，由雷震撫養成人，名叫袁遇奇，得着廣西鎮峽寨老劍客的真傳，前在銀兒嶺，生劈鏢打袁綱的僧人濟川，現在又遇見逼死母親的仇人，焉能放過，先還忍得住，看雷震怎麼辦法，後見雷震有些心軟，袁遇奇真不能再等了，才下狠手。

鳳仙王二姑，聽見是袁綱的後輩，就是一驚，而遇奇的腿來的太快，一怔的功夫，正被踢中胸窩，這一脚足有二百斤的分量，焉能受得了，就是遇奇不致他死命，恐怕也難以痊愈。翠薇姑娘並不知以前的事情，當然焉能容過去，非跟遇奇拚命不可，別人也不明瞭其中情形，覺得袁遇奇太狠了，知道這事的只有兩人，一個是老鏢師雷震，一個是吳凱，吳凱見袁遇奇替雙親復仇，當然可敬，不過也覺太過了，因為二姑已然反悔以往的錯誤，冤家宜解不宜結，這一來，仇更深了。

吳凱把翠薇和遇奇攔住道：

「老頭，你還不過來，你再不出聲，我瞎子可急了」。

雷震忍住淚，走過來喝止袁遇奇，袁遇奇見雷震攔阻他，不敢違背，急氣交加，跪在地上，朝天大哭，雷震向翠薇道：

「姑娘，不要誤會了，這是冤冤相報，您還不明白其中的原故，您跟我來，一邊走一邊說，來到鳳仙王二姑的身旁，見鳳仙兩眼往上翻，氣促得利害，知道是無望了。翠薇也急得跪在地下望着鳳仙哭，二青也看着難受，有心要過去勸勸翠薇，一眼看見薛寧坐在地上，雙手撫着胸口，臉上現出很難過的樣子，旁邊只有一個趨子手，剛把他從地上架起來，二青心裏一陣難受，忙跑過去，用肩頭抗着薛寧，後手攙着他，扶着慢慢走向鏢車，走到鏢車前，另一人站在薛寧的面前，薛寧看見，才算落下心去，同時也落下淚來，那人正是金叉楊奎楊明九，他的醜臉上掛着憂容，皺着眉，薛寧想跪下行禮，楊奎雙手攙住道：

「賢姪，苦了你」說着又向二青道：

「也苦了你！」

二青淚又落下來，楊奎幫助二青把薛寧攙到一輛車上，他們後面總有一輛空車，楊奎道：「二姪女，你去勸勸那位姑娘，薛寧有我照管着」。

這時只見地下躺着的王二姑，她身受重傷，氣促的利害，上氣不接下氣的向雷震雷明



遠說道：「老人家，這也是我的限期到了，想不到我二十年改過前非，一時的奮氣，但也是我一點孝心，竟而冤報冤，仇報仇，冤有頭，債有主，不怨別人，只怨我自己，姑娘，你不知二十年前的事，老人家，她和薛寧正是一對，老人家千萬成全了他們，我也只有這點盼望，將來他們在我墳前行個雙禮，也不枉我愛惜她一陣子，拾兒……」說到此處，一陣乾咳，由嘴中冒出一股鮮血，兩眼一翻，竟爾斃命，可嘆鳳仙二十年前造下冤孽，經廿年的修養改過前非，還是逃不出對頭手下，冤冤相報，真是可怕，雖然，這不過是一部小說，但按實際上說，人不可無故造孽，她要不害袁綱夫婦，她也沒有今天，也絕不能死在袁遇奇脚下，報應循環，可怕。

## 六

鳳仙死後，翠薇放聲痛哭，拾兒也跳着脚哭喊，二青也是一陣悽慘，雷震看見鳳仙身亡，老頭兒長嘆一口氣道：

「唉，怨我，遇奇，你報父母冤仇，我不怪你，你爲死去的父母盡孝，但不該下此狠手，要知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她已經省悟改過前非，你不問青紅皂白，傷了她的性命，天下賓朋聞知，必然笑我，唉！也罷，你在鳳仙屍前行個大禮，算是告罪，不然，就此分別，你我永不見面」說着，聲色俱厲。

翠薇哭着，心裏就打算盤，絕對替二姑報仇，後聽雷震說出這幾句話，心裏還有點順氣，止住哭聲，聽遇奇怎樣答覆。

遇奇也是個年青小夥子，又混又衝，這小子的事蹟，當初在白龜場巧捧二猛，銀兒嶺生劈濟川，洪澤湖獻藝天下英雄知名，這次走四川的鏢，算是舊地重遊，可巧遇上殺親仇人，焉能放得過，他這一來，震雷受不住，金叉楊明九，同假瞎子吳朋輔也在旁邊，全覺得遇奇有點過火，再者吳明輔同王鳳仙的父親王霸也是有過好，很願意能夠和解，誰想遇奇太狠了，兩人一個服侍薛寧，一個一聲不語，看雷震怎樣了結這件公案，遇奇見雷震變臉哭着跪在

地上道：

「伯父，殺父母的仇人，就在目前，我要輕輕放過，對不住我死去的雙親，她今天的死正是了結我的心願，爲什麼還責備我，要我給他磕頭，豈不被英雄恥笑，伯父！雖然我過於魯莽，但也情有可原啊！」說着痛哭不已。

翠薇一聽，這小子還這麼硬氣，他報父母之仇，我就不能報仇了嗎，雖然我不是二姑親生所養，但一年來的感情，我不能看着仇人離去，暗回手把棗核鏢掬在手中，然後又問問兵刃，棗核鏢大小比真棗核大兩倍，兩頭尖鏢尖中間有孔，裏面放有毒藥，這種毒藥還是鳳仙所傳當初袁綱中的毒藥，裏面就是這種藥，打上十二個時辰準死，見血三個時辰立亡，利害無比。

雷震見袁遇奇說出這幾句話，也有情理，不過總覺着對不起死去的鳳仙，用手捻着鬚鬚道：「遇奇，我的話，你敢不聽？」

遇奇沒見過雷震跟他這樣，想是動了真氣，心有萬分委曲，把牙一咬，跪在地上喊道：「爹娘！我仇是報了，要在仇人屍前行個禮，這可有些對不起二位老人家，但……」說到此處，猛然站起身來，屈腿就跪，跪到鳳仙屍前，瞪着鳳仙，滿面成了紫色，粗筋暴露，撲咚，跪在地下，磕了一個頭，站起身形，剛要回身，就聽拾兒喊道：

「咳！留神……」言還未盡，遇奇翻身一矮身形，嗖，一顆流星，從頂門飛過，跟着，遇奇縱身一躍，橫身臥打，翠薇姑娘二顆棗核鏢尙未出手，正被遇奇踢在腿踝骨，因為翠薇見遇奇過來，他的暗器早已備好，可是百忙中遇奇撲到鳳仙屍前，偷眼看見，磕完頭回身時，右腳在前，左腳在後，半偏臉，拾兒喊留神，翠薇鏢已出手，遇奇抹頭翻身，一哈腰，讓過鏢，脚下是左腳在前，右腳在後，橫身倒座左腳跟一轉，右腳踢出，其快無比，名為「臥雲腿」，翠薇猝不及防，她本來是半跪半蹲，打遇奇，她一長身，雙腳全蹲着半躬着腿，正被遇奇踢在腳踝骨，痛的撲咚坐在地下，跟着，一提氣，蹤到鳳仙屍體那邊咬着牙，忍着痛，遇奇早擋了過去，二人正要拚命，拾兒跑過來攔着翠薇，吳凱過來馬杆一順：

「小夥子，夠瞧的啦，男子漢大丈夫，真要動手，佔了上峯，算得了什麼英雄，贏不了豈不丟了大醜，你看你伯父已經動了真氣」。

拾兒回身拉着翠薇，翠薇腳踝骨疼的如同針扎一樣，眼淚痛流，手撫着腳骨，這時的翠薇真正傷心到家，薛寧被人家劫去，二姑被人打死，拾兒被人家認去，自己投向那方，拾兒一扶她，她抱着拾兒，乾姊妹倆竟全哭起來。

二青不願過去勸遇奇，他覺得遇奇這人太狠了，她可憐二姑的死，更可憐翠薇的身世，他更覺得薛寧更算可戀，自己就在人家後頭，覺着自己比翠薇還可憐，慢慢走到翠薇身旁，

蹲下撫着翠薇肩頭道：

「翠薇姐姐，我有五覺丹，先找個僻靜的地方，敷上點藥，活血舒筋的，拾兒弟弟，你幫助我攙着你姐姐，先不必過於難過，以後有什麼事再說」，一回頭，見有幾個趨子手在刨坑兒，想是爲埋二姑的，翠薇聽二青勸他，覺着二青真是個好人，自己又委曲着抽抽啼啼，更見刨坑，又哭了起來。

南京金陵懷遠鏢局恨福來遲老雷震，看見翠薇和遇奇的情形，知道有了結怨，再看遇奇還在怒氣沖沖，站在吳凱旁邊，一聲不語，瞪着眼還望着二姑的屍體運氣，猛然間，見遇奇，扭身就跑。

一怔的功夫，遇奇蹤在自己馬上，雙踵一磕馬腹，踏踏踏……馬一撒花，朝正北跑去，來個不辭而別，雷震撼了一聲啊呀！一揮手，快馬張文巧上馬就追，假瞎子吳凱一個箭步，攔着張文巧喊道：

「雷老頭，追也無用，不追也罷，這小子不讓他碰點硬釘子，他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還是先了結目前的事情爲是，那小子交給我啦」說着假瞎子向金叉楊奎喊道：

「師弟，此行的目地請你轉達老鏢頭，咱們北京城見」。吳凱談到此處馬杆一墊地，攸攸，幾蹤身形，影兒無踪。

大家幫助把王鳳仙葬埋已畢，雷震叫拾兒給二姑墳上撒點土，磕頭報答他一年多養育之恩，翠薇姑娘哭的如同淚人兒一般，二青勸着他，同時更拿薛寧打動她的心，二姑的一生也就了在此地，袁綱夫婦一件公案卽此了結，仇報仇，冤報冤。

錦豹子薛寧經過楊明九以氣功按摩，精神煥發，又搭着素常底子很好，雖然練武人好傷血，但擎着，與病血相差甚遠，若擎着了，血不吐出，存在心內，將來還不好辦，二青是有盤算的，她覺得她不能看着薛寧就這樣被人家奪去，而且翠薇同薛寧的前因也沒得真像，所以他非要有個水落石出，翠薇呢，腦筋裏薛寧的印，像比二姑當然深，同時二姑的死，也佔了他的一半的心，又悲又苦，悲的是惟一的近人，竟死於非命，自己的愛人，現在又明擺着是一個情敵，在這種環境內又怎樣對付，自己愈想愈熬，暗想自己的方針。

一行人，快馬張文巧頭前開路，楊奎看着薛寧，拾兒跟隨在薛寧的車內服侍，二青同翠薇並轡跟在車後，老鏢師雷震押車，直奔懷寧而去，一路上，翠薇只在暗泣，雷震也是咳嗽，楊奎同薛寧也是不高興，尤其薛寧心裏徬徨無措。

金叉楊奎楊明九，同吳凱吳明輔是師兄弟，吳凱是楊奎先父楊六爺的門徒，可是楊奎的技能，全得於展翅摩雲鵬蕭博雲傳授，雖然楊吳二人是師兄弟，實際二人並不同傳，楊六爺還真沒收第二個弟子，只是吳凱這一個活寶，就由這個活寶給楊六爺爭了個挺大名聲，

當薛寧拜別白翔自山西往南走，猶着黃包袱闖蕩江湖，在太湖邊雪堰橋豆腐店遇見楊奎，楊奎隱居於此地，薛寧落在大鐘寺，得着月靜，法源和尚二弟子的指引誤走竹林，雙方交手，兵器響亮，驚動楊奎嚇走群僧，救了薛寧，在豆腐店盤桓多日，得着楊奎不少秘訣，楊奎也特別愛惜薛寧，更知道他是禿鷹白翔的師弟，當然有一番看顧，楊奎對於醫學很有研究，要怎麼文武雙全才夠得上隱俠的資格呢，這次在雙橋鎮遇見薛寧也是有緣，當然又是楊奎照料薛寧，在車上，薛寧把翠薇和二青的瑣事，全跟楊奎說啦。

二青一邊走一邊自己思忖，雷震是往懷寧的鏢，自己本來沒有目的，只有守住薛寧，薛寧又病了，還真跟着到懷寧是怎麼着，翠薇同二青也是同一心理，她想自己到底是做什麼的，真跟着人家一同走，自己也太無味，那薛寧看樣子同自己又顯着生疎，愈想心愈窄，傷心已達極點，抽冷子撥轉馬頭，直奔薛寧那輛車，一拍車蓬道：

「只有你對不起我，我絕對，對得起你，永靖再見吧！」催馬往來路回去，二青大吃一驚，撥馬就追，拾兒在車裏就喊，薛寧早已聽見，叫道「唉呀」一蹣車簾，往下一竄，那知心又慌，體又軟，站脚不住，骨碌碌滾在路旁，雷震正在後面，容不得薛寧再站起來，縱下馬來，一個箭步，抄起薛寧，見薛寧已是淚如雨下，二青已趕去十數丈遠，聽見後面薛寧的喊聲，再回頭薛寧已跌倒在地，慌的二青，又撥回馬頭，趕回來，老遠就下馬，跑了過來，

見雷震扶着薛寧，二青忙又架住他，心裏也是難過，金叉楊明九又隨着過來看了看薛寧，又看看二青嘆了一口氣，搖搖頭，幫助二青把薛寧又扶上車去，二青是忍住哭聲道：

「永靖，我對你這片心，一向也沒換出過你一句話，當着伯父叔父們，也不是我們女人家臉大，按情理說你也應該替人家想想，自從你到了江南，沒有我柴二青，恐怕你再有三個腦袋也全搬了家啦，直到你携着那什麼破寶貝到四川，我又怕你中途遇着仇家，我又同我叔父緊隨着你，果然不出我所料，遇見焦允，若不虧我，你焉有命在，把你救走，扶侍你，安慰你，可以說我的心已累盡，二年多，也沒換出你一個笑臉，你準是鐵心人嗎？你想想你自己以往對我的舉動，誰看不出來，而現在你竟爲不顧你自己的身體病態，你是不是害人，唉！事已至今我沒話可說，我只怨我自己，我以後也不再累斃你，反正我絕對，對得起你」，說到此處，忍不住落淚，回頭又向雷震道：

「伯父，姪女告辭了，假若你在中途遇見我叔父，您說我回柴家堡啦」說着連看也不再，轉身上馬，往東走去。

雷震同楊奎是知道這位姑娘的脾氣，誰說什麼也不聽，聽她說的，爲薛寧可算是一百一，她要走也不敢攔，連他叔父也管不了他，竟自任他走去。

薛寧半跪着身軀，把頭伸出車外，舉着手喊：



「二姐，二姐……」聲音已然暗啞，眼淚順着臉往下滴搭，二青雖然走出很遠，但薛寧的呼喚聲，他也未嘗聽不見，心裏比薛寧還難過，傷心到極點，賭氣爬在馬鞍上，嗚咽起來，頭再也不回，信馬由韁，往東走去，薛寧倒在車內，雙手蒙着臉，隱泣不止。

拾兒也直哭，但是他見薛寧哭，他倒止住啦。

金叉楊奎同雷震並轡而行，一邊走，一邊輕輕聲悄語，把由河南趕來同明輔遇見的事一說，雷震聽的臉上變顏變色，渾身發抖，老鏢師一生沒有發過怒，這次聽楊奎說的這件事，不啻鋼刀刺心，然後思忖了一會兒，嘆口氣道：

「明九，這早在我意料之中，但是我想現在還不致於，誰知竟這麼早就發現，咳！想不到我雷震今年七十有一會遇見這樣事情，想是老景不常，」楊奎把雌雄睛一迷伸出兩手指，然後又翻過手來，握拳一幌道：

「大伯，怎麼樣，只要有他們弟兄和這老爺三個，大伯可以暫時放心了吧！」雷震一聽和見楊奎的手勢，精神爲之一震，臉上才放下愁容，向楊奎一抱拳道：

「賢姪，沒別的說的，這件事全拜託你，有了你我才能心安，自己爺們我不說別的，等我回來爺幾個再合計，現在還得請你辛苦一趟，虎邱弟兄是有着落，那蕭家爺三個怎麼辦呢？」楊奎也想了想，忽然想起，有了，向雷震道：

「有個所在，大約可以見着，海州吳村，吳村正那裏，大伯你想起來沒有？」雷震想了許，久搖搖頭道：

「明九，我全仗着你，來維持我懷遠同海宴兩家的局面，你看着辦吧！」楊奎點頭，往前了望道：

「薛寧的病，恐怕不輕，不若我先把他送到柴家堡，柴家二奶奶特別愛惜他，恐怕也不會錯待他，您看怎麼樣？」雷震大喜過望，因為關着白翔的面子，這孩子的脾氣又牛性，只怕是個累贅，這樣也好，再者二青和薛寧兩小的事，朋友沒有不知道的，及早成全了他們吧！」遂向楊奎道：

「那麼又累了你」，楊奎只笑了笑，趕到薛寧的車前，見拾兒倚在車角打磕睡，薛寧爬在旁邊也睡着了，眼淚還掛在眼角，用手輕輕搖搖拾兒，拾兒醒來，楊奎在他耳邊說幾句話，拾兒搖搖頭，反往裏坐了坐，楊奎沒了主意，又回雷震身旁道：

「拾兒不答應，他也願意一同去」楊奎說着笑了笑，又接着道：「這孩子倒是挺有趣！……」雷震忽然想起道：

「如此，賢姪，你可憐這個無父苦孩兒，你收下吧，你也應該開開山門，這孩子也不是不可造就，也省了我的心」楊奎見雷震說時，甚為悽慘誠懇，微微點頭道：

「那麼，我替死去的大弟盡盡孝心吧，不過等我把薛寧送到柴家堡以後，我到金陵去接他，你看如何，」雷震把拾兒喚下來道：

「拾兒，失蹤了五年多，現在你又回來，總算一喜，我現在讓你拜在你楊伯伯門下，承繼他的衣鉢，可是你要知道咱們雷家的門風，你只要得着楊伯伯十成的一成，你算是現在一把好手，不然……」雷震的話還沒說完，拾兒爬在地下就磕頭，衝頭着楊奎三跪九叩，站起身來道：

「楊伯……不，師傅，您聽我爺爺說了沒有，爺爺你放心，只要楊……我師傅把掏心窩子的絕活拿出來，準保不能給咱們雷家獻眼，您放心吧，可是師傅你可想着接我來」楊奎笑了，車把式喔唷一聲走去。

楊奎也是和薛寧對勁，自己討了這麼個差事，誰想到此番離去，竟至再也不能和諸賓朋見面，竟把一條命喪在四川雙橋不遠的鎖子頭，這才引起槐林二義反劫車，大報仇，錦豹子三探七霞嶺，北沙灘雙猛漢生砸活無常，幾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金鶯子尹翠薇，單騎孤影，無目地的順着田裏的小道，慢慢往北走，一邊走一邊腦筋裏想，他想到前年年底，她同她父親熱熱烘烘的採置年菜，想到她父親的慈容，她想到她父親從外面推進一個年青的小夥子，她想到在他病中、自己用他的柔情，她想到她自己，情不自禁

的，投入他的懷裏，他拒絕了她，發了誓，兩人暗訂私盟，怎麼她父親不滿薛寧，怎麼薛寧告辭，兩人離別的親愛景況，被父親撞遇，薛寧逃走，而父親竟因氣一病不起，自己爲找薛寧流落在外，病體纏身，雙橋鎮自縊，遇見了二姑相救，想來想去，想到剛才的情景，腦筋充滿了鳳仙死時的慘況，恨薛寧，恨姓袁的，恨……眼淚始終也沒有乾，眼前冒出金星，頭發暈，腳骨如針扎似的疼，自己怨自己的命運，信馬由韁，傷心人偏遇傷心事，天氣已然傍晚，一天沒有吃任何食物，並不覺得餓，毫無目地的，走進一個小鎮，已是萬家燈火，鎮裏面靜悄悄，鷄犬無聲，腳骨疼的特別利害，正巧還是右腳，上馬時是個急勁，現在也腫起來，下來可就麻煩了，自己又想，到什麼地方去呢，越想越焦心，鄉下的燈光又暗，一心的火，可就暈了，恍恍惚忽前而好像一個黑影，矮矮的，斜刺裏竄來，馬一驚，把前腿一揚，一聲長嘶，整個把翠薇掀下馬來，頭一陣暈，腳骨奇疼，翠薇倒在地上人事不知，暈了過去。

也不知經過多少時候，秋夜的涼風，吹在身上，徹骨奇寒，醒來，已是初更打過，翠薇睜眼四下一望，仍是靜悄悄，燈光已無，滿天星斗被烏雲遮住，間或露出一兩個真面目，也當不了真的光明，翠薇就覺着渾身就如同火燒一般，忽然又覺腳骨麻木，並不知疼，路上一無人跡，遠遠也許有一兩聲傳析之聲，那知用手摸到傷骨，已然腫起，如同小酒杯大小隆起一寸來高，因爲有腳布的阻礙，血液不週，故此才麻木，爽性坐起來，渾身骨節鬆極了，如

同散了似的，一點力氣也沒有，頭上帕巾也掉下來，髻髮蓬鬆，身上滿了泥土，狼狽已極，難得倒在地下半個時辰，會沒有人看見，也不知此地叫做什麼名稱，努力慢慢站了起來，那隻壞腳踏在地上，毫無知覺，留神自己的馬，已然不知去向，強使力往前走，恍惚搖搖，真是難以移動半步，這時的翠薇，可算狼狽不堪，剛走了沒有幾步，就聽遠處有人語聲，忙單足跳了幾步，閃在一旁，就見是由對面走來二人，一個身量高的，一個矮子，說話全是北方山東口音，離着太遠，也聽不見說的是什麼，見那二人並不向自己這邊走來，走在半途，忽然不見，涼風襲人，不禁渾身竟打哆嗦，花枝似的美人兒，現在已成蓬頭女婢了，慢慢順着牆跟，用手扶着牆，一步一步挪動。

一陣馬蹄響，踏……快如疾風，等不到翠薇回頭，已然衝了過去，三匹馬，一幌兒，並沒看清，是男是女，只看見最後一匹馬上的騎士，白銀色風篋，隨風飄起，十分扎眼，翠薇也沒注意，只覺得黑夜之間竟有穿白衣之人。

三個騎馬的人，到了前面那先前那兩個人不見的地方，三人下馬，連馬代人全進到裏面，翠薇看着這三人以及前兩個人全有點不照，不知是那類人物，大約許是吃黑飯的，自己又是一個女兒，身受重傷，在這環境內，危險得利害，八成這個村子必不是好人，走了有幾十步，一座小廟，已然頹廢，破壞不堪，慢慢走到裏面，脚可疼起來了，渾身驟冷驟熱，自知不好，忍着疼，找着個背風的地方，坐在地上，黑暗暗也看不清有什麼佛像，頭上一陣發暈，爬在殿前的門坎上，昏昏沉沉，似睡不睡脚骨又痛起來，迷糊着兩眼，一陣冷風，吹得她毛骨悚然猛睜開眼，見身旁站立一人，嚇得一驚，往起一站，脚一痛，撲咚又坐下去，見那人並不言語，蹲下身來，靠着她的身旁，薇翠睜着兩眼，驚駭萬分，那人口中輕輕道：

「姑娘，別怕，我是吳凱，你爬在我的肩頭，趕緊脫離此處，這是險地，有什麼話出去再說」。

翠薇這才略放下心，又仔細一看，最注目的是那兩白眼珠，一頭亂髮，心裏才放心，自己實在走不動，沒法子，吳凱攙她起來，半措半架，爬在吳凱背上那人藉穩了她，緊步走出廟外，那人跑的甚快，走出街外，一個轉角的地方，一座黑色小門，那人輕輕敲了幾下，門開了，又輕輕關上，裏面靠北房的門前，站立兩人一高一矮，輕輕道：

「怎麼樣」吳凱道：「還好，腳上傷了，只是出氣不勻，八成許受了寒了，姑娘，扶着了」說着進入房內，屋裏也站立二人，翠薇借着燈光一看，見那二人，全是笑嘻嘻，滿臉含着癡笑，一個面色煞白發青，重眉毛，大眼，頭上脚下，全是青色衣服，那一個黃面皮，細目粗眉，含笑臉上，起了多少條皺紋，穿着紫色中衣紫襖，青色腰帶，懸着鏢囊，翠薇看罷，大吃一驚。

原來認識，白臉正是吳天大王蔡國亮的親姪兒，尋江海馬蔡沛蔡君澤，那穿紫衣服的是花皮蛇柳翼，都是當初莫愁島的小輩弟兄，是當初翠薇的父親尹一川在莫愁島時管理之下的小頭目，素來就品行不端，後來尹一川離開莫愁島後，在雙橋鎮開店，這兩人還都拜望過，那時蔡沛已經回到金駝嶺他叔父蔡國亮那兒，做現成的少把子，就上看上翠薇了，不過尹一川只此一女，而且已經脫離了綠林道，並且蔡沛的爲人他也知道，當蔡沛露出口風要提親的當兒，就被尹一川封門，怔說姑娘有了婆婆家了，當時蔡沛就很不願意，但看尹一川老頭子的勁兒，

是沒法再說，自那次以後，他就惦念着，金駝嶺事敗，蔡沛逃出來以後，就和他叔叔蔡國亮投奔連環堡象奇都那裏，也是蔡沛行爲不正，象奇都看不上眼，不管他是不是蔡國亮的姪兒，怔給闖出連環堡，於是他和他的狐朋狗黨翠花蛇柳翼，铁塔常思猛，單斧張耀，四人就浪跡江湖，他沒有一天忘了尹翠薇，這天四人又來在雙橋鎮正趕上薛寧和柴二青也來到了，本來二青也是蔡沛個人目標之一，焦允劫薛寧還是他吃醋撒的帖子，現在看見他二人狼狽的情形就想動手，後來又見了尹翠薇，一看當時的情形，蔡沛可氣死了，趕情尹翠薇也是愛薛寧的，這一下反倒大喜過望，最少薛寧是個病人，四人可以有兩人對付二青，二人搶翠薇，小孩不必管他，四人就暗地隱身，計劃怎樣動手，這時又來個王鳳仙，王鳳仙，他們也認識，當初蔡沛曾幫助王霸王鳳仙在十里舖害死袁綱，這一來蔡沛又變了主意，打算由王鳳仙身上入手，剛要露面，就聽喊鬪子，來的正是鎮遠鏢局的雷震，這一下子四人就暈了，誰也不敢出頭，以及鳳仙被袁遇奇踢死等等情形，這四人都窺看的清清楚楚，後來一切事情完畢，雷震一行人等走下去，這四個小子老遠就跟着，好在他們並未騎馬，又十二分的小心，幸未被發覺，等到尹翠薇獨騎氣走，四人大喜過望，跟着轉了目標直墜尹翠薇，跟着跟着天氣暗了下來，蔡沛和柳翼因爲認識翠薇，怕被認了出來，反而誤事，就由常思猛和張耀兩人釘着，他二人就回到店中，又在店中巧遇泥腿子張和庭，蔡沛就把翠薇姑娘的事一說。



鐵塔常思猛和單斧張耀看見翠薇姑娘進入小廟以後，忙到店中報信，剛一進門就見綠林道的磨菇，誰遇見誰倒霉的吳凱吳明輔在一旁坐着，兩隻白眼珠翻上翻下，常思猛同張耀登登登退後數步，摸着門口，轉身要跑，就聽吳凱哈哈大笑，同時屋中柳翼同蔡沛也大笑拍手出來，蔡沛道：

「二位老哥，還不給張和庭哥見禮」常思猛老高的個子，忙頭忙腦道：

「原來是他呀，好小子把我們倆冤苦啦」，說着走上前去，抄起張和庭的馬杆道：

「泥腿子，這根竿子從那來的，幹麼這樣裝扮，你小子也打算美美，先照顧你一下子吧！」說着輪動馬竿照張和庭頭頂就打，張和庭縱身一躍，閃在一旁，蔡沛早已趕過來攔着說道：

「常爺這可不怨張大弟，你說，他扮的像不像？」常思猛同張耀也不禁啾啾笑出聲兒來道：

「得啦，要不像我們倆能夠在老哥幾個面前，洩這麼大氣，算啦，說正格的，翠薇姑娘已經……怎樣辦？」

蔡沛聽見他二人的語氣，反到不生氣，嘻嘻笑道：

「二位老兄，皆因尹家妹子失蹤，才有張和庭，假扮吳凱，二位老兄……」蔡沛輕輕說

出幾句話

常思猛同張耀還有柳翼，扮吳凱的泥腿子張和庭全點頭答應

常思猛同張耀尋風，張和庭戰兢兢在小廟左右察看，後來竟在廟內找着翠薇的踪跡，趁着翠薇睡眠朦朧的時候，竟騙進店中，

翠薇姑娘，在燈光下看出蔡沛，陡然一驚，杏眼圓睜道：

「蔡大哥這是什麼意思，吳老前輩慫……」緊接着「唉呀」一聲暈了過去，連急代疼，氣忿交加，又搭着心裏有火，睡在地下，受了秋風夜襲，竟人事不醒。

經過了不知多少時候，翠薇醒來，見屋中豆油燈如星光一般，閃閃發亮，已是餘燼未滅，屋中靜悄悄無聲無嗅，自己覺着渾身骨節酸疼，腳骨傷的所在，又覺麻木，身上蓋着一層薄被，頭上發暈用手摸摸自己的臉，滾燙發燒，眼中迷迷糊糊看下脚彷彿有人在睡覺，仔細看，果然正是蔡沛，和衣臥在炕角。

翠薇驚的掀開被子，轉身要下來，但是渾身無力，兩眼往外冒金星，又仰身躺下，蔡沛仍是睡着未醒，翠薇沉沉的頭腦中，一幕幕，雙橋鎮的當時情節，湧上心頭，又感覺自己的環境受着宵小的威脅，心中一陣發酸，不由落下淚來，知道此時的處境，十分危險，蔡沛不懷好意，已非一日，今日羊入虎口，自己又身受重傷，染上病症，一身絕藝，無法施展愈想

愈心窄，竟哭出聲來。

尋江海馬蔡沛，此處不能失爲君子，早被翠薇的哭聲驚醒，做的站起來，看見翠薇在哭，忙道：

「妹妹，是想老伯了嗎？還是身上覺着不舒服，唉……大妹，話要跟你說，我絕對不能存在心裏，我自從一見您，沒有一天忘了您，固然您對我，沒有一絲憐念，可是我並不灰心始終如一，您同薛寧愛好，我恨不得找個地方死去，難道說我蔡沛就無一處可取嗎？我爲大妹子，寢食無味，終日東遊西蕩……」

剛說到此處，翠薇忍無可忍，咬着牙徧身坐起，用手往後一攏散下來的鬢髮，喝道：

「蔡沛，我敬你，是同我父有關係，你別錯會了意，你對姑娘不懷好意，我也不是看不出來，告訴你說姓蔡的，今天姑娘中了你的圈套，也算我命該如此，你要打算善說，癩蛤蟆想吃天鵝肉，那算妄想。」

蔡沛一聽，登登登退後數步，瞪着兩眼看着翠薇微微含笑：

「大妹，欽佩得很，可是你也總得憐惜我這份苦心，妹妹」說着竟雙膝跪倒，膝行數步，手扶着炕沿道：

「大妹，我蔡沛從那樣說來也比薛寧強的多，何況薛寧現在生死不知……」話還未盡，

冷不防，叭、一個耳刮，打得蔡沛熱燒火燎，緊跟着翠薇喝道：

「姓蔡的，今天姑娘跟你拚啦」說着努力爬起，蔡沛早已站起，退後幾步，處處冷笑，用手撫着臉道：

「好了頭，真是給臉不要臉，大太爺向來沒同人家這麼低聲下氣，這今天你是自討無趣，怨不得姓蔡的了」，嗆唧唧，摘下撲刀，惡得很撲過來，翠薇怒火中燒，咬牙切齒道：

「好，姑娘專門吃這套，不然你決不知姑娘的利害」挺腰足下用力要躡身下炕，但脚已受重傷，一時氣急忘記傷脚，用力之間，痛澈心肺，撲咚，又坐在炕上，眼淚痛流，心知不好，一回手觸着鏢囊，那蔡沛並不真要砍她，不過要威嚇她，那知翠薇也是專吃橫樑子的，怕他的手段還使的不週全呢，他見翠薇真的要撲下炕來，吃了一驚，往後一閃身，那翠薇因足傷又坐了下去，他放心了，他知道翠薇無能爲力，放心大胆，倒提撲刀，用手一扶翠薇的肩頭，用着諷刺的笑聲道：

「大妹，怎麼，脚痛嗎，我有五骨丹，您怎麼不早說！唉，這都是……」說着掀起被子，要手摸翠薇的脚，翠薇往回一縮，兩腿拳在一起，蔡沛哈哈笑着，往前湊合，雙手要扶翠薇肩頭，翠薇脚正疼的利害，焉能容受他這樣調戲，早已氣壞，蔡沛往前一湊合，這時翠薇正半偏身朝裏，猛然一翻身，刷！撲！蔡沛喝聲不好，一枝棗核鏢正中肩頭，蔡沛立時滾倒在地

，不由羞惱成怒，反腕提刀立起，惡恨恨道：

「好了頭，這可不怪我了，」蔡沛提刀往下就劈，翠薇往炕裏一滾，撲刀落空，蔡沛蹀身跳上炕來，腳剛沾炕沿，翠薇手正抓住被角，忙往起一抖，正蓋在蔡沛頭頂，蔡沛嘆咻掉下炕來，被子正把他壓在下面，蔡沛氣的哇呀呀怪叫，掀起被子，再看，見翠薇正在立起，手掀窗戶，但窗戶關的很嚴，一時掀不起來，蔡沛嘿嘿一笑，又蹀上炕來，單手提定撲刀，往前搶步，用手一揪翠薇的後背，翠薇冷不防站腳不住，隨着蔡沛往下用力一座，把蔡沛也帶倒炕上，翠薇往起翻身，但一來身帶重病，也受了傷，二來力氣無論如何也沒有蔡沛大，還沒翻起來，蔡沛已挺身單膝跪起，兩手一搬，又把翠薇搬到炕上，好蔡沛存心不良，真下恨手，他不傷翠薇，照準翠薇脚用力一拳，當時翠薇疼死過去，蔡沛挺身站起，跳下炕來把地下被褥撿起來，壓在翠薇身上，拿起撲刀，再看自己肩頭，鮮血已經透出，解開絆繩，脫下小褂，也是疼痛難熬，找一塊布擦淨血跡，一邊擦，一邊看着翠薇長出一口氣，由囊中掏出刀傷藥，敷好，猛然想起翠薇的傷脚，蔡沛腦筋一轉，手拿着藥包，往炕上就要掀翠薇的被角，就見翠薇微微的動轉，口中出了一口氣，蔡沛停着脚步往後一退，就覺眼角旁邊，白光一閃，蔡沛急回頭一看，嚇的顏色全變了，登登登退後數步，緊靠牆角，手中撲刀，藥包一齊落地，兩眼瞪的如同圓珠一般，大豆般的汗珠滴滴下落，口舌禁住，一句話也不能說了。

屋門口站立一人，白絹包頭，斜插一支白絨花，眉如柳葉，眼如杏核，高鼻樑兒，身上  
一身白緞青邊小襖，足着小青鞋，腰中一條青絲帶子，斜掖一個白緞鑲青花小百寶囊，來人  
正是莫愁島總飄把子展翅摩雲鷗蕭鵬博雲唯一女弟子余敏英，南俠客上官瑾的未婚妻，當  
初蔡沛在莫愁島時是巡江頭目之一，焉能不認得，余敏英同上官英，蕭鳳英在江湖上人稱  
三英，綠林人有句話就是：「不怕遇四劍，就怕見三英」言她們三位女俠客，比四劍還要狠  
十分，尤其余敏英一露面，準有蕭鳳英更且後面必有老江湖，蕭鵬，這爺三個，永遠在一起  
，惹得起蕭鳳英，惹不起余敏英，惹得起余敏英，可真正的惹不起老蕭鵬，蔡沛一見余敏英  
露面，焉能不怕，還沒等余敏英答話，就聽外面有人說話：

「姐姐，把小子卸了吧！，那屋這幾個已經全跑了，好蔡沛，姐姐，你還發善心哪……」  
說着，余敏英身後，黑影兒一晃，蔡沛急的喊道：

「二位妹妹，鳳英妹，我……」結結巴巴話已說不出來，尤其見着天魔女蕭鳳英，真如  
見了殺人的魔王一般，余敏英先奔上炕去，見翠薇已經有些清醒，一把掀起來被子，搬起翠  
薇，輕輕捶着。

「小子們，你們還打算跑，可把瞎子罵苦啦，瞧拐子……」外面，劈拍響個不住。

蔡沛百般央告蕭鳳英，那蕭鳳英眉毛一立，陰唧唧寶劍出匣，這天魔女，耳朵最硬，心



顫抖，余敏英正給他揉捏，輸血，翠薇頭一眼看見進來這人，立刻心頭火起雙手扶着炕，用力要起來，口中罵道：

「好瞎子，你害的我好苦，二位恩人，請做做好事不要放他走了」說着咬牙切齒，焦黃的臉兒上，急的汗球和淚珠，一齊滾了下來，氣喘嬌吁，鬢髮皆散

余敏英同蕭鳳英見來人正是假瞎子吳凱，蕭鳳英嘆咪就笑啦，手中劍用布摻着道：

「瞎師兄，你怎麼得罪這位姑娘，把你恨得這樣，想是你這瞎子戲耍人家來着」，吳凱怔怔着道：

「這是那裏說起，哦，哦我明白了，想又是那張和庭冒牌吧」，說着並不再往下說，轉身出去，余敏英笑着向翠薇道：

「這位姑娘，剛才進來的那位是江湖有名的義士，他並不是真的瞎子，姓吳……」  
翠薇搶着插嘴道：

「我知道他是吳凱，可是並不是什麼義士，我尹翠薇今年十八歲，可是並沒見有他這樣無恥義士……」說的余敏英同蕭鳳英全怔了，正在此時，見吳凱拖進一人三人一看，連翠薇全笑了，蕭鳳英可笑出聲來，正是扮假瞎子吳凱吳明輔的張和庭，見他同吳凱長的一模一樣只是吳凱個兒矮一點



翠薇真是怒氣上升，咬着牙道：

「就是他，好賊人，險些姑娘喪在他手，謝謝吳當家的，請你給他個痛快吧！」吳凱也嘿嘿冷笑着向張和庭道：

「得啦，朋友，你的末日到啦……」說着，二指一并照着張和庭脇下一點，就見那哆哩哆哩的張和庭，往裡一吸氣，喀的一聲，鼻孔中流下兩條鼻涕，眼淚迸流，往下一溜，順在地下，氣息皆無，瞪着兩隻眼，順着兩鬢流下黃豆大小的汗珠，翠薇看着，慘的利害，緊把眼一閉，扭頭不忍再看，余敏英也是忙偏過身去，只有蕭鳳英緊瞪雙目，微微笑道：

「好！這還大快人心」就在此時，外面有人答言，顛微微的口吻：

「明輔，使不得」，人隨話到，由外面進來一人，吳凱忙閃開門口，雙掌當胸，細一打量來人，見他頭上白髮白鬚，紅紫色的面孔，兩條白眉，白髮挽成髻兒，滿臉亮光，兩隻圓眼球，大鼻子，精神百倍，穿着土黃色布褲褂，腰裏繫着一條黃搭膊，手裏拿着，露頂馬連坡大風帽，語調甕聲甕氣，來的正是展翅摩雲鷗蕭鵬搏雲，山東五老行大，從先莫愁烏總飄把子，綠林道數一數二大人物，吳凱看見忙過來，單腿打阡道：

「老伯」，這時他也不瞎了，眼珠也不白了，話也不多了，恭恭敬敬站在一旁。

蕭鵬進到屋中，先過去，照着張和庭的臀部，蹣了一腳，立刻張和庭兩眼一翻，長出了

一口氣，當時閉過去。

翠薇也看見了，余敏英同蕭鳳英全微微笑了笑，蕭鳳英跑過來，拉着蕭鵬的手道：

「你瞧，這正是大快人心的時候，同時……」蕭鵬眼睛並不看鳳英，望着蔡沛的屍體長嘆一口氣，然後才看了鳳英一眼道：

「姑娘，這以後怎麼辦，蔡國亮能答應你嗎，這麼大還是小孩子一衝的脾氣，不顧前不顧後，唉，明輔，你已經四十出頭的人，任何事也沒有涵養，你不想當初在金駝嶺，全志給你引見過，這是直隸香河金鎗張九的兄弟張和庭，今天一時之奮，你把他置於死地張九能答應你嗎」。

蕭鳳英鼓嘟着嘴，把臉一甩，身子一扭，嘟嘟囔囔道：「您就是這麼着，管他蔡國亮，蔡國明的，蔡沛這小子就該死，當初在柳林坡，十里舖，同濟川箭打袁叔叔的時候，他也是幫兇，還不該死嗎，在咱們那兒，您還收容他，鬧得我雷叔叔同您十幾年沒見面，您自己不覺着，現在咱們爺們神仙似的，管盡天下閑事，這樣的宵小之輩，還容他們活着嗎，就說蔡國亮知道了，他又敢把咱們爺們怎麼樣，走，姐姐，咱們兩人把外面那兩小子全哈喇了吧，看誰能把我怎樣」說着往外走，吳凱忙攔着道：

「大妹，別別……我也有話說，你瞧，老伯說幾句招出妳這一大套，真是小姑娘，這麼

大，廿多啦，還不嬌哪，老伯，我倒忘了，張和欽還跟我遞過合兒，我們氣糊塗啦……」話未說完，地下的張和庭由鼻孔裏哼了一聲，順着鼻孔裏，冒出一股鮮血，濺了自己滿身，蕭鵬忙蹲下來，拔起他的肩頭，照着他後心，輕輕一揉，張和庭又是一陣噎，咳出一口血塊，跟着說出一句話。

「悶死我啦！好恨的吳凱，你給二太爺個痛快吧」猛然睜開兩隻白紅的眼珠，看着吳凱，情形十分怕人，蕭鵬在後面道：

「張老十，不可，錯在你們身上，今天看在你令兄張和欽的面上，我蕭鵬放你一條生路，趁早改斜歸正，將來我見着九爺我是一句話不談，不然以後難逃我們的掌心，思猛，柳翼進來把和庭搭走，趕緊離開此處，送他回香河，一個月內要趕到他家裏，不然死在路上，你要担着責任，去吧」張和庭，強回頭看看，原來是蕭鵬，點點頭望着蕭鵬雙手抱拳道：

「原來是蕭老前輩，我張和庭感恩不盡，不過大丈夫作事光明磊落，來去分明，只要能活着，姓吳的，咱們走着瞧到了看，你要死在我張和庭前面，或是我張和庭死在你前面，咱們下輩子見，不然，不報此仇，非爲人也」。

一邊說，一邊連續着喘氣，那鐵塔常思猛，花皮蛇柳翼自外面進來，柳翼先一眼看見蔡沛的死屍，過來抱着蔡沛的死屍首痛哭，蕭鵬同吳凱全沒言語，因爲蔡沛跟着蕭鵬在莫愁島

足有八年，無論如何心裏也有點相處之情，吳凱是憐惜他死的怪慘的，別瞧吳凱是綠林道的磨菇，十人見了九人愁，可是他手善，在他手底下沒有傷過一個人，就這次點倒張和庭，也不是絕穴，只有旁邊蕭鳳英哈哈笑道：

「姓柳的，別這哭喪，你的事同蔡沛全有該宰的可能，趕緊離開此處，不然姑娘寶劍可不留情，柳翼叟的站起身形。用手一指蕭鳳英道：

「蕭鳳英，我今天不管蕭老前輩在跟前，我也要說幾句……」旁邊鐵塔常思猛過來一把握柳翼的嘴道：

「好小子你說什麼吧！是漢子記着今天」，矮身把張和庭架起，柳翼恨恨的把蔡沛身上血擦了擦，架起來揣在身上道：

「蕭老前輩，今天感謝您的慈悲，過後我們哥們若見了姓吳的，和姓蕭的姑娘，可不客氣，姓吳的好朋友，過後見」，說罷三活的一死的憤然離去，這場事非由尹翠薇引起，直到後文書在虎邱三劫花轎，楊州夜鬧花棚，鏢打蕭鳳英，金槍張九張和欽代弟報仇爲止，死了許多成了名的英雄，全是柳翼和張和庭的鼓動。

八

翠薇看見蕭鵬這個老頭露面，又把假吳凱放走等情形，她也不知這個老者有多大腰子，余敏英看出翠薇的情形很清楚，心裏也明白翠薇的意思，忙道：

「這位姑娘，不必錯疑了，這個老者是我的老師，我姓余，這個姑娘是我妹妹，她是這老位者的姑娘我老師姓蕭……」話剛到此處，翠薇腦筋裡一轉，忙插嘴道：

「我知道啦，這位老前輩就是莫愁島的蕭老英雄吧，您是余老前輩飄然叟的小姐，我告訴幾位，我也是咱們一條線上的，我父親在世的時候是尹一川」蕭鵬一聽，心裏一驚急道：

「誰，尹一川尹大弟，是姑娘的令尊，他已經故去了嗎？」翠薇點頭，她也是眼圈一紅，蕭鵬嘆了一口氣道：

「想不到，他跟着我十幾年，弟兄分手後，一直到現在，若不是姑娘說出來，我也不知他的去向，原來他到先我而去，老輩弟兄們又弱了一個，說罷心裏很難過，數人相向無語，吳凱一人木在那裏半天，在這個接骨眼，慢騰騰的道：

「尹家妹妹，這回您知道我吳凱，是個的道的朋友了吧，我在雙橋真不知道您是尹家店的老當家的小姐，對啦」說着轉頭又向蕭鵬道：

「老伯，聽說蔡國亮在連環堡，勾同象奇都，連合金駝嶺失敗的人們要大舉奪金陵懷遠的路子，海宴何大弟那裏，已經失了一趟，任四弟已經回北京去啦，鏢丟在鐵金聯莊，由鐵四和余文斌下的手，楊奎已經跟着雷大伯奔回，我現在想各處聯絡老少當家的們……」話剛說到此處，就聽門外數人走路聲，脚步沉重，並且加雜着亂言亂語，情形十分緊張，蕭鵬忙止着吳凱的語聲，先由裏屋出來，在門口一站這時候天已經微亮，東方已發白，老蕭在門口注意一看見十來個人，全是一律的藍布衣服，爲頭的是一位三十幾歲的男子，鄉下打扮，土布襪子，大酒鞋，慌慌張張在蕭鵬面前，上下打量半天，咦了一聲回頭向那些傍小子們道：

「不對呀，小二格，那是個短個子年輕的，這是個老頭子，別鬧錯了」

「沒有錯，屋裏一定還有人，六爺，您往裏面瞧」那些隨來的人一口同音這樣說，那被人稱爲六爺的立刻忙往裏走，用手橫着一推蕭鵬，蕭鵬裝着無力的樣子道：「這位爺，您這是怎麼回事，大清早起您往屋裏做什麼去，我們屋裏有婦女大姑娘，你們這是怎……咳，別往裏去，你們欺負我們外鄉人」，說着過來就攔，那六爺彷彿有把傢伙，兩臂一震，往後一推，蕭鵬就好像糟的不成樣子是的，噲噲的撞在門樞上，雙手扶着門窗，顫微微，顫着語聲道：

「你……你們要造反哪，姑娘有人進來啦，告訴大夫先別開方子」。

那六爺聽到這句，怔怔的停着脚步，意思要往後退，後面門外那些莊漢一闕道：

「六爺，進去，這老頭兒使的是詐語，他們聽說您來了，吓的不敢露面，您別讓他們瀾咱們，走啊，進去」，這六爺好像打了一針，挺起胸脯，提起一口氣，大踏步往裏走，還沒到門裏，由裏屋出來一人，手扶着馬杆，旁邊一個姑娘攙着，蹣跚送出來，那老頭接着，忙攙起馬杆，口中道謝，唉聲嘆氣，嘴裏一邊說着道謝大夫的話，一邊委委曲曲，把這位瞎子大夫攙了出去。

那六爺更有點毛，就見攙着大夫出來的姑娘，用手指這六爺道：

「你是做什麼的，大早起來，你咋進到姑奶奶的病房，你小子不懂王法麼，趁早給我出去，不然，我可招呼人把你闖出去」說時兩隻水鈴鐺似的眼睛，釘在他的臉上，眉梢上掛着殺氣，那六爺不由往後慢慢踱，結結巴巴的道：

「不是，這位姑娘，我是此地的鄉團團長，昨天有兩位朋友，在我們這鎮上鬧個亂七八糟，並且還打壞兩人，聽說是住在這個地方，所以今天早晨，我們一同來訪訪這二位……」

「胡說！」天魔女蕭鳳英雙眉一立道：你們來看，這是什麼地方你們敢胡言亂語，店家過來，店家！」由人叢中擠出一人，怔怔柯柯走過來，年紀有四十多歲，雙手抱着肩頭，臉上變顏變色道：

「是姑娘，我……並沒敢走，不過，您住在正房，您怎樣又到跨院來了？」蕭鳳英道：

「這屋裏住的是我的親戚，病在這裏，昨天夜裏很危險，我清早起來請的醫生，他們這是怎麼回事，驚着病人誰担待得起嗎？」鳳英話還沒說完，就聽人群裏有人嘎嘎大笑，笑聲十分難聽，緊接着就聽有人答話說出來的言詞，這份三青子，使人哭笑不得，直彷彿他已經洞悉蕭老的一切內情。

「有病人還要這麼那麼的，你就是闖進去巡查一番，不也是落兩句嗎，高高手就過去，別這麼毛騰騰的，真要惹翻了人家，担得起嗎？」

話裏帶刺兒，味兒這酸哪：老蕭鵬倒無所謂，鳳英一聽，可就要炸，老頭子一使眼神，往人群裏找說話的人，竟找不着是那一位說的，那位六爺被此人也是說的臉上一紅一白的，「誰呀，這麼說話，可也是，得，老爺子，衝您我們不檢查了，只要老爺子您保險，」蕭鳳英雙目一瞪，扭身走進屋去，蕭鵬雙手抱拳，對這位胖六爺說了許多好話，其實真要叫他們進來也沒什麼，不過假使這些人裏面有懂行的，到麻煩了，老蕭回到屋裏，外面的人剛要散，就聽西屋角門噓的一聲，兩扇木板門整個倒在地上，跟着人聲一陣騰沸！「不得了啦，這是把誰給扔過來啦，快躲開呀……」，蕭鵬和鳳英嗖，嗖，縱出屋外，這時就聽人群中，有人「哼」的一聲。



「好把式！」本來這是個急勁，拿着老江湖蕭鵬都臊得臉痛紅，本來，裝的是老態龍鐘的鄉下佬，但是聽見外面異聲驚人，竟不顧一切的蹀出屋外，這個蹀法，就憑一個鄉下老頭子和鄉下大姑娘，決對沒有這能耐，又誰想這人群裡還有挑眼的，蕭鵬再找冷笑的人，還是和剛才一樣，已然找不到，同時，西角門外地下，一人爬在門板上，跟着又縱進一人，身手矯捷，一身皂色，足下快靴，黑臉膛透紫，正在壯年，也就是二十上下歲，就見他箭也似，奔到倒下的人身旁，一把抓着倒下的人脖領，右手一托他的腰，自己一坐腰，騎馬式蹲定，兩臂用力一轉，喝聲「起」，竟將倒在門板上的人托起，長腰轉身，喝聲：

「去吧，小子，」

話出人出，竟將那人扔出一丈開外，這時看熱鬧的人忽拉就散開了，眼看那人落地準死無挪，本來已經是半死的了，說時遲，那時快，就見人叢中，橫竄過一人，伸臂一順，被扔在空中的人經臂力一截，已經沒有直接落地的力量，這人一順臂，竟穩穩當當的落在地下，跟着這人過來照落在地下的人的後心，平擊一掌，一口血直噴出一尺開外，跟着哎呀一聲，才算緩過氣來，這時看熱鬧的人，一齊喝彩，蕭鵬再瞧，扔人的小夥子，橫眉豎目，立刻臉上氣的像紫茄子一般，這時鳳英在一旁呀了一聲道：「敢情是他！」

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在雙橋氣走了的袁遇奇，遇奇在雙橋見雷震過份護庇王鳳仙，他一

個年青小夥子，哪兒懂得老年人的用意，就知報仇心切，可就顧不得雷震的想「冤家宜解不宜結」的辦法來，雷震讓遇奇給鳳仙的屍身行禮，也是想要讓在場的，衆賓朋看着雷震，不是不懂事的老頭子，因為雷震也看出來衆人對遇奇都不滿意，認爲他太很了，纔有這些做作，那知遇奇錯會了意，竟一怒走去，一口氣跑出二里來地。

這是初秋的天氣，老高的揚樹，葉子已經發黃了，天已經暗了上來，微風吹的樹葉沙沙作響，馬盪開了四蹄，地下的黃沙也揚成一片煙，歸巢的烏鴉一片片成群的飛了回來，呀呀一陣噪叫，這纔驚醒了馬上的袁遇奇，遇奇睜開兩隻眼，四下望了望，自己左右的環境，又望望落在山後還發紅的微微日光，再望望自己，哇的一聲竟哭了出來，哭了半天也沒人勸他，這纔又辨了辨方向，任馬由韁往南走了下來，走來走去，又走回雙橋鎮，找了個店住下，自己也餓了也累了，於是吃了點東西，天已經掌燈，這纔一頭扎在炕裏想睡，但是想起死去的父母和義僕武英，又想到雙親的幾個仇人，算算已經了啦幾個，濟川，王鳳仙這纔兩個，以及其他那些幫兇的，自己年歲太小，根本不知道，又想起雷老伯對自己的態度，思潮上湧，翻來覆去睡不着，直到更打四下，這纔熄燈朦朧睡去，正在似睡不睡之際，忽聽房上瓦，叭的一聲，像是被人輕輕敲碎，立刻挺身坐起，靜聽，但什麼也聽不見了，這一來心裏更睡不着，而且也不放心，忙收拾俐落衣襟，輕輕下炕把門開開，扁身跳出屋外，屋外月色模糊

，什麼也看不見，望房上看也看不見什麼，還是不放心，這纔一矮身蹿上房去，四下看看也是一無所有，正要下來，猛聽東面有聲音，忙往東要趕過去，只見數人分數路奔竄，後屋中也蹿出一人，手使竹竿一根，看個子也認識，敢情是吳凱，就見吳凱跟定二人，這二人先還一齊逃竄，後來竟分路而逃，見吳凱認定其中一人就抓，而另外一人只願逃命，來不及救他的朋友，袁遇奇一想，是吳凱追人決不是好人，遇奇剛要下來助吳凱拿人，就見吳凱已經將張和庭擒住，向遇奇一喊，「小夥子抓他，他是害死你父母的幫兇，一話畢，就見吳凱抗着張和庭就走，遇奇納悶在黑暗中怎麼吳凱會認識自己，但一聽是殺親仇人，立刻怒火上騰，一蹿身跳下房來，就奔那跑了的人追了下去，當然吳凱所抓的是泥腿子張和庭，那一個正是單斧子張耀，憑張耀的跑程那裡是遇奇的對手，但一個路熟一個路不熟，這一下可便宜了張耀這小子了，張耀一口氣跑出村外，就轉了影壁了，這時天已然發白，張耀已經無影無踪，把袁遇奇氣的真是三尸暴跳，七竅生烟，自己直捶自己，恨自己怎麼連這樣一個人也抓不住，氣憤憤自村外歸來，回到屋中，坐下肚子裏鼓氣，這時天色已經大白，就聽東院人聲沸沸，忙想過來看看，忽見對面房後門有人窺看，仔細一見好像是夜裏所追的那個人的身材一樣，見那人一露頭，急又縮了回去，好像已經看見自己，這更證明是他，一個箭步，蹿到東屋門前，還沒等上台階，就見屋中坎出一物，黑忽忽一片，遇奇忙閃身，晚改原來是一把椅子，跟

着竄出一人，見那人一墊步，嗖，縱身上房，好遇奇，身手實在是快，立刻跟上房來。張耀聽身後有聲知道袁遇奇跟了上來，不等遇奇落腳，猛轉身，斜裏一拳，當胸就打，遇奇喊聲不好，上身一閃把拳風讓開，但脚下無根，已然站立不住，但小夥子不甘心。就在這危急的一刹那，並不讓張耀的拳縮回，敗中取勝，左手反腕一刁張耀，張耀一閃，遇奇右手一托：「下來吧！」二人一齊自房上落下，一同摔倒在地，本來遇奇還不致於摔倒，但是因爲一夜未睡，又傷心過度，所以才感覺力氣頂不上，二人一同爬起，張耀仍耍跑，那焉得能夠，挺步上前，「黑虎掏心」，張耀閃身左拳，「蛟龍出洞」直擊遇奇右脇，此時遇奇已然憤極，招招狠，張耀也是拚命，十來回合，張耀已然不支，遇奇見急切不能取勝，虛搥一招，一個敗式，扭身就走，張耀墊步一蹤，「泰山壓頂」就蓋，遇奇此敗是假，猛轉身，「白猿獻桃」，雙手往上一把，張耀忙抽回拳，就在這個功夫，遇奇坐腰一閃，騰身躍起，「鴛鴦腿」，撲！，正踢在張耀前胸，張耀呀的一聲，雙手一撫胸口轉身就跑，跑到西角門，好狠的遇奇，趕上前去，照張耀後心用了十二分的力量，「玉兔搗丹」，一拳正擊張耀後心，嗆啞啞啞，連張耀帶板門一齊擊倒，這時正好外面人羣要散，蕭氏父子回屋去，這一來纔驚動了大衆，也是遇奇報仇心切，而手下也太狠，張耀經這一踢一擊，已然一條命完了多半條，遇奇不該再把他摔死，這纔驚動一位隱士，要打抱不平。

那把張耀救下來的人，先吩咐一聲，把他搭走，立刻就四個過來架起張耀走出院外，遇奇一見氣更大了，害死自己父母的仇人，竟被那人救走那還了得，搶步縱到那人面前，舉拳要打，就見影兒一晃，竄來一人，當中一橫，兩大白眼珠子一翻遇奇，就見那人仍然是紋然未動，面上一點表情也沒有，丁字步站定，遇奇借這個功夫一打量這人，這時站在台階上的蕭氏父女也在打量，這人穿的是灰布大袂袍，上罩青布坎肩，足下白布襪子皂鞋，頭上一頂小帽盔，都已經被日光曬得由青成了淡青，面色黃滲滲，臉上毫無表情，手中揉着一對石球一個地道的買賣人，若不是親眼見他救了張耀，還真不相信，不過他的兩眼和他的雙肩，內行人的眼，他是瞞不過的。

本來吳凱吳明輔並沒有走，他不過是和蕭氏婦女演了一齣戲，這時見袁遇奇和那人要動起手來，看那人沉着的樣子，恐怕袁遇奇不是對手，所以纔自東角門竄了去來，就在他這一竄，在那人和遇奇的當中一橫，身手快是不可諱言的，就在此時就聽有人喊，「好！」酸溜溜鬚子，聽着特別刺耳，聲還未盡，就見正房屋內，嗖，竄出一人，如白光一閃，哇々々，就在看熱鬧的人叢中，如穿梭一般，一直向南就見一人在南頭尾端，看見屋內竄出人來，他也一晃身，轉身幾縱，竄上房去，也直奔正南，這時，天魔女蕭鳳英，見師姐余敏英自屋內縱出，向一人追去，惟恐勢單，立刻也一縱身形，嗖，跟了下去，大白天的，滿房飛人，本來

看熱鬧的人，在剛剛那一幕已經看的如呆如痴，經過這尖嗓子一喊好，又哈哈笑了起來，跟着一陣哄哄，再一瞧見兩個大姑娘竄房越脊，如走平地，頭前跑的一人也是身快如電，這一來不要緊，忽拉，這人們全跑出來了，一邊跑一邊喊，「看哪！看飛人哪！……」院中反到清靜起來只剩下展翅摩雲鵬蕭鵬搏雲，假瞎子吳凱，袁遇奇和那個買賣人，蕭鵬此時就不能不答話了，這位當家的，有話咱們回頭說，遇奇不許你無禮，去，到屋中去看看尹家姐姐去，老頭衝着那位掌櫃一抱拳，匆匆也蹤出外院，吳凱一瞧，喝，上陣父子兵啊，老爺三個全走了，合算遇奇這碼事交給我啦，也好，你不管，這小夥子挺牛氣的，我也不管，瞎子剛想到這，就聽，「不是你就是我」，袁遇奇竟和那人在吳凱一怔的功夫交起手來，這時假瞎子吳凱可就犯了壞了，好小子，拉架你不懂，勸架你不聽，這回讓你嘗嘗生米子飯，瞎子一墊步，反而竄回正房，到屋裏先看了看翠薇姑娘，見翠薇姑娘已半倚半靠在炕角，精神很疲倦的樣子，鬢髮已略加修飾，只是萎靡得很，而且眼睛自窗內直向南望，彷彿很惦念着蕭氏三人，挺嬌媚的人兒，經過這一夜的折磨，已如雨打梨花，吳凱安慰安慰姑娘，二反投唐來在院內，見遇奇和那人正在難解難分，但是招數特別慢，好像並未走過幾回合，兩人看的都很嚴，那人很敏捷的身形，見他大襟掖起，袖子並未挽着，精神飽滿，架式甚圓，而袁遇奇也是膀闊腰圓，兩眼炯炯有神，釘準了那人的拳式，一步不肯放鬆，有接有還，假瞎子不禁暗中叫好，別瞧這小夥子犯牛勁還真有把傢伙。

## 九

袁遇奇與那人動手，假瞎子越瞧越發怔，這兩人那裏是打架，簡直是在比武，走過幾回合，越看越難得，怎麼兩人的拳式有些相仿，正在納悶，外面嗖々々蹤進三人，蕭鳳英打頭，獮着嘴，一聲不響往正房就走，並不管院裏有人動手，直如沒看見，余敏英在後，只飄了二人一眼，也奔正房，老蕭鵬一見袁遇奇竟不聽話，和那人怔動起手來，不禁老臉有點掛不住，又瞧見假瞎子蹲在一旁，也不攔阻，在瞧熱鬧，這個氣就大了，心說你這算什麼東西，剛要喝止，就是假瞎子衝自己一擺手，又指了指動手的袁遇奇二人，蕭鵬也不知怎麼回事，再細看袁遇奇和那人的拳式，雖然招數不同，但都是一條路子，都是，搨，打，抓，拿，老頭子也看怔了，這時這些看熱鬧的，又全擁了回來，一窩蜂又圍上，這幾個人，也就是一碗茶的功夫吧，袁遇奇可透着有點懈了，已經被那人的拳風圈住，蕭老頭忙向吳凱道：

「明輔，要糟，這怔小子，自不量力，恐怕要吃虧，」吳凱也是提心吊胆，真要袁遇奇有個失閃，怎能對得起雷鳴遠，愈看情形愈遭，遇奇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吳凱可就急了，可是乾着急，一點用也沒有，因為他們有一種規矩，同人動手的時候，不能中路切斷，恐怕被人恥笑，忽然，蕭鵬微微一笑，點點頭，自言自語道：

「好小子，不愧是劍客的門徒，我這歲數白活啦，」吳凱再注意遇奇，也不是剛才那樣了。

那人是走八盤行棋步，鎮峽寨老劍客的看家本領，「大鵬拳，」而袁遇奇也是一趟六十四勢，「凌雲式，」也是老劍客的嫡傳，原來袁遇奇看見那人手裏揉的兩個石球，心裏有些納悶，因為從廣西出來的時候，孤遺客同他說過，平生只有兩個弟子，算他是第三個，大弟子是個年長的道士，雲遊四海，不知現在何處，唯一的記號是一對鐵球，在家名喚何元，江湖送他個號，叫做野鶴，二弟子，名王烈，是四十幾歲的買賣人，來往販賣藥材，手中永遠揉一對石球，一生也沒有同人家嘔過氣，長的又是個和善的樣子，差不多人不知他有功夫，江湖上認得他的人還是真少，臨離開鎮峽寨的時候，老劍客讓他娶妻子，因為他直到現在還是鰥夫，上無父母，下無妻子，本族本支三家守這麼一個後輩，已然四十餘歲，還是不願娶妻，恐怕傷了自己的功夫，所以孤遺客為他的個人想，很希望他娶個家小，但是他總不肯，後來他說，將來老師要再傳個師弟，我把我的大鵬拳傳給師弟以後，我再娶家小，後來老劍客傳遇奇時候，只傳給他凌雲式，向遇奇說，不管什麼時候，若遇見使大鵬拳的就是你二師兄，並且他還是手揉雙石球，遇奇當時雖然答應，可是問道：

「老師為什麼不直接傳授給我，為什麼要我同二師兄學呢，」老劍客微微一笑，告訴他



的原因，遇奇只好答應，這次小夥子心裏不憤，非要領教領教他二師兄王烈的大鵬拳，所以他看準了王烈了，沒錯，才一陣急三槍，把王烈的火勾上來，果然，大鵬拳行使開了，真如大鵬鳥一般，兩條臂就是大鵬的兩翅，講究是搗，打，抓，拿，四個字，由這四個字拆出八九七十二式，分爲上三十六，下三十六，上三十六爲敵守，下三十六爲取攻，所以袁遇奇先在王烈守的時候，還能攻取，等到王烈一變攻式，真是快如風，疾如電，袁遇奇當時感覺不敵，這才無法，在求反敗爲勝的拳下，往下一矮身，鼓着餘下的勇氣，往後敗，一轉身，嗖，將身形蹤起，雙拳分爲左右，往裏一合，「巧打龍頭」，王烈一見，登々退後數步，上手朝天，下手朝地，收勢。

展翅摩雲鵬見袁遇奇往下敗，拳法一變式，心裏一驚，不知這怪小子又要出什麼主意，見他提氣凌空，雙臂一展，心裏一喜，更見王烈收勢，退出圈外，袁遇奇也忙收着勢，登々搶上三步，撲咚就跪下啦，王烈閉着雙目，長出一口氣，扭身擠出人羣，那些人跟着就走，蕭鵬和吳凱也不知怎麼回事，袁遇奇忙站起來跟着就走，但是人是多的，在後面一擁，把袁遇奇和王烈隔開，後面吳凱把袁遇奇喚住，袁遇奇怔怔柯柯，才過來給蕭鵬跪倒行禮，院中剩下的只有店家，蕭鵬攔住遇奇，望了望道：

「好小子，真你的，你從何處趕來，打死的是誰，那人又是誰，你們大半有關係吧！」

「不用問他，他的來去，全在我肚子裏，要不是他我也到不了此地，老前輩先把他讓到屋內，讓他喘喘氣，」吳凱說着，把店家叫過來道：「店家打水」，話還未說完，店家顛着語聲道：

「客官，剛才我們王六哥說，不敢留您幾位在小店，小店爲在本地吃碗飯的問題，請……」蕭鵬一聽點點頭道：

「店家不必你爲難，我早就料到，你先給我們預備點水，我們歇々就走，並且……」他話剛說到此地，袁遇奇向店家道：

「咳！我問你，那剛才動手的那人住在何處？你告訴我，你要不告訴我，我們可不走，」店家一聽，又苦着臉，話全說不俐落了，慢慢道：

「小爺，你等我給您打聽，打聽，我再告訴您，我知道個八成。」一邊說着一邊連忙跑出，蕭鵬同袁遇奇，吳凱連忙進到屋內，大吃一驚，見余敏英，蕭鳳英，同受傷的尹翠薇俱皆不見，後窗戶支開半邊，蕭鵬皺着眉道：

「這兩孩子，真是胡鬧人家受了傷，弄得那裏去，這真……」老頭子氣得赤紅臉，成了紫茄色，吳凱也是發怔，一邊往後窗外看，一邊自言自語道：

「我這位師妹妹，真真……還是小孩子一衝性，怎樣余師妹也被她給同化了，尹家姑娘受

的傷……咳，我說遇奇，你這孩子對於女人下這樣很手，可怪不得雷老頭跟你不客氣，太氣盛了，一個女人家，被你給傷了以後，差點沒出人命，這不是咱們男子漢應該做的事，現在連帶多少事非，倒底剛才那位是誰？」

袁遇奇一聲不語，並不說話，蕭鵬知道他的脾氣，並不理他，回頭由身上掏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抓起外幣，拉着袁遇奇道：

「小夥子，走，先找你姐姐他們去，」吳凱一聽他們的論法，還是那麼樣，袁遇奇也不言語，也不動，吳凱看着有氣道：

「走哇！」說着往外一擠他，袁遇奇一個不防，唧唧噥噥斜出門外，正巧外面進來一人，險些撞上，一看正是蕭鳳英，袁遇奇也不敢發作，叫了一聲姐姐，把頭一低，要往外走，蕭鳳英一把拉住道：

「喝，袁少英雄，真是成了名的少鏢師，武藝高強，我們女子之輩，焉是少英雄的對手，自然隨便可以試試手，用個鴛鴦腳什麼的，自然得甘敗下風，瞧瞧現在更是長了行式，見人連頭全不抬，喂！」

袁遇奇仍是一聲不語，站立不動，蕭鳳英見他不言語，忙道：

「勸，怎麼不言語，少鏢頭！」吳凱忙攔着道：

「得啦師妹！別挖苦他啦，這孩子還是滿懷心腹事，剛才追……」話到此處，見店家端着水，笑嘻嘻走過來道：

「老爺子，大夫，小爺，大姑娘，那位住在街南了一個葯店裏，字號是廣仁堂，」袁遇奇聽到此處，轉身就走，一口氣跑出，蕭鵬吳凱一驚，鳳英一把沒揪住，吳凱向鳳英和蕭鵬道：

「我看那人和遇奇一定有關係，可是遇奇能認識的朋友，我沒有不知道的，這又是何人呢，」蕭鵬笑道：

「你也是老江湖，你剛才沒看見那人的招數，和遇奇有相同的地方嗎？我看不僅是那人和咱們是同門，和遇奇或有同授受的交誼，不要慌，咱們現在就去找他去，可是咱們要穿着長衣服，鳳英，你真是胡鬧，尹家大姑娘傷的很重，你怎麼從窗洞給順出去，這要是受了瘋，怎麼辦，」蕭鳳英笑道：

「您瞧您老是嘮裏嘮刀，我也不是真傻子，我怕真動起手來，他們的人多，闖進屋來，傷了翠薇妹子也是不好，剛才我同我姐姐把他搭出去，現在正在咱們屋裏吃掛麪呢，那該死的店家竟敢攔我們去啦，我來找您，咱們是走，還是停在這裏，」說着扭頭瞪了店家一眼，吓的店家一哆嗦，剛要說話，蕭鵬攔着道：

「店家你也不用說，我們還是走，不過剛剛我們那位小朋友找人去啦，等讓我們找他來，然後我們收拾行囊一齊走，如何！」那店家忙承着笑臉，連說可以可以？

袁遇奇渾身滿了灰土，臉上滿了汗球，兩眼直勾勾，含着兩隻紅紫的眼珠，在街上旁若無人的東瞧西望，找那廣仁堂藥店，街上滿了行人，三一群，五個一夥，正在喁喁私語，看見他來了，全躲的遠遠的，遇奇也不理會他們，遠遠的看見一堆人，圍成一個圈子，內中圍着的，只看見一個大高個，袁遇奇認識，從前在白馬湖的鐵塔常思猛，別人就看不見，因為他比別人全高一頭，是香河張和庭的師姪，袁遇奇知道已來到了，常思猛老遠就看見他，也是氣昂昂站在廣仁堂門口，把衆人一閃，灰布短袄往下一脫，裏面露出銅扣子的，大兜肚，把短袄往肩上一搭，嘴一撇，把臉一偏，擋在廣仁堂門口，揚頭一站，雙手一抱肩，袁遇奇也看見他了，並不動怒，走到常思猛面前，一點手，說道：

「姓常的，你不用美，別以爲姓王的躲在裏面，就是你的撐腰的，小子有本事過來，擋着門口怎麼，怕我姓袁的嗎？」鐵塔一聽，黑臉上立刻加了一層紫，成了茄子啦，「好小子」，大吼一聲，大踏步，邁下台階，雙盤肘，過來就抓，袁遇奇轉身就走，但是常思猛，身高步大，一步趕在袁遇奇肩頭就抓，遇奇滴溜一轉身，往外一閃，抄着鐵塔手腕，往前一帶，常思猛一較力，微微冷笑，遇奇沒帶動，猛孤丁一撒手，常思猛一個不留神，登登登退後

好幾步，差些沒倒下，四圍的人哈哈大笑，袁遇奇並不管他，扭身往廣仁堂就走，猛抬頭，門前站定一人，正是王烈。

王烈的臉上，並沒有怒容，他是兩條細眼，身上乾淨俐落，青呢的坎肩上，斜掛着一條金鍊練，手裏揉着石球，望着袁遇奇一縐眉，扭身要走，袁遇奇趕過去，撲咚跪在台階上，拉着王烈的灰袂袍角，嗚咽着說道：

「二師哥，一切全是，兄弟的不是，您還恕不過我嗎？，全是我年輕，師兄，大人不責小人怪，您真的不理兄弟嗎？」王烈面朝着裏，一聲不語，手裏揉的球兒揉的很急，衣角顫顫的抖，可見他心裏也在難過，店裏的夥計，全看着小夥子遇奇的頭上，滴滴搭搭的往下流汗，鐵塔常思猛站在後面，也不知是怎麼回事，聽見遇奇管王烈叫師兄，他心裏一動，輕輕扭身退後走去，王烈見人圍的越多，心裏挺不得勁，脚底下一震，說道：

「那個是你師哥，小英雄何必匍匐，我姓王的不過……」說着也有些咽聲，猛力一扯，登登，掙出衣角，竟走進裏面，遇奇緊跟着爬起來往裏就走，店裏的夥計，雖然不攔住，但是由櫃上出來一人，胖胖的，年約三十上下，挺胸脯，大肚子，臉上胖的五官全堆在一起，雙下頰，頰上一顆紅痣，手裏拿着長桿烟袋，望着遇奇一笑，擋着遇奇，遇奇急氣之下，咳了一聲，單掌一立道：

「躲開，師兄等一會」，往外一推，那胖子用烟袋桿往外一爽，隔着遇奇的左臂笑道：「小仁兄，別往裏闖，固然你有你的原故，但是你要知道，這廣仁堂是在下的小買賣，我們這有舖規啊！你一個陌生人，恁往裏闖，那行嗎？」

遇奇一聽，往後一退，抬頭立起雙目，細一打量那胖子，想了想又把氣沉下去，輕聲強做笑容道：

「哦，是是，我太莽撞了，對不住您哪，沒請教掌櫃的貴姓，您恕我年輕，我冒昧了啦，」說着滿以為說幾句這掏心窩子的話，就可以進去，說完低着頭往裏就走，那胖子哈哈也笑了道：

「這位少年壯士，承問，在下我姓王，您先慢往裡走，您知道王二爺他住在哪屋裏，您能在我們這小店裏亂串嗎？」遇奇一聽，又止住脚步，覺得人家說的真對，心裏同時也在着急，立刻在秋涼的天氣，滿身的急出了身透汗，那胖子並不等他答話又道：

「得啦，小兄弟，你跟裏面這位王二爺有什麼交情，何致於這樣，來來來，我陪着你去見他，可是有一樣，他有一樣脾氣，你說什麼他要不理你，也不用生氣，你會哭不會，你跟他一哭，他就沒轍了，聽見沒有，小兄弟走，」遇奇忙着抱拳答謝，顧不得其他問題，跟着就走，走到裏面，院子很深，剛往跨院一拐，就見身後一閃，遇奇忙着一轉身，王胖子一攔

往裏一拉他，遇奇不由自己跟着往裏走，走到跨院裏面，靠西面二單間，進入單間裏面，還有一個小門，掛着大紅夾門簾子，胖掌櫃的輕聲小語道：

「小兄弟，你進去，我不能進入，按着我的話辦絕對沒錯，」遇奇答應，向胖子一抱拳，掀簾子進到裏面，

王烈在屋裏看見他進來，本來是朝北坐在椅子上，立刻轉坐向西面，背朝着遇奇，遇奇又跪在地下，往外偷着看看，見並沒有爬在門簾縫兒看的，這纔放着哭聲兒道：

「師哥，我年幼無知，您真腦了我這小師弟了嗎！您這樣一來我怎能再見咱們恩師，師兄，您看在哪一方面也不能不理我，二師兄，……」說了半天也不見王烈理他，心裏很着急，聽了半天王烈也不出聲，遇奇一時無法，使勁一擠眼睛，把哭聲放大道：

「師哥您不看我，您還不看恩師的面子嗎？您忘了您臨下山的時候，老師的幾句話了嗎？」說到此處，真的忍不住，哭出聲來，就在此時，外面有人答言，還不是一人的口音：

「得啦，王爺，高高手恕過他吧！」說着一掀簾子，進來三人，王烈站起身來，轉身一看，「見是展翅摩雲鵬蕭鵬，假瞎子吳凱，胖王」，王烈，臉一紅，先掏出手巾擦擦眼淚，雙手抱拳向蕭鵬吳凱道：

「原來是老前輩，吳老哥，恕過我剛才的無禮，請二位原諒，說着請下安來，蕭鵬吳凱



忙還禮不迭齊道：

「王爺，實在是不知者不怪罪，本來事出有因，怪不得你同遇奇的招數完全相仿，王爺，請看在大家的面子上，饒過他，命令他起來吧！」胖王不等王烈答言，過來就攙，遇奇揚着臉向王烈道：

「師兄，我可起來啦，您恕過我啦！」說的王烈也笑啦，遇奇這纔站起來，擦擦眼淚，轉身向胖子恭身一揖道：

「勞您駕」，王烈，並不知怎麼回事，隨向遇奇道：

「師弟這是三兄，三弟這二位是蕭老前輩，這是吳老兄，江湖上的老前輩，這是兄弟的堂弟王錦，二位多照應，」一陣寒暄，學徒搬進幾把椅子，放下，大家落坐，遇奇一旁站立，那學徒的在王烈耳旁輕輕說了幾句，王烈把眉頭一縐，遇奇忙問道：

「師哥怎麼回事，王烈斜瞪他一眼，遇奇把嘴一張，一吐舌頭，退在一旁，王烈道：

「柳翼同常思猛不辭而別，搭着張和庭張耀走去，咳，又是一樁心腹事。」遇奇剛要答言，又嚇回去，王烈不等蕭鵬等問，嘆了一口氣道：

「不瞞老前輩說，在下同張和欽有同盟之誼，在香港的時候，張和欽，很夠朋友，這次偶遇張和庭柳翼等，也是一時氣憤，才有這場事非，也是我一時氣傲，還得請二位多包涵」

蕭鵬哈哈一笑道：

「王老兄，在一見面，我已經知道必有原因，所以知道必有人鼓感，果然仁兄中了他人之計，幸喜遇奇趕來，兄弟相會也是一件喜事，還得感激激張和庭呢，以後張和庭回香河，無論怎樣搬弄是非，我蕭鵬自有辦法，老兄不必掛懷，」蕭鵬說到此處，又問吳凱同遇奇的來由，怎能來到此處，吳凱把在雙橋鎮的事，詳細一說，他一邊說，王烈一邊瞪遇奇，一邊贊嘆雷震的明曉大義，聽說那楊奎和雷震，真是心贊不過，等吳凱說完，王烈道：

「我真願見見雷老鏢頭和楊奎楊隱士，我聽說不是一次，只恨我沒有機會，」剛說到此處，忽然門外進來一人，慌慌張張向胖子說道：

「門外來了兩位女客，口口聲聲要慫出去，不然就要打進來，其勢洶洶，你看怎麼辦，」王烈一聽一怔，把眉一縐，旁邊遇奇道：

「準是二位姐姐，我去，我去，」說着撩衣襟，跑了出去，看果然是蕭鳳英同余敏英。

蕭余二女全是蕭鵬親自傳授，余敏英的父親是五老行四，人稱飄然叟陸地飛騰余隱余士潛，現在同五老行二的任輝任普照，人稱金刀無敵鎮三江，二人住在一起，自從莫愁島事敗後，迄今也沒有出世，余敏英就同着他師弟爺三個走遍天涯，自然蕭鵬有他的苦衷，這大勢派的莫愁島，竟自瓦解，怎能不使老邁的人傷心，所以同着愛女及愛徒，雲遊天下，預備了

此殘生，蕭鳳英是雷震保的媒，許配給常州府，胡揚胡得泰，余敏英是鐵胆上官瑾的未婚妻，老蕭是捨不得一時許配過去，因為剩下孤老頭子一人，當然寂寞萬分，所以預備再走一次江湖，得着相當結果，老頭子才肯把二女送往蘇常二州，誰知女大不由爺，蕭鳳英只是鬧氣，本來二十三歲的大姑娘，能老跟着老頭東奔西跑，所以蕭鵬耳邊也聽夠了閑話，才從懷寧往回走，一路上看望自己的摯友門下，二來給姑娘們預備嫁妝，這天走到此地，趕上了這件事，蕭鳳英把翠薇安置在店房，余敏英已經把翠薇的脚用手術舒筋活血，已經消腫，她呢，心裏也塌實了，所以勞累了這些天，又始終沒有安歇，頭天夜裏更受了寒，脚上好點，身上燒的利害，倆人商量一會兒，趁着翠薇熟睡，要到廣仁堂找蕭鵬他們去，一來蕭鳳英好熱鬧，二來，好想法子給翠薇看病。

找到了廣仁堂頭一眼就看見老遠二人，一人個高身大，步履矯健，攜着一人，另一人肩揹小包裹架着一人，自廣仁堂出來，東眺西望，照直往北走去，門外看熱鬧的人，已經散去，這時見那二人的行踪奇怪，又全圍了上來，正巧二女來到，這些人又把二女圍住，本來在老遠圍住，後來又圍上近前，蕭鳳英堵着廣仁堂門口，一喊非找拿石球的人不可，店夥當然不知怎麼回事，這纔報告到裏面，袁遇奇出來把二女讓進去，余敏英是不肯冒然進去，蕭鳳英是不論那套，跟着就走，剛要往裏邁步，就見遠處，一陣馬蹄響，一條雪花驃，來到切近

，見馬上那人頭上白風巾，青絨抖蓬，裏面自做，長半截緊身，青中衣，腰掛一柄白什件的寶劍，馬脖子上掛着一個藍花布包袱，面上白淨，一雙俊目，唇紅鼻正，英俊人物，年也就在三十一二歲，等到了面前，一眼看見余敏英，余敏英也看見他了，面上立刻泛上紅彩，低下頭來，那人也紅了臉，翻身下馬，拉着馬往前走幾步，道：

「賢妹，怎麼在這裏……」他話還沒說完，袁遇奇同蕭鳳英全看見了，蕭鳳英先喊：「喝，誰呀，原來是你呀，怨得我姐姐不願進來，趕情早就看見你啦，」說着余敏英臉一紅也沒言語，袁遇奇趕過，上前請安道：

「您好，這可有些日子沒見着啦，瑛姐，和方姐夫全好哇！也來了嗎？我真怪想他們的，」蕭鳳英不等那人答話，直往那人來路瞧，瞧了半天，見並沒有人在後面，小臉一紅把嘴一撇「哼」了一聲。

## 十

來的正是四劍之一，江蘇虎邱三義莊，談笑書生鐵胆上官瑾，是他妹夫方秋生家裏看望他們夫妻二人，回來，路過此地，看見余敏英以後，自然有些臊不搭的，因為那時的和這會兒的人兩樣，沒有現在這麼大方的，蕭鳳英同余敏英性質兩樣，也往後面看，他是看有胡揚沒有，她看沒有胡揚心裏反不高興，真要有胡揚，他也沒有什麼話啦，袁遇奇往裏讓上官瑾，上官瑾並不認識廣仁堂，也不知道袁遇奇怎麼認識得，把馬拴在外面，同他們三人走入裏面，袁遇奇早連跑帶跳還沒到屋門口，在院子裏就嚷：

「蕭老爺子，上官二爺來啦，我兩位姐々也來啦。」

蕭鵬在裏面聽得很清，忙同吳凱迎了出來，上官瑾一看，蕭老頭兒還是那樣，忙上前請安，蕭鵬雙手攙定，眼睛笑得眯成一條縫兒，吳凱也同時見禮，吳凱笑道：

「二爺，我猜你準是從懷寧來，你已同大妹夫他們小夫婦倆見過面啦，大妹妹好哇？這陣子把他可悶壞了，姑爺好？喂！你見着雷老鏢頭沒有？」

上官瑾搖搖頭道：

「沒有，舍妹同新人全好，問衆位好，他們二人也預備南來看望等到……」

「我知道啦，等到二哥結婚，同我師姐好日子的時候回來，是不是！」蕭鳳英搶過來說，袁遇奇一笑，哼了一聲道：

「您還不是同余大姐一同……」

胡說……」蕭鳳英瞪了他一眼，吳凱同余敏英全忍不住笑了，蕭鵬往裏一讓他，王烈早迎出來，二人一見面，全各怔住了，王烈道：

「哦，閣下就是南俠客上官瑾，那麼多冒昧了，若不是閣下解圍說不定……」上官瑾忙接言道：

「您太客氣，些些小事，何必掛懷，閣下尊姓大名還沒請教……」王烈抱拳道：

「小弟王烈，」「這就是我的二帥哥，您多照應，帥哥，你們二位在那裏見的面，」袁遇奇介紹着說：王烈忙往裏讓上官瑾，跟着吩咐來人擺席，屋裏王胖子接過來道：

「我去吩咐他們，」說着冲着大衆一抱拳，慌慌張張的走去。

大家走到裏面，落坐後，還沒等別人開口，蕭鳳英說道：

「老爺子，尹家妹妹病得很利害，我們可沒功夫吃，您給想個法子，現在她發燒發得利害，怎麼辦，」說到此處，眼圈一紅，蕭鳳英最熱心腸，蕭鵬一聽，縐着眉頭，長嘆了一口氣，斜瞪了袁遇奇一眼，袁遇奇把頭一低，臉一紅，一聲沒有言語，王烈早看出來啦，向他

也是一縷眉，袁遇奇臉更紅了，也沒敢說話，吳凱在別邊回答道：

「得啦，王兄，現在你先設法救救尹家姑娘是上策，原因也不怪遇奇，」

王烈點頭，站起身來同蕭鳳英余敏英走了出來，吩咐胖子同二女到店裏去給尹翠薇看病，然後轉身回到裏面。

一席小小集會的酒，也有好久不見的老友，也有剛剛見過一面，一見如故的同志，談得很是投機，尤其老蕭鵬，口若懸河，在普通的時候，他總是沉默寡言，如今天的樣子，還是很少有的，吳凱談起話來，老是俏皮的光引人發笑，袁遇奇小夥子也有聽見許多沒聽到的故事，有時眉飛色舞，有時膽戰心驚，喝了幾盞酒，不由又想到昨天的情形，得見自己的師哥，連想到將來可以得着一種絕技，越想越高興，一口氣喝了許多酒，南俠客上官瑾永遠保持着緘默態度，不言不語，問道他他才肯講，在大家吃得半薰的時候，遇奇忽然想到王烈同上官瑾見面時的樣子，問道：

「師哥你同上官二爺剛才見面，好像以前見過，但不知在那兒，告訴我們聽聽，也是件很希奇的事。」王烈笑道：

「可以，不過有很多不好出口的，但是現在也顧不了許多，本來……」

當王烈從四川販了許多黃連等川產的古藥以後，要回到雙橋鎮來，可是押解着車輛同幾

個有幾手的伙計把式們，走到仙人岩的地方，人烟皆無，四圍峭壁冲入雲際，羊腸小路，的確難行，車全是單人單輪的手車，分量雖然不重，但是行在這樣的小道上，已盡很吃力，石磴滿道，坑坎不平，仗着王烈走熟的路，何況又請了一位本櫃的護院的保鏢，其實以往路上，也沒有出過舛錯，即使出了舛錯，王烈還能怕誰，不過不會露過身手，手下的伙計們也沒有看見過，請個人仗他們的胆子，掩飾着自己，快到仙人岩的時候，必須經過一條竹橋，底下是三根竹子的橋底，兩旁是各四層的橋欄，以鐵鍊連索着竹子，橋身共長七丈，橋下是急流深淵，橋身似軟不軟的，走慣了的人，全覺得危險，何況這次共有四輛單輪車，王烈和那個教師全是短打矯健，外罩半截斗篷，大風帽，每逢走到這個地方，老是王烈自己在前先行路，當然這次也不能列外，天是秋天，又在高山行走，風特別刺骨，全把斗篷支起來，王烈手裏拿着一根木棍，當先走向竹橋，走過以後，並沒有什麼危險，後面車子緊緊跟隨，在竹橋上，雖然年代很久的竹子已被磨的半平，但是單輪車走在上面，難免被兩根竹子的縫兒，擠得成了一條溝，推車的人十分不好推，也得有些真正的推車本事，所以走得很慢，等到已經走過一半，前面橋頭是個下坡，王烈先走下坡，然後呼喝着小心，揚頭看見一窪竹林，打算走在那裏可以休息休息，還沒等他開口，就聽後面「呀！」的一聲慘呼，王烈扭頭一看，見那教師，斜身滿靠在橋欄上，橋欄太軟，吃不住勁，往外一閃，跟着那教師倒了下去，眼看要



落在橋下，一着急，猛然抓着走着的车，车也随着倒下，这一来桥身摇了起来，几辆车站立不住，全倒在桥上，推车的人也随着有的倒下，有的在强挺着，但是还没有倒下，桥身吱吱乱響，那教師下半身懸在橋下，一隻手抓着車腿，車隨着他的身子往外滑，眼瞧要落下去，那輛車子的車手掙扎着往裏拖，但是一分也不能動，那教師的腿上，往下一滴滴的落血，王烈一看急的立刻要蹿了過來。

但是車子全斜倒着，擋着去路，走也走不過來，就在這個時候，耳邊一聲哨子響，嗖！一聲響箭，由側面飛來，正釘在那教師揪着那車腳的臂上，一陣奇痛，順着臂上的箭口，往外滲出鮮血，疼的抓不着車腳，一撒手只剩下一隻單臂抓着車腿，車子愈來愈往外滑，王烈一着急，足下一墊步，嗖，燕子三抄水，竟落在那教師的前面，單手一提，抓着他的手腕，那教師已經支持不住，順着頭上往下冒汗，王烈一抓着他，可不能怪往上揪，抓着以後，左腿一揚，蹬在那教師的胸部，輕輕一墊，這才用力一帶，揪了上來，就在這時橋身一搖，嗖，嗖，又是數支短箭射來，王烈忙把身一伏，爬在倒了的藥車後面，推車漢子們一陣騷動，那橋身吱吱亂響，王烈知道不好，幾個蹤步，跳到橋尾，單掌橫在胸前，高聲一喊道：

「喂！朋友們，在下王烈，路過寶地，借着您的光兒，走着您的路，我姓王的絕不含呼，必有好心，若是瞧着姓王的不夠朋友，老合們，請出來亮個腕，要是像跑了河兒的小夥們

，那就不必再說啦！」說罷，扭過頭來向自己伙計們道：

「起來赶路，走咱們的」，那教師他沒有力量再往前走，腿上中了一支冷箭，臂上中了一支箭，只好坐在車上，由人推着，大衆把車子全悠着勁扶起來，王烈在後面斷路，奇怪，王烈說了一片話，竟無一人出來，也沒有回音，那些推車的伙計們胆戰心驚，一個個顏色全改了，更瞧不透這回掌櫃的怎麼回事，把車子總算着對付着推過橋去，剛過去，就見車前面一道小路，順着小路，剛要往前走，就聽後面王烈喝止站住，緊跟着，王烈趕了過來，越過車子，蹲在地下，撿起一支小紅旗，四周圍沿黑邊，紅旗上任什麼也沒有，再細看那紅旗的顏色，完全是血染成的，全發黑了，王烈一驚，知道這回遇見幫子手了，在大江西南一帶有名的血旗幫，爲首外號叫赤火蠅子，以紅旗爲號，自己想來想去從來沒有得罪過人，怎麼這次竟同自己爲起難了，更覺得，處地多險，忙向自己的人一招手，把車子全停下啦，告訴他們從回勒緊了貨物，然後自己當先領路。直奔那竹林，一邊走一邊很小心，那些推車的一看王烈撿起來的紅旗子，全更驚慌萬分，常走這幾路的，沒有不知血旗幫的，也不知這赤火蠅子來了不會，還沒到竹林，就聽噹的聲，跟着嗖，一支響箭奔王烈而來，王烈何等機警，一閃，叭！那支箭正釘在頭輛車上，箭尾一面小紅旗，順風兒一飄，打得那些推車的，忙撒手，全蹲下啦，王烈回手抄起那箭旗，往空中一搖道：

「朋友，請出來吧！我姓王的看出來啦，再不出來我可有點對不住啦！」說着，揪着旗尾，往下一扯，就在這時，就聽一聲喊嚷：

「好朋友，亮個面兒吧！」說着就見側面跳出一人，跟着，山坡上，樹上，大石後面，跳出十數個人，穿章不一，最注目的每人脇下掛着一個小箭兜兒，一字排開成半圈形，當中一人一身青，一部短鋼髻，濃眉大眼，年也就是三十幾歲，手中並無兵刃，雙手把拳道：

「王當家的，在下姓何名亮，得了我們當家的一句話兒，請您高高手，賞碗飯吃，」王烈一聽，滿不像話，何亮這個名子並沒有聽說過，

抱着雙拳，微微笑着道：

「原來是何當家的，在下王烈在這條路上走了幾遍，沒有一項得罪哥們，雖然有的地方禮貌不週，因為在下是個莊稼漢，但是也沒有敢攔下，敢問今天何當家的，對於這幾個苦哥們……」何亮哈哈一笑，用眼四下一飄王烈，又打量了推車和車子，然後道：

「王掌櫃，聽您的語言話語，也是個綠林裏的朋友，您也不用往下再稿，我何亮今天既然敢代着弟兄們，冒犯了虎威，當然有個原因」王烈雙眉一立，又復呈着笑臉道：

「聽何當家的話碴，我王烈得罪了貴……」

「不錯，」何亮把咀一撇，把頭一搖又說道：

「在昨兒個，這仙岩還不是我們們的天下，今兒個，王掌櫃的，您應該先打聽打聽，我姓何的因爲您還是個陽面的朋友，所以萬分的不肯的，不然……哈哈，我也不用往下再說啦」，王烈一聽，這那裏是江湖上的做風，簡直是跳梁小醜，有點胡鬧，嘿嘿冷笑道：

「這麼我姓王的丟了場了，那麼何當家的，以就就是以就啦，您劃出道來，在下跟着走，走不動的時候，聽憑何當家的尊便，」說時臉上也掛着滿不在乎的神氣，王烈一向沒有這樣對付過人家，這何亮根本不夠面，也更不配同他說別的。

何亮聽到此處，兩條掃帚眉，往起一立，往後退步冷笑道：

「姓王的，給臉不兜着，別說何太爺對不起你，」說完，一轉身，從後面抽出兩把潑刀，短把雙環，一搖花愣愣亂響，那羣他手下的弟兄們，早把車子全圍上，有的手使白竿子花槍，有的手使單刀，槍頭上和刀上全滿了鏽，王烈看了看，笑了笑，那何亮早撲上來，雙刀大掃頭，王烈往外一閃，左手往外一推何亮的雙臂，左手還拿着石球，右手立掌一切，何亮雙刀反腕，斜刺裏一蹤，雙刀竟剪王烈右腕，王烈抽回手，飛脚一踢，何亮再躲已來不及，左手刀被踢飛出多遠，何亮見王烈的手法太快，自知不敵，還真沒料到這個藥材商有這麼好本事，扭身就走，王烈並不追趕，回頭一望，那些小賊們已將藥車推走，推車漢全蹲在一旁，那受了傷的教師已被推倒在地，王烈氣怒之下，真有點倭心，終日打雁，讓雁啄了眼睛，回

頭見何亮已走出很遠，在那葯車後面壓着，已奔竹林，王烈輕身幾縱，抄到何亮身後，何亮已聽見王烈趕來，心裏一慌，斜身一跳，跳出丈數開外，伸手掏出一支小箭，箭尾上一支小紅旗，囊上掛着個小弩弓，單指一扣，直奔王烈喉門，王烈聽說過這是紅旗幫的絕技，見何亮的打法也不過如此，閃身一抄，將紅旗抄在手中，隨着雙臂一張，丹田一提氣，足下一墊，大聲「咳」了一聲，早輕身縱起，正跳在何亮身旁，落掌一切，何亮再也防備不到王烈能從丈數外飛來，一驚的功夫，早被切在左肩頭，當時如同火燒一般，唉呀一聲，扭身要逃，王烈焉能容得單手一抓，攥着何亮的左臂，痛的何亮又呀了出來，王烈一帶，足下一揚，何亮狗吃屎式就爬在地下了，手中弩弓拋在一邊。

王烈單足一踏，踩在何亮的左臂冷笑道：

「何當家的，對不起您哪！請您高高手放我們一條生路，把我的葯車推回來吧，不然，我們這些人全得餓死，」何亮疼的順着頭髮往下溜汗，咬着牙道：

「姓王的，你要是個漢子，你敢把我怎麼樣，你要不是漢了，你不敢把我怎樣，」王烈一聽這小子兩面說混話，又氣又笑，踩着的那隻腳，往起一抬，何亮剛要往起爬，王烈笑着，正踢在何亮的脇骨上，當時何亮就叉了氣了，又爬在地下，偏着頭呼呼的喘氣，兩隻眼全急紅了，出氣把土全吹起來，渾身一點也動不了啦，神氣十分可憐，王烈再看他，兩隻眼

往上翻，恐怕時候大了，傷了他的性命，照着他屁股一脚，何亮立刻長出一口氣，翻過身來，仰臥在地上，臉朝着天，緊閉着兩眼，呼呼的喘氣，胸前一起一起，顯見得很難過，王烈站在一邊，看着他好笑，等了一會兒，那何亮才把眼睜開，望了望王烈，長嘆一口氣道：

「有你姓王的，想不到我何亮會栽在這兒，這是不聽老三的話的結果，說着伸長了一條臂，王烈知道要他把攪起來，隨手把他帶起，那何亮，立穩了定一定神，雙手指往嘴裏一送，就聽一聲長嘯也似，中間加雜着幾個啾啾，雙夾谷的回音，也真是可怕，然後放下手把頭一低，站在一旁喘氣，一會兒那些推走的藥車，又被推回來，王烈一揮手，自己的那些車夫慢慢的推車，轉路往前行，王烈離開何亮，雙手一抱拳，「多謝何當家的，咱們後會有期，」說完這句話扭身跟蹤而去。

那何亮望了望王烈，覺着自己的臂疼得利害，招呼那些小嘍囉們，垂頭喪氣，先不提他，王烈押着藥車剛走了沒有幾步，忽然發覺不見那藥店的護院教師，忙返回來，見那何亮等已無影無踪，再看那教師也不見了，王烈很細心，順着剛才倒地的地方看，見微有幾滴血跡，還有脚印手印，忙順着脚印找，見前面一片片爬的手印子，心裏十分難過，走了沒有幾步路，果然看見一個大石的側面，半爬半臥的，那個教師在倒着，等到了面前，已是奄奄一氣了，王烈一陣悽慘，忙搬過來，見臉上已無血色，還好傷痕並沒有發紫，知道不是毒藥箭

所傷，把他抄起來，抗在肩上，回到車子面前，使他半坐半臥的靠着，用繩子勒上，走了沒有幾許路，忽聽後面，一陣馬蹄響，還是很急，踏踏踏，在這深山夾谷，彷彿聽見多少匹馬在狂奔狂跑，愈聽愈近，恐怕又是紅旗幫的援兵來到，忙命把車子推到路旁，順成一條線，自己把雙大襟掖好，把那教師腰上加了一條繩，後面馬蹄聲已到耳際，急忙閃在一旁，回頭一望，見三匹馬，頭前一匹馬紅色，馬上坐着的是個年青很俊美的少年，頭上青絹帕包頭，大風斗蓬，左手提着斗蓬尖，擋着面孔，第二匹馬上是個年青的書生模樣，也穿着外氈，足下可是官靴、後面，大風帽，青外氈，坐下白馬，跑得特別快，並不停止坐驥，後面的把目微向王烈一瞟，竟沖了過來，隨着馬蹄，起了丈來高的塵土，隨着風兒一散，迷人雙目，王烈忙微微一閃，再轉瞬的功夫，三匹馬健蹄紛飛，早已遠去，王烈看來看去，準知是江湖上的人。

見三匹馬已看不見，才命手下人赶路。

走出不到一里遠，見地勢愈走愈狹，已知到了最險要的金駝嶺，金駝嶺在三年前，是昊天大王蔡國亮的根據地，盤據此地達七年之久，因為活無常焦允，輕舉妄動，蔡國亮不聽自己幼子蔡全之勸，蔡全以身死諫父，等蔡國亮明白以後，已來不及，鐵打的事業，敗在手下數人之手，蔡國亮被鐵擎趙元田，和趙元田的恩師任輝任普照救出，念在綠林同道，任輝竟同

雷震翻臉，將蔡國亮救出，掩護回往龍潭，隱居不出，金駝嶺瓦解後，一把火燒去金駝嶺的要地，竟化爲廢地，可是仍有不宵之徒，小嘍囉們不時出沒，借着老蔡的名聲，搶掠客商，到也一帆風順，後來被赤火蝎子看中，將金駝嶺劃爲蜀中分寨，委任紅旗水云章鎮守，老水在江湖上，以紅旗擎箭，鎮住了江湖的好漢們，今年已經四十餘歲，本是張家口口外的毛子頭，同顏八在何家墩比武，飛彈對旗擎，三對二，水云章羞腦之下，進關走入南中，同赤火蝎子相遇，赤火蝎子正覺得孤掌難鳴，久慕水云章的大名，正好臭味相投，以紅旗爲號召，黨羽佈滿西南，水云章雖然被人利用，但是他也有他的用意，借此可以活動勢力，預備將來顏八再見面的時候，報這三彈之仇。

王烈每逢走在金駝嶺，必要小心翼翼，走過幾次，沒遇着危險，這次因爲有着紅旗幫的例子，所以更有戒心，同時又有三匹健驥，如飛趕在前面，更覺得事非不詳，一方面也要往前躑路，走在金駝嶺的前山，見一條窄窄的小道上，兩旁滿生着棗樹樛子，入秋以來，風吹雨灑，已經乾枯，路上越發難走，王烈頭前開路，自己覺着人單勢孤，心裏不由就慌了起來，一路上從地上揀起十幾塊三角石子，放在手，內顛顛分量還可以，路是愈走愈窄，岌岌乎僅容一人一車，兩旁的山影倒在路前，由身後射過來落日的餘輝，一片紅光，倒是很好的山景，枯黃的樹草，發出一閃一閃的光，像一片山地上蒲滿了黃金，另有一種風味，王烈心中無心



玩賞山景，知道落日時間已近，更擔心起來，憂心滿腹，走在小道上，四顧遠望，覺得無有可疑之點，緊催車夫，趕往前去，在很小心的保護之下，竟平安地趕出山口，王烈不由望着來路，回頭長噓一口氣，他的這口氣還沒有吸回，就聽一聲雷響也似，骨碌碌，由山上滾下來大重的石塊，竟將來路小道塞斷，塵烟四起，聲震四谷，嚇得王烈及那些車夫，忙閃在一箭開外，還好車子並未被砸壞，衆人驚魂尙未安定，就聽一聲馬嘶，長聲唏噓，聲震空谷，搭着回音，使人不以爲是馬嘶，竟是怪吼，毛髮直豎，無不掩耳，王烈回過身來，果見由南角拐竄來，一陣馬蹄響，踏々々由坡上沖下來十數匹馬，一溜黃烟，馬蹄紛飛，沖在王烈的車前一丈來遠，爲首的把手一揮，單手攬韁，馬頭一揚，雙足直立，又是一聲長嘶，才落在地，略爲打了半個週旋，那人勒着了馬，把頭一揚，高聲喊道：

「王當家的，久仰了，哈哈……」這聲笑，在王烈耳裏，那裏是笑，分明是哭！

王烈仔細一打量那人，見他，頭上大辮盤着，一身紫色襖褲，緊勒十字絆，外罩紫紅外鑿，五寸寬的腰裏硬，斜掛一個囊，足下抓地虎快靴，臉上黑慘慘，濃眉大眼，兩太陽穴鼓着，精神百倍，微有幾根短鬚，細腰寬臂，到是條漢子，身後一人，頭上斜插一支白鵝短翎，青布包頭，年青青，一身青，滿勒白十字，外罩青緞外鑿，馬頭旁掛着一對短把雙戟，餘下全是一色青，可是深淺不同，年歲差不多全是三十以裏，個個雄糾糾，王烈看罷，雙拳抱

攏，往後退了數步，心裏進知要壞，可是面上毫不掛色，笑嘻嘻道：

「好說朋友，在下同閣下未曾識面，何以知道在下姓王，不錯，朋友，在下正是姓王，單名烈字，河北直隸人氏，閣下有何見教，」那爲首之人一聽，精神爲之一震，勒馬退後數步，又細打量王烈道：

「原來王當家的是河北人氏，敢問閣下香河顏八爺，可否認識，同閣下有沒有來往，」王烈聽到此處道：

不錯，飛彈顏八爺同在下是道義之交，閣下同顏八爺有何瓜葛……」那人聽到此處，微笑道：

「得罪，得罪，原來是一條線的好朋友，但是剛才多少應該給留點面兒，現在可不敢再提什麼，總算何亮學藝不高，閣下即是同顏八是知己，想必也是個中前輩，沒別的，王當家，在下水雲章，願意領教領教，過過招，說乾脆的，閣下的葯車到沒關係，今天算水雲章趕巧了，能在蜀中遇見直隸的賓朋，王當家能賞個臉兒嗎？」王烈聽到此處，知道有個水雲章，也聽顏八提過三彈的故事，心裏反到踢實啦，心中暗暗念道，恩師，今天想不到要施展絕藝的時候了，假若要敗在水雲章手下，總算給恩師砸了牌子，可是不知道水雲章知道自己的底細不知道，忙點頭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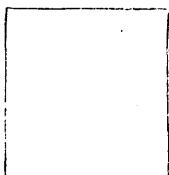
「水當家的，王烈不過是無名的小輩，能夠有水當家的賞光，自然覺得光榮之當，卽或挨上水當家的一箭兩拳的，也是雖敗猶榮，水當家請下尊騎，我陪您走一趟，希望您手下留情，」水雲章早已跳下馬來，王烈再看他，見他足有七尺的身量，手中並無兵器，王烈知道還夠上一條漢子，自己暗叫自己的名子，今天要打败了水雲章，這條路子算打通了，敗在他手裏，也只好再不走這條路，回手一揮自己的車夫，退後一箭遠，但後面已被塞斷，成爲進退無路之勢，隨向水雲章道：

「水當家的，您我這一戰，算是什麼，要爲的是我的葯車，那麼請先把車子推到您那邊，因爲我的人少，您的人多，省得費事，」水雲章一聽，臉臊的更紫了，本來爲的是什麼，皆因爲何亮一敗，一聲長嘯，正巧遇見水雲章同赤火蝎子的姪，洪文立來到金駝嶺，聽見何亮這一嘯，知道同幫的人落於危境，才毅然而出，本意爲的是劫下王烈的葯車，雪恥，誰知一見王烈的面，就知王烈不是等閑之輩，又聽王烈自己說是直隸的人氏，又認得顏準，才換了心境，以爲敗了王烈，可以先鎮住顏準，王烈一時到被猛住啦。

武俠小說

# 四劍震江湖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著作人  
于芳

出版者

上海成都北路八一弄  
元昌印書館

總經理處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正氣書局  
電話：九三〇六三號

分售處

天津瀋陽道一〇九號  
正心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第一版

